黃帝內經素問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八上

錢塘張志聰隱
同學徐開先振公參訂
門人　金紹文西銘
　　　倪昌大仲宜　校正

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

此篇論五運主歲六氣司天皆本乎天之運化故曰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天有五行者。丹黅蒼素元之五氣也。五位。五方之位。地之五行也。寒暑燥濕風。天之六氣也。蓋言天之五氣。經于十

干之分。十干之氣。以化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以生天之六氣。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五藏。五行之所生也。五氣。五行之氣風熱濕燥寒也。喜怒憂思恐。五藏之神志也。夫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人本乎地之五行而成此形。以有形之五藏。化五氣。生五志。而後通乎天氣。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論。謂六節藏象諸論也。五運者。甲己歲爲土運。乙庚歲爲金運。丙辛歲爲水運。丁壬歲爲木運。戊癸歲爲火運。三陰三陽者。子午之歲。少陰主之。丑未之歲。太陰主之。寅申之歲。少陽主之。卯酉之歲。陽明主之。辰戌之歲。太陽主之。巳亥之歲。厥陰治之。帝言五運之氣。遞相沿襲。而一歲皆爲之主治。終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其與三陰三陽之主歲相合。何以候之。○徐振公曰。五運獨主一歲。三陰三

陽之主歲。有司天在泉間氣客
氣。故曰五運相襲而皆治之。

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

天之十干。運化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三陰三陽之六氣。故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王冰曰。道。謂化生之道。綱紀。謂生長化收藏之綱紀也。父母。謂萬物形之先也。本始。謂生殺皆因而有之也。夫有形稟氣。而不為五運陰陽之所攝者。未之有也。所以造化不極。為萬物生化之元始者。何哉。以其是神明之府故也。然合散不測。生化無窮。非神明運為。無能爾也。

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

六微旨論曰。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五常政論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

氣終而象變。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莫可窮測。用施于四時，變化乎萬物，無可矩量者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金西錦日：神以運用言，聖以功業言。

夫變化之為用也。用，功用也。言陰陽不測之變化，在天地之間生成萬物，功用最大。金西錦日：用者，神用之無方，即所謂聖也。

在天為玄，元，幽遠也。天道幽遠，變化無窮。

在人為道，道。聖路也。凡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天地自然之理。

在地為化。化，生化也。化育萬物，皆由地之生成。

化生五味，五味，五行之所生也。萬物之有情有性者，莫不具五行之氣味。五運行論曰：化生氣。

道生智，能循乎天理之自然，則是非邪正，自然分別，而用無不周也。男兆曰：心之靈明曰智，乃人之神男也。

玄生神，王冰曰：元，遠幽深，故生神也。神之為用，觸遇元通，因物化成，無不應也。倪仲宣曰：先從天而人，人而地，後從地而人，人而天。

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

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風寒熱燥濕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覆地載萬物化生于其間。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陰陽之氣左右旋轉之不息徐捺公曰。左右者間氣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徵驗也兆見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為陽。水為陰。言陰陽不可見。而水火為陰陽之徵驗。徐捺公曰。水火。即陰陽也。先天止有水火。至後天而始備五行。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木主春令。其氣生長而生萬物。金主秋令其氣收歛而成萬物。故為生成之始終。金西[illegible]日。上下左右。天地之六合也。水火木金。陰陽之四時

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在天為氣。而氣有多少。在地成形。而形有盛衰。上下相感。而太過不及之氣。昭然彰著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時。四時也。謂木運主春。火運主夏。土運主長夏。金運主秋。水運主冬。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言五運之氣。各終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終而後始。非獨主于時也。徐振公曰。五運主時。乃四時寒熱溫凉之氣。主歲者。五行大過不及之年。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天元冊。乃太古之文。所以紀天真元氣運行之書也。太虛。謂空元之境。大氣之所充。神明之宮府也。寥廓。空大無際之謂。肇。始。基。立也。化原。造化之本原也。萬物資始。五運終天。五運。木火土金水運也。終天者。日月行一

度。五運各主一歲。終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萬物藉化元而始生。五行終天運而無已。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布氣真靈。總統坤元。真靈者人與萬物也。總統坤元者。地居天之中。天包乎地之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者。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九星懸朗于天。下應九州之分野。七曜者。日月五星。尚書謂之七政。周謂周天之度。旋謂左循天度而行。曰陰曰陽。曰柔曰剛。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陽主晝。陰主夜。幽顯既位者。陰陽定位也。寒暑弛張者。寒暑往來也。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所以生生不息。化化無窮。而品物咸章矣。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十世。言自祖傳習至今。于茲十世矣。所謂稽考太始天元冊文

者。此之謂也。○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太陽少陽少陰運行先天而至有餘，陽明太陰厥陰運行後天而至不足。此三陰三陽之氣有多少也。形，謂五行之有形也。五形之治，各有太過不及者，謂五運之主歲，如諸壬年之木運太過，則諸丁年之木運不及矣；諸戊年之火運太過，諸癸年之火運不及矣；諸甲年之土運太過，諸巳年之土運不及矣；諸庚年之金運太過，諸乙年之金運不及矣；諸丙年之水運太過，諸辛年之水運不及矣。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及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始者，謂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如甲年之土運太過，則乙年之金運不足隨之；子年之少陰有餘，則丑年之太陰不足隨之。

所謂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也。如乙年之金運不及。則丙年之水運有餘從之。丙年之太陰不足。則寅年之少陽有餘從之。所謂不足而往。有餘從之也。此往復來也。知歲運之往來則太過不及之氣。可與期之相期而定矣。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此承上文而言大十歲之中。又有天符歲會三合主歲。此爲平氣之年。蓋太過不及者也。所謂天符者。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乃五運之氣與司天之氣相合。故爲天符。直會也。謂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乃地支之主歲與五運之主歲。五行之氣。正值會合。故曰歲合。三合者。謂司天之氣。五運之氣。主歲之氣。三者相合。又名太乙天符。此皆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者也。俱詳詳六微旨論。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

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寒暑燥濕風火。天之六氣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陽之上。火氣主之。是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五行也。在春主木而主生。在夏主火而主長。長夏主土而主化。在秋主金而主收。在冬主水而主藏。是以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蓋天之五氣。運化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上下相感召而三陰三陽之氣。天地之所共有。故下文曰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倪仲宣曰。木火火地之三陽也。金水土地之三陰也。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地亦有三陰三陽之六氣。故曰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

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是春夏者。天之陰陽也。故天以陽生陰長。歲半以下。地氣主之。是秋冬者。地之陰陽也。故地以陽殺陰藏。○張玉師曰。司天之氣主

上半歲，在泉之氣主下半歲。故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然司天之氣始于地之左，在泉之氣本乎天之右。天地之氣，互相感召，而共主一歲。又非獨天主上半歲而地主下半歲也。○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此申明地亦有三陰三陽之氣也。風寒暑濕燥火，三陰三陽上奉之，是天有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是地有陰陽也。夫天為陽，而天有三陰三陽之氣，是陽中有陰也。地為陰，地有三陰三陽之氣，是陰中有陽也。王師曰：此二句啓下文之天五地六、天六地五。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應天之氣者，丹黅蒼素玄之氣也。動而不息，五歲而右遷者，自甲而乙，乙而丙，丙而

乙丁而戊。五運之氣也。癸者。而後起五運也。應地之氣者。木火土金水火之氣也。靜而守位。六朞而環會者。自子而丑。丑而寅。六寅巳周。至午。寅而卯之少陰也。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動靜相召者。天地之氣相感也。上下相臨者。天之五氣。下御地之五行。地之木火土金水火。上臨天之六氣。是以天五地六。天六地五。陰陽交錯。而變生三十年之一紀。六十歲之一周也。故天之五氣。經于十干之分。運化地之五行。是天五地五也。地之木火土金水火。分主十二支之位。子午少陰君火司天。丑未太陰濕土司天。寅申少陽相火司天。卯酉陽明燥金司天。辰戌太陽寒水司天。巳亥厥陰風木司天。是地六天六也。是以上文云。應天之氣。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六朞而環會。下文云。周天氣者。六朞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

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

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上下周紀者。天干地支。五六相合。凡三十歲爲一爲節度也。地以五爲制者。以五行之位爲制度也。周天氣者。子陽少陰君火司天。丑陰太陰濕土司天。寅陽少陽相火司天。卯陰陽明燥金司天。辰陽太陽寒水司天。巳陰厥陰風木司天。六朞爲三陰三陽之一備。終地紀者。甲主土運。乙主金運。丙主水運。丁主木運。戊主火運。五歲爲五運之一周。是以君火以明而在天。相火以位而在下。蓋言地以一火而成五行。天以二火而成六氣也。王砅曰。地之十二支。上應司天之氣。天之十干。

下合地之五行。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十五日爲一氣。五運六氣相合而主歲。一歲凡二十四氣。計七百二十氣爲三十氣爲一

紀。紀小會也。蓋以五六爲三十。六五亦爲三十。故曰三十歲爲一會。自甲子而終于癸亥。凡六十歲爲一周。其太過不及之氣。于此皆可見矣。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此以下。復申明五運六氣之至歲。周而復始。循環無端。使天下萬世。子孫黎民。知天地陰陽之數。不罹災眚之患。此皆聖人憂民之心。德澤下流之不窮也。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真要。至數者。太過不及之定數也。機者。先期而動也。迫迮。迮。起也。言氣機之動甚微。能追思已往之

氣則其來者可知如敬畏者則災眚可避忽慢者必羅天殃無道謂不修養生之道行私謂放縱嗜欲也真要至真之要道也

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此言陰陽之道自始至終由近至遠簡而明易而難有條有理有紀有綱

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言陰陽之道昭也明也能明乎斯道如桴鼓聲響未有不相應者矣

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

統之。運化運也。甲巳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合化火。統者。五運相襲而皆治之也。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合者以五運而合六氣。以天干而合地支也。標。高也。子午為少陰君火。君者為尊。故以少陰為始。而標見于上。厥陰為陰之盡。故以厥陰為終。陰極而一陽之子又復矣。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

讀先以少陰標手上而后以三陰三陽運行下

本也，是謂六元。風寒暑濕燥火，在天之六氣也；三陰三陽，合于地之十二支，而上奉天之六氣。是以天氣爲本，而三陰三陽爲標，故下文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六元者，謂天有此三陰三陽之六氣，地亦有此三陰三陽之六氣，天地渾元，上下相召，是以六氣司天，而六氣在泉也。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著之玉版，藏之金匱，垂永久，示貴重也。

五運行大論篇第六十七

此篇分論天之五氣、地之五行，布五方之政令，化生五藏五體，皆五者之運行，故曰五運行論。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天綱，天之度數

也。八極。地之八方也。五常。五行政令之常也。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神明者。日月斗星也。紀者。以日月紀度。星斗定位也。寒暑者。陰陽之徵兆也。余聞五運之數于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爾。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余聞五運之數。于夫子者。言五運之氣。以論于六節藏象論中。夫余因論之。鬼臾區復以

參合節中止論五運而不言六氣

五運六氣相合主歲而論者。即上篇天元紀論也。不合陰陽者。五運六氣之陰陽不相合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可以數推。以象之謂也。三數字叶素二數字上聲。○倪言與上所論五運六氣相合而主治者。是明天地陰陽之道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所謂人中之陰陽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以應天六六之節。此人中之陰陽。與天地相合。其所合之數。可得而數者也。若夫天地之陰陽者。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難以數推。此可以象推之。象者。即下文之丹黅蒼素元之天象。而西北面之圖象是也。帝曰。願聞其

丹黅蒼素玄在天之氣色也青黄赤白黑在地五行之色也

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戸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黅居吟切○此言五行之化運。始于五方之天象也。丹赤色也。火之氣也。牛女在癸度。經于牛女戊分。戊癸合而化火也。黅黄色也。土之氣也。心尾在甲度。經于心尾己分。甲己合而化土也。蒼青色也。木之氣也。危室在壬度。柳鬼在丁度。丁壬合而化木也。素白色也。金之氣也。亢氐在乙度。昴畢在庚度。乙庚合而化金也。玄黑色。水之氣也。張翼在丙度。婁胃在辛度。丙辛合而化水也。戊己居中宮爲天地之門戸。遁甲經曰。六戊爲

天門。六巳爲地戶。在奎壁角軫之分。奎壁在乾方。角軫在巽方。此五氣化五行之始。乃天地陰陽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男玉師曰。在天絪縕之氣色。故見丹黅素蒼元。在地成五行之形。則爲青黃赤白黑矣。

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此復論六氣之上下左右也。司天在上。在泉在下。萬物化生于其間。故天地爲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間氣也。間氣者紀步。故爲陰陽之道路。徐振公曰。五六相合而後成歲。故論五運篇中而兼論六氣。

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此言司天在泉之上下也。如子午歲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矣。丑未歲太陰則上。則太陽在下矣。寅申歲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矣。卯酉歲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矣。辰戌歲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矣。巳亥歲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矣。此三陰三陽上下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

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定其位。言其見也。此言在上之左右也。在東為左。在西為右。諸。凡也。謂凡見厥陰在上。則少陰在左。太陽在右。見少陰在上。則太陰在左。厥陰在右。見太陰在上。則少陽在左。少陰在右。見少陽在上。則陽明在左。太陰在右。見陽明在上。則太陽在左。少陽在右。見太陽在上。則厥陰在左。陽明在右。蓋以圖像向南。人面北以觀之。言其所見之圖象。而命其上下左右之定位也。○玉師曰。上章以厥陰為終。此論厥陰為始。蓋陰陽之道。自始至終。終而復始。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

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

此言在下之左右也。如巳亥歲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矣。而陽明在少陽之左。太陰在少陽之右。如子午歲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矣。而太陽在陽明之左。少陽在陽明之右。如丑未歲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矣。而厥陰在太陽之左。陽明在太陽之右。如寅申歲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矣。而少陰在厥陰之左。太陽在厥陰之右。如卯酉歲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矣。而太陰在少陰之左。厥陰在少陰之右。如辰戌歲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矣。而少陽在太陰之左。少陰在太陰之右。蓋以圖象向北。人面南以觀之。以所見之上下左右而命其位

故曰言其見也。詳後圖象。金西銘曰。上下之左右。皆以東爲左。西爲右。故面南面北以觀之。若止南面而觀。如在下之氣左行。則在上之氣右轉矣。故下文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相臨者。謂加臨之六氣也。此總結上文而言。司天在泉之氣。則上下相遘。左右間氣之氣。則四時加臨。如太陽寒水之氣。加臨于上半歲。則少陰少陽暑熱之氣。加臨于下半歲矣。如暑熱之氣。加臨于上半歲。則寒水之氣。加臨于下半歲矣。來寒暑而六氣自序。蓋以上下主歲。上下左右六氣紀時。如與時相得則和。與時相逆則病矣。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此言加臨之六氣。與主時之六氣。有相得而不相得也。氣相得者。如少陰君火之氣。與少陽相火之氣相合。君臣之相得也。君位在上。臣位在下。如君火加臨于相火之上。爲順。相火加臨于君火之上。是爲下臨上。不當其位也。

六微旨論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故舉此君臣之上下加臨而言則六氣之順逆可類推矣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此復申明司天在泉之氣六朞而環會也動靜者天地之道也在上者司天在下者紀地如卯年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矣周天之三百六十五日則在上者右行于太陰在下者左行于太陽也上下未周司天之六歲尚餘午未申酉戌亥之六歲又環轉而復會也上節之所謂面南面北者蓋以左皆在東右皆在西此以圖象無分南北平以觀之是在下者左行則在上者右行矣總以六氣之圖推看帝曰余聞鬼區臾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靜者地之體也生謂動之所生王師曰動生于靜故曰生岐伯

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天地動靜。謂司天在泉之氣。遷地而環轉也。五行遷復。謂五運相襲。周而復始也。其上。謂臾區其上至于十世。止能占候其天之動象地之靜形。猶不能徧明天地陰陽之運行也。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此言地居天之中。天包乎地之外。是以在上之天氣右旋在地下之氣左轉也。變化之用者。謂天地陰陽之運動也。在天無形而垂象。在地有形而成形。七曜。日月五星也。緯虛者。經緯于太虛之間。亦遲速而環轉也。五行。五方五氣之所生而成形者。麗章著也。地者所以載生成之物類也。精者。天乙所生之精水也。應天

玉師曰已暮不見不[illegible]夜黑

之精氣者，在天爲氣，在下爲水，水應天而天迎水也。
形謂地之體，靜而不動者也。形精之動者，謂地下在
象之氣旋轉，猶根本不動而枝葉動搖，然根氣又與
枝葉之相通也。仰觀其天象，見日月五星之遠地右
旋，道雖深遠，可得而知矣。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
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馮叶
憑。〇地之爲下者，謂人居上而地居下也。太虛者，虛
元之氣也。言地居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無所馮依者
也。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〇一曰渾天，二曰周髀，
三曰宣夜。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
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
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
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
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
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
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

驗者亦天地之火氣也、

司天在泉諸大氣浮觸于地之各六入者言六氣會[illegible]地

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是渾天之說本之素問者也余自戊申冬殁及歲運本年六月十七夜地動後聞天下大地皆動而青兗獨甚嘗知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無所馮依者也下文云風勝則動蓋風從東方而生是以山東獨甚夫素問乃三墳之一三墳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故自易而下其大乎素問今賢諸千古以上之書而徵驗于千古之下是天地陰陽之道幽遠難明非天生之至聖孰能知之故學者能于此中用心參究則六十年之中萬物之變化民病之死生未有不如桴鼓聲響之相應也

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生化也

此言六氣之遊行乎天地上下之間也風寒暑濕燥火在天無形之氣也乾蒸動潤堅溫在地

朱永年曰腎精在下心肺居上土位中央三焦之火運行于上下之間人與天地參也

有形之徵也。天包乎地。是以在天之上。在泉之下。在地之中。八極之外。六合之內。無所不至。蓋言太虛之氣。不唯包乎地之外。而通貫乎地之中也。寒水在下而風從地水中生。故風寒在下。燥乃乾金之氣。熱乃太陽之火。故燥熱在上。土位中央。故濕氣在中。火乃太極中之元陽。即天之陽氣。故遊行于上下之間。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寒暑往來。而六者之氣。皆入于地中。故令有形之地受無形之虛氣而生化萬物也。

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此復結上文六入之義。○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于胗也。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胗。此之謂也。

天地之氣者。五運六氣也。勝復之作者。淫勝鬱復也。言氣運之變。而為民病者。非胗候之可知也。蓋氣處

有司天之六氣。有主歲之五運。有間氣之加臨。有間時之主氣。人在天地氣交之中。一氣不和。卽爲民病。是天地四時之氣而爲民病者。不能以脉胗而別其氣之不和也。再按平脉篇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脉之。蓋天地之氣淫勝。則所不勝之氣鬱伏矣。民感之而爲病者。亦鬱伏于內。而不形于胗也。故欲知伏氣之病。當以意候之。候今月之內。有何氣之不和。則知民有伏氣之病矣。鬱伏之氣。後發而民病始作。然後發見于脉。故曰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脉之。此與暴感風寒暑濕之邪。而卒病傷寒中風。卽見于脉胗者之不同。故曰天地之氣。無以脉胗。此之謂也。○帝曰。間氣如何。間氣者。加臨之六氣也。以上之左右。下之左右。兼于其間。共爲六氣。故曰間氣。每一氣加臨于四時之中。各主六十日。故曰間氣者紀步。步者。以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爲一步也。岐伯曰。隨氣所在。期于左右。六微旨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又曰加

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蓋以在下之氣左轉在上之氣右旋各主六十日以終一歲故用隨氣所在期于左右間遊在上在下之氣之所在而則于左右之旋轉也如子午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矣少陰在上則厥陰在左太陰在右陽明在下以太陽在左少陽在右蓋以地之左轉而主初氣故以太陽主正月朔日之寅初一刻爲始次厥陰次少陰以司天之氣終三氣而主歲半以上次太陰次少陽次陽明以在泉之氣終六氣而主歲半以下各加臨六十日以終一歲也六氣環轉相同○徐振公曰司天之氣始于地而終于天在泉之氣始于天而終于地此地天升降之妙用也

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

間氣者加臨之客氣也而一歲之中又有主時之六氣如主從其客則和主違其客則病矣如子午歲初之氣係太陽寒水加臨主氣係厥陰風木如寒勝其風爲從風勝其寒則逆故下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六氣皆然

不當其位者病

不當

其位者。即上文之所謂以下臨上也。迭移其位者病。如初之氣。太陽寒水加臨而反熱。三之氣少陰君火加臨而反寒。本位之氣。互相更迭。氣之反也。故爲民病。六氣皆然。失守其位者危。失守其位。謂失守其所主之本位也。如丑未歲太陰司天。則初之客氣主氣並主厥陰風木。而清肅之氣乘所不勝而侮之。是金氣失守其位矣。至五之氣陽明秋金主氣。而本位反虛。風木之子氣復讐。火熱爍金。則爲病甚危。所言侮反受邪。此之謂也。玉師曰。金不失守其位。則金氣不虛矣。金氣不虛。自有所生之水氣制火。失守。則母子皆虛。故曰危。尺寸反者死。南政北政之歲。有寸不應。尺不應之分。如應不應者而反應之。是爲尺寸相反。陰陽交者死。南政北政之歲有左右尺寸之不應。蓋左爲陽。右爲陰。寸爲陽。尺爲陰。如陰陽交相應者否。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此總結六氣之加臨。先立

其主氣之年。以知其司天在泉之氣。則間氣之應。見于左右。或從或逆。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順逆。

○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萬物何以化生。此節論天地之氣。而合于人民萬物。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五方生天之五氣。五氣生地之五行。五行生五味而生五臟。五臟生外合之五體。蓋人秉天地五方之氣味而生成者也。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氣為柔。在藏為肝。此言陰陽不測之變化。運行于天地人之間。為元為道。為化。為有形之五行五體五藏。皆神用無方之妙用也。柔者。風木之氣柔耎也。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

其色爲蒼。其化爲榮。其蟲毛。其政爲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爲隕。其味爲酸。其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性者。五行之性也。德化者。氣之祥也。政令者。氣之章也。變眚者。氣之易也。用者。體之動也。毛蟲。木森森之氣也。夫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是人稟五氣五味所生。而復傷于五氣五志。猶水之所以載舟。而亦所以覆舟也。是以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順天地之變易。以和調其陰陽。故能苛疾不起而常保其天命。今時之人。能知歲運之變遷。避勝復之災眚。不唯可以治人。而亦可以養生推而廣之。可以救斯民于萬世。功莫大焉。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氣

為息。在藏為心。其性為暑。其德為顯。其用為躁。其色為赤。其化為茂。其蟲羽。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其味為苦。其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息者。火氣之蕃盛也。顯明也。躁。火之動象也。其蟲羽者。火化之遊行于虛空上下也。鬱盛蒸熱也。炎爍燔焫。熱之極也。極則變。變則為災眚矣。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氣為充。在藏為脾。其性靜兼。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色為黃。其化為盈。其蟲倮。其政為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其味為

甘。其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脾。酸勝甘。充者。土氣充實于四旁也。靜者。土之性。兼者。土王四季。兼有寒熱溫涼之四氣也。濡潤也。化生萬物。土之用也。盈充滿也。倮蟲。肉體之蟲。土所生也。謐靜也。雲雨者。在地爲土。在天爲濕。濕氣上升而爲雲。爲雨也。動。動不靜也。動注淫潰。濕之極也。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氣爲成。在藏爲肺。其性爲涼。其德爲清。其用爲固。其色爲白。其化爲斂。其蟲介。其政爲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其味爲辛。其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成者

萬物歛秋氣而成也。西者、堅金之用也。歛、收歛也。介甲也。外被介甲。金之象也。勁、堅銳也。肅殺者、物遇盛而當殺。于時爲金。又兵象也。蒼、老也。落者、肅殺盛而形落也。○按在春曰風傷肝。在夏曰熱傷氣。在長夏曰濕傷肉。在冬曰寒傷血。謂四時之本氣自傷也。在秋曰熱傷皮毛。爲所勝之氣傷也。蓋言五藏之有受傷于四時之本氣者。抑亦有受傷于所勝之氣者。舉一藏之不同。而可以類推于五藏也。王師曰。秋承夏熱。變炎爍爲清涼。如炎熱未清。則爲熱氣所傷、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氣爲堅。在藏爲腎。其性爲凜。其德爲寒。其用爲○。其色爲黑。其化爲肅。其蟲鱗。其政爲靜。其令。○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味爲鹹。其志爲恐。恐傷腎。思

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堅者。寒氣之化也。凜、寒凜也。肅靜也。靜者、水之政令也。霰雪、水所生也。凝冽、寒之極也。冰雹。水之變也。圖者、原本之闕文。○按在春日風傷肝、在長夏日濕傷肉、是自傷其本藏也、在夏日熱傷氣。在冬日寒傷血、謂傷其所勝也。亦舉二藏之不同。而可類推于五藏耶、王師曰、火熱為陽。氣為陽。寒水為陰、血為陰、亦陰陽之自傷也。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五氣、五方之氣也。更立、四時之更換也。各有所先者、如春之風。夏之熱。秋之涼冬之寒。各先應期而至也。各當其所主之位、四時之正氣也。如冬時應寒而反熱、夏時應熱而反寒。非其所主之位則邪。邪者。為萬物之賊害也。上節之不當其位。謂客氣加臨之位。此節之位。謂四時主氣之位。帝曰。病生之變何如。岐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此論四時之氣。而變生民病也。如五氣各得其

傷其病則微不相得而非其本位則其病甚矣○帝曰主歲如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巳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巳所不勝侮而乘之巳所勝輕而侮之此復論五運主歲之有太過不及也如歲木太過則制巳所勝之土氣而侮所不勝之金氣如不及則巳所不勝之金氣侮我而乘之巳所勝之土氣來輕我而侮之五運皆同周而後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帝曰善此言乘侮而反受其復也如歲木不及則所不勝之金氣侮而乘之而金反自虛其位矣至秋令之時金氣虛而反受木之子氣來復則火熱爍金所謂侮反受邪也侮而受邪因木氣不及而金氣又能制木寡于畏之故也此篇論五運之氣主歲主時而兼論六氣之上下左右蓋五六相合而後成歲也故篇名五運行而末結五運之大過不及

五運主歲之圖

土運甲己歲

火運戊癸歲

木運丁壬歲

水運丙辛歲

金運乙庚歲

五陽年主太過

五陰年主不及

六氣主歲及間氣加臨之圖

少陰子午

太陰丑未

少陽寅申

陽明卯酉

太陽辰戌

厥陰巳亥

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少陰在上則左太陰右厥陰陽明在下則左太陽右少陽上下主歲左右主間六氣環轉周而復始

六氣主歲太過不及之圖

午 少陰　未 太陰　申 少陽　酉 陽明　戌 太陽　亥 厥陰　子 少陰　丑 太陰　寅 少陽　卯 陽明　辰 太陽　巳 厥陰

子午寅申辰戌爲陽主太過
丑未卯酉巳亥爲陰主不及

六氣主時之圖

主時之氣謂之主氣加臨之氣謂之客氣
主氣不移靜而守位加臨之氣隨司天右
客六氣環轉

六氣主歲主時及間氣加臨之總圖

少陰司天

陽明在泉

子午之歲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初之氣 厥陰風木主氣	二之氣 少陰君火主氣	三之氣 少陽相火主氣

三之氣少陰君火加臨以終司天之三氣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四之氣 太陰濕土主氣	五之氣 陽明燥金主氣	終之氣 太陽寒水主氣

六之氣陽明燥金加臨以終在泉之三氣故日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司天之氣始于在泉之左是天氣之本于施也在泉之氣始于司天之右是乃氣之本下天也

太陰司天

太陽在泉

丑未之歲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初之氣 厥陰風木主氣	二之氣 少陰君火主氣	三之氣 少陽相火主氣

司天在泉之氣主歲
加臨之氣主時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四之氣 太陰濕土主氣	五之氣 陽明燥金主氣	終之氣 太陽寒水主氣

加臨為客氣
六氣為主氣
客勝為從
主勝為逆

少陽司天　厥陰在泉

寅申之歲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初之氣厥陰風木主氣	二之氣少陰君火主氣	三之氣少陽相火主氣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四之氣太陰濕土主氣	五之氣陽明燥金主氣	終之氣太陽寒水主氣

陽明司天

少陰在泉

卯酉之歲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初之氣厥陰風木主氣	二之氣少陰君火主氣	三之氣少陽相火主氣

二之氣少陽相火加臨于少陰君火是以下臨上不當其位民善暴死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四之氣太陰濕土主氣	五之氣陽明燥金主氣	終之氣太陽寒水主氣

太陽司天
太陰在泉

辰戌之歲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初之氣厥陰風木主氣	二之氣少陰君火主氣	三之氣少陽相火主氣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四之氣太陰濕土主氣	五之氣陽明燥金主氣	終之氣太陽寒水主氣

厥陰司天　少陽在泉

己亥之歲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初之氣厥陰風木主氣	二之氣少陰君火主氣	三之氣少陽相火主氣

司天之厥陰加臨于三氣之上以主歲半之前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四之氣太陰濕土主氣	五之氣陽明燥金主氣	終之氣太陽寒水主氣

在泉之少陽加臨于六氣之上以主歲半之後六氣準此

歲運七篇總以前項圖象推之其五運六氣司天在泉間氣加臨主時主歲總括于中矣再以天時民病合而推之已了然在目不必冬贅也

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

此篇分論六節應天六節應地主歲主時乃加臨之六氣故曰六微旨大論言陰陽之數其旨甚微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天之道者陰陽之道也言陰陽之道高遠而淵深也。夫有形者尚可測、在天之爲氣者莫知其極也。○張玉師曰、天包乎地、六氣遶地環轉、故不日在地、而日在泉。視深淵尚可測者、謂六氣之在泉也。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岐伯

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天之道者天之陰陽也因天之序者天以六爲節因六氣而環序也盛衰者六氣之有太過不及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此之謂也六六者謂司天之三陰三陽上合天之六氣也上下有位者言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太陰在上則大陽在下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厥陰在上則少陰

在下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六朞環轉而各有上下之定位也左右有紀者如少陰在上則厥陰在左太陰在右太陰在上則少陰在左少陽在右少陽在上則太陽在左陽明在右陽明在上則少陽在左太陽在右太陽在上則陽明在左厥陰在右厥陰在上則太陽在左少陰在右各隨氣之在上而有左右之定紀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蓋以右位之陰陽轉遷于上面主歲也氣之標標者標見于上也大次氣不旋故南面觀之而待其循序環轉也移光者日月運行也以日行一周天以定一氣之位正立正南面而立也

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

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此言三陰三陽有六氣之化有上下之本標有中見之標本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故以天氣爲本而在上以三陰三陽之氣標見于下也

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此言三陰三陽之六氣雖上下相應而各有不同也少陰標陰而本熱太陽標陽而本寒是本標之不同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太陰少陽從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有從本而得者有從標而得者有從標本而得者有從中見而得者是氣應之異象也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此論三陰三陽之主歲而各有太過不及也至而至者此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四時之氣應期而至氣之和平也如春應溫而寒

夏應熱而尚溫。此皆至而不至、來氣之不及也。如未至春而先溫。未至夏而先熱、此未應至而先至。來氣之有餘也。按天元正紀大論曰、凡此陽明太陰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太陽少陽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蓋不及之歲、則司天之氣後時而至。有餘之歲、則司天之氣先天時而至矣。陽年主盛、陰年主衰。其天符歲會之年、是為平氣、無太過不及者也。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則病。

不及之歲、應至而不至。有餘之歲、應未至而至。是為應、則順。如不及之歲、反未至而至。有餘之歲、反至而不至。是為否則逆。逆則變生。變則為民之災病矣。

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

請言其應者。謂應太過不及之氣也。物生其應者、如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少陽司天、草木早榮。太陰司天、萬物以榮。此生物以應司天之候也。氣脈其應者、如

太陽司天寒臨太虛陽氣不令陽明司天陽專其令炎暑大行太陰司天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又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鈎太陰之至其脉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此皆氣脉其應也○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此論六節應地而主時也節度也氣位六氣所主之步位也顯明者寅正立春節候乃初之氣也顯明之右乃少陰君火之位主二之氣也退行一步者從右而退轉一位也君火之右乃少陽相火之位主三之氣者從右行一步者復行一位也復行一位乃太陰濕土主四之氣也復行一位乃陽明燥

四時之氣爲上已行而退下者爲下總以六氣主時之圜輪轉者之

古文制生則化今文改爲制則生化如木位于上而無承制則太過矣少生氣

金主五之氣也。復行一位。乃太陽寒水主六之氣也。復行一位。乃厥陰風木主初之氣也。復行一位。乃少陰君火之所主。周而復始也。金西銘曰。君火爲尊。故以少陰爲始。

相火之下。水氣治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

上節論六氣相生以主時。此論六氣承制而生化養五行之中。有生有化。有制有尅。如無承制而亢極則爲害。有制尅則生化矣。治主也。謂六氣定位而各有所主也。承者。謂承奉其上而制之也。陰精者。天乙所生之精水也。如木位之下。乃陽明燥金。太陽寒水。母子之氣以承之。母氣制之。則子氣生化其木矣。如金位之下。乃君相二火。太陰濕土。母子之氣承之。母氣

則不及矣有金制水生于下則木化而和平矣化者天地陰陽之運化如太過不及則有災害之變而不能化生萬物又當以右文參看

尅之。則子氣生化其金矣。土位之下。乃厥陰風木。君相二火。母子之氣以承之。木制其土。則火氣生化矣。餘三氣相同。是爲制則生化也。如火亢而無水以承之。則火炎鑠金。而水之生原絶矣。無水以制火。則火愈亢矣。如水亢而無土以承之。則水溫火滅。而土之母氣絶矣。無土以制水。則水愈亢矣。是以亢則爲五行之賊害。害則生化承制之氣。皆爲敗亂。而生化大病矣。外列盛衰者。謂外列主歲之氣。有盛有衰。如主歲之氣。與主時之氣。交相亢極。則爲害更甚。故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金西銘曰。主歲之氣。太過則已亢而傷所不勝。如不及。則爲所勝之氣亢而傷之。

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

此承上文而言太過不及之歲。而有盛衰之氣也。非其位者。謂氣來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此歲氣之盛也。氣來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此歲氣之衰也。此皆不守本位。而交相乘侮。則邪僻内生矣。當其位

者乃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之乘侮而各當其本位

此氣之正也邪則變甚正則變微男玉師曰地理之應論主時而及于主歲司天之氣以主歲而及于主時

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帝曰非其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

此言平氣之歲而無盛衰也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會合也以天干之化運與地支之主歲相合故為歲會此平氣之年也如非歲會之年則有太過不及之相承是為不當其位矣

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

六元正紀合看

太陽。奈何。岐伯曰。天與之會也。故天元冊曰天符。此言司天之氣。與五運之氣相合。是爲天符。上見者。謂司天之氣。見于歲運之上也。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歲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歲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歲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歲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歲也。水運之歲土見太陽。丙辰丙戌歲也。此司天之氣。與五運之氣相合。故名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乙天符之會也。如天符與歲會相合。是名太乙天符。乃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四歲。此乃司天之氣。五運之氣。主歲之氣。三者相合。故又名曰三合。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王冰曰。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

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王冰曰。執法官人之準繩。自爲邪僻。故病速而危。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而病能自持。貴人義無凌犯。故病則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地理之應六節。方主時之六氣。不易之位也。然又有加臨之六氣。隨司天在泉。六朞環轉。故曰位之易也。如少陰君火加臨于少陽相火之上。是爲君位臣則順。如少陽相火加臨于少陰君火之上。是爲臣位君則逆。所謂二火之顛逆也。徐振公曰。顛而推之。餘四氣亦有母子之分。如母加于子爲順。子加于母爲逆。張玉師曰。此節起下文加臨之六氣。○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

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論加臨之六氣也、步位也、以一氣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故爲六十度而有奇。四歲之中、共計二十四步、每步氣盈入十七刻半。共積盈二千一百刻、以二千刻分爲四歲之氣、爲五日、尚積盈一百刻而成有餘之一日也。

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此論加臨之六氣、與主時之氣相應、而各有不同也。五行者、謂厥陰風木主初氣、君相二火主二氣三氣、太陰濕土主四氣、陽明燥金主五氣、太陽寒水主六氣、乃主時之五行、守定位而不移者也、如加臨之六氣、應主時之五行、則更變不同矣。位有終始者、謂主時之六位、始于厥陰、終于太陽、有一定之本位也。氣有初中者、謂加臨之六氣、始于地之初氣、而終于天之中氣也、上下不同者、謂客氣加于上、主氣主于下。應各不同。是以求之亦異也。

帝曰、求之奈何。岐伯曰、天氣

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

氣可與期天干之氣始于甲地支之氣始于子子甲相合而歲立矣先立其歲以候其時則加臨之六氣可與之相期而定矣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其歲者謂其一歲之中有加臨之六氣其終者始于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也早晏者如子辰戌天氣始于一刻氣之早也如寅未亥歲天氣始于七十六刻氣之晏也岐伯曰明乎哉問

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于水下一刻終于八十

七刻半二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

三之氣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

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五之氣始于五十一

四分度之一書第二十五參看是以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

刻終于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所謂初六天之數也。天數者以一歲之日數應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初之氣始于寅正朔日子初之水下一刻終于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六氣共計三百六十日零五百二十五刻是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初之六氣應天之數也

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于二十六刻終于一十二刻半二之氣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終于水下百刻三之氣始于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四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五之氣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六之氣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所

謂六二。天之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始于甲子歲三百六十六日之二十六刻。終于六十一日之一十二刻半。計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六氣共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所謂六氣之二。以應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于五十一刻。終于三十七刻半。二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三之氣。始于二十六刻。終于一十二刻半。四之氣。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終于水下百刻。五之氣。始于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始于前二歲七百三十三日之五十一刻。終之氣。終于一千○九十六日之七十五刻。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所謂三歲

之六氣也。丁夘歲初之氣。天數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三之氣始于五十一刻。終于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五之氣。始于二十六刻。終于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終于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于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丁夘歲初之氣始于一千九十六日之七十五刻。終于一千四百六十一日之水下百刻。是每年各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四年共計一千四百六十日。又積盈百刻而成一日也。每年前朔虛六日。氣盈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歲中之氣

盈朔虛。共積餘二百二十五日。是以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而除三日之消息也。帝曰

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氣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氣復始于一刻。所謂一紀也。上節論六氣之紀步。此復論一歲之氣。以應周天之數。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遶地一周而過一度。每歲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是日行一歲一周天。而復行于再周也。四歲共積盈百刻而爲一紀。

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此言天數之與地支會同。是以

天有天樞
人有天樞
此論天之
氣從其樞
人之樞分
宜分看

酉歲而爲一紀。寅午戌歲皆主日行三周。天氣始于五十一刻。卯未亥歲皆主日行四周。天氣始于七十六刻。辰申子歲皆主日行一周。天氣始于一刻。巳酉丑歲。皆主日行二周。天數始二十六刻。四會而地支已周。終而後始。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用者。陰陽升降之爲用也。本者。天以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爲本。位者。三陰三陽之步位也。氣交者。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出入之相交也。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分叶問。上下之位。天地定位也。天樞之上下者。言天包乎地。地居天之中也。人與萬物生于天地氣交之中。人氣從之而生長壯老已。萬物

由之而生長化收藏。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帝曰初中何中。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地也。此中明天地陰陽之氣交也。夫歲半之前天氣主之。而司天之初初氣。又始于地之左。歲半之後地氣主之。而在泉之初氣。又始于天之右。是上下之相交也。而一氣之內。又有初中之分。有奇者各主三十日零四十三刻七分五釐。地主初氣。天主中氣。是一氣之中。而又有天地陰陽之交會。故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張玉師曰。司天在泉之氣。皆始于地之初氣。而終于天之中氣。故曰初者地氣也。又司天之氣。始于地之左。而地中有天。在泉之氣。始于司天之右。而天中有地。皆氣交之妙用。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

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天氣主降。然由升而降。是所降之氣。從地之升。地氣主升。然由降而升。是所升之氣。從天之降。此天地更用之妙也。天氣流于地。地氣騰于天。高天下地之氣。交相感召。因升而降。因降而升。升降相因。而變化作矣。

○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値。其有聞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此論六氣臨御于天地上下之間。有勝復之作。有德化之常。有災眚之變。人與萬物生于天地氣交之中。莫不由陰陽出入之變化而爲之生長老已。能出于天地之外。而不爲造化之所終始者。其惟眞人乎。遘。謂六氣之遇合。臨。謂六氣

謂變化之

之加臨。值。謂六氣之直歲。勝復。淫勝鬱賁復也。德化者氣之祥。用者體之動。變者復之紀。邪者變易之氣也。玉師曰。此節統論六氣之旨。至精微而至廣大 帝曰何謂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五常政大論曰。氣始而生化。氣終而象變。是以生長收藏。物之成也。災眚變易。物之敗也。故人與萬物生長于陰陽變化之內。而成敗倚伏于其中。 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 氣有往復。謂天地之氣有升有降也。用有遲速。謂陰陽出入。有遲有速也。風者天地之動氣。能生長萬物。而亦能害萬物者也。玉師曰。至而不至。來氣之遲也。未至而至。來氣之速也。遲速者。謂陰陽六氣。有太過不及之用。故下文曰。因盛衰之變耳。 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

靜而勿氣是為一陰一陰少陰為少陰合心神而主根於為神机氣立太陰之氣也太陽主天環轉于地之外故主升降

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動者。升降出入之不息也。萬物之成敗。由陰陽之變化。是以成敗之機。倚伏于變化之中。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如不生不化。靜而後已。蓋言天地之氣。動而不息者也。帝曰。不生化乎。言有不生不化之期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此後中明天地開闔。而未有不運動生化者也。出入闔闢也。機。樞機也。神機者。陰陽不測之變化也。夫闔闢猶戶扇。樞即轉牡。蓋舍樞則不能闔闢。舍闔闢則無從轉樞。是以出入廢。則神機之化滅矣。升降。寒暑之往來也。夫陰陽升降。皆出乎地。天包乎地之外。是以升降息。在外之氣孤危。孤則不生矣。下經曰。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故非出入則無以生

陰陽不測之
化者莫故曰

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已死也。生長壯老已。指動物而言。生長化收藏。指植物而言。凡有形者謂之器。言人與萬物。生于天地氣交之中。有生長老已。皆由乎升降出入之氣化。是以無器不有此升降出入。

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凡有形之物。無不感此天地四方之氣而生而化。故器者乃生化之宇。器散則陽歸于天。陰歸于地。而生化息矣。故萬物無不有此升降出入。亦由成敗而後已。

化有小大。期有遠近。此言天地之氣化動靜。又有小大遠近之分焉。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化之小者也。冥靈大椿以千百歲為春。千百歲爲秋。此化之大者也。夫天地之氣。陽動陰靜。晝動夜靜。此期之近者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天地開闢。動而不息。至戌亥而復天地渾元。靜而不動。此期之遠者也。

若生不化靜之謂也

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言人生于天地之間。有此升降出入之氣。而貴常守此形。常懷憂患。如反常。則災害並至。故曰無形無患。謂能出于天地之間。脫履形骸之外。而後能無患。帝曰善。有不生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帝曰善。言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為造化之所圖者。其惟真人乎。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壽敝天地之外。而無有終時。是不與天地之同動靜者也。

氣交變論篇第六十九

五運主歲有太過不及之氣交有勝復之變易故以名篇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朞。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真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并。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五運更治者。五運相襲而更治之也。上應天朞者。每運主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上應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陰陽往復者。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隨之也。迎隨往不也。真邪相薄者。有德化之祥。有變易之氣也。內外表裏也。六經。三陰三陽之六經。五氣。五藏之氣也。此言民感勝復之氣而爲病也。專勝兼并者。太過不及之歲。所勝之氣專勝。有勝復之氣兼并。如委和之紀。是謂勝生。其果棗李。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

其言大鷄。其首角商是也。始者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而歲運立矣。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言道由師傳不假自得。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于無窮。流于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修道之謂教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垂教後世以保子孫黎民于無窮無極者大聖之業也事陰陽通變之事則法也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此之謂也。上經謂上世先師所傳之經能知天地人

三才之道。可通于無窮。究于無極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氣位者。五運六氣。各有司天紀地主歲主時之定位也。位天者。在天之星象也。位地者。地理之應六節也。人居天地氣交之中。隨四時陰陽之變化者。人事也。故運氣之太過者。四時之氣。先天時而至。歲運之不及者。四時之氣。後天時而至。此歲運之變化。而人應之也。○金西錦曰。蒼黅丹素元天之象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氣也。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寃。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歲木太過。則制勝其土氣。故民應之而為脾病也。飧泄食

疾。腸鳴腹滿。皆脾土之病。脾主肌肉四支。故體重煩冤者。土傷而不能制水。水氣上乘于心也。上應歲星光芒倍大。歲星。木星也。

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

此言木運太過。諸壬歲也。淫勝太甚。則反自傷也。善怒。肝志之病也。厥陰與督脈會于巔。故眩冒巔疾。

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

化氣。土氣也。風木太過。是以化氣不能章其政令。生氣。木氣也。風勝則動。是以在上之雲物飛動。在下之草木不寧。反脇痛而吐。甚者淫極而反招損也。食氣入胃。散精于肝。肝氣虛逆。故吐甚也。衝陽。胃脈也。木淫而土氣已絕。故為不治之死證。上應太白星明。太白。金星也。蓋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歲木太過。則鎮星失色。而火之熒惑亦無光矣。熒惑失明。故太白得以而復勝其木。此交相承制。自然之理也。

歲火太過。炎暑流

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火勝則尅金故金肺受邪瘧疾暑熱病也壯火食氣故少氣肺受大熱故喘欬也肺朝百脈傷脈傷則血溢于上陰脈傷則血洩于下也肺乃水之生源竭燥者火熱爍金也腎開竅于耳水源已竭則腎虛而耳聾矣中熱背熱深于內也肩背者肺之會也熒惑火星也火氣勝故上應熒惑光芒倍大火運大過諸戊運也甚則胸中痛脇支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此亢極而心火自傷也膺胸之內心主之宮城也背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故胸中膺背肩胛間痛手少陰心脈出脇下循臑內下肘中循臂內後廉是以脇支滿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者火亢而水亦傷也浸淫火熱瘡也藏氣法時論曰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金匱要略曰

會如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上應辰星。此金氣衰而水氣復也。收氣金氣也。長氣火氣也。雨水霜寒。寒水之氣復也。上應辰星。當明辰星。水星也。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冰泉涸。物焦槁。上臨者。司天之氣。上臨歲運。所謂天符之歲也。戊子戊午歲。上臨少陰。戊寅戊申歲上臨少陽。司天與歲運相合。火氣更甚。故水泉涸而物焦枯也。按諸陽年主太過。故止有戊子戊午戊寅戊申。及丙辰丙戌。有司天上臨。與歲運相合。其餘木金土歲。無上臨也。病及譫妄狂越。喘欬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病反者。火亢極而反自傷也。譫妄狂越。熱極之變證也。喘欬息喝者。火上炎而鑠金也。心主血脈。下甚則迫血下泄而不已也。太淵。肺金之會穴也。火亢極而金氣已絕。故為不治之死證。上應熒

惑光芒倍大。熒惑，火星也。

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寃，上應鎮星，在地爲土，在天爲濕。故歲土太過，雨濕流行。六元正紀論曰：太陰所至爲雲雨。蓋濕土之氣上升而爲雲爲雨也。痛謂大腹小腹作痛，乃腎臟之病。土勝而水傷也。臟氣法時論曰：腎病者，身重。腎虛者，大腹小腹痛，清冷，厥逆也。腎爲生氣之原。腎氣受邪，故手足厥冷也。意之所存謂之志。腎藏志，志不舒，故意不樂也。人之行動，藉氣呴而血濡。腎乃血氣之生原，故體重。煩寃者，水不能濟火也。歲土太過，故上應鎮星增明。鎮星，土星也。土運太過，諸甲歲也。

甚則肌肉萎，足萎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變生得位。肌肉四支，脾土之所主也。飲者，脾氣不能轉輸而爲痰飲水飲也。中滿食減，土虛而不能主化也。此虛勝太甚，則反虛其本位，而自傷也。故于四季月之十八

下甚下逐一而字宜衍

日土氣得位之時而反變生此病張玉師曰以中土而可類推于他藏如金病在秋水病在冬反病在于本位之時藏氣伏化氣獨治之泉涌河衍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于陸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而太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藏氣水氣也化氣土氣也土勝則制水是以藏氣伏也泉涌河衍涸澤生魚濕淫太過也風雨大至木氣來復也土崩潰鱗見于陸土敗而水泛也腹滿溏泄腸鳴脾土之虛證也太谿腎脈也反下甚而太谿絕者土敗而水反下甚也水泛甚則腎氣絕矣上應歲星倍明木反勝也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眥瘍耳無所聞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冤胸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

五運氣與時氣之變張開頭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病矣。兩脅下少腹痛，肝病也。肝開竅于目，故目痛眥瘍。肝虛則耳無所聞也。藏氣法時論曰：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少腹，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體重者，肅殺而甚，無生動之氣也。煩冤者，肝氣逆而不舒也。本經曰：腎虛、脾虛、肝虛，皆令人體重煩冤。玉機真藏論曰：肝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脅胠滿。太白，金星也。金氣勝，故上應太白增光。金運太過，諸庚歲也。張玉師曰：上節之兩脅下少腹痛，病肝藏之氣也。下節復言兩脅滿且痛引少腹者，病肝藏之經脈也。蓋運氣與藏氣相合，是以太過不及之氣，先病藏氣而後及于經脈。與四時所感風寒暑濕之邪，先從皮毛而入于經脈，從經脈而入于藏府者之不同也。

甚則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皆病，上應熒惑星。

肅殺太甚，則金氣自虛，而火氣來復也。喘欬逆氣，肺病也。肺俞在肩背，故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䯒皆病者，金氣虛而下及于所生之水藏也。夫金淫太過，則反

虛其本位。金虛不能生水。則火無所畏。而得以復之矣。故上應熒惑增光。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側。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收氣。金氣也。生氣。木氣也。收氣峻利。而生氣下伏。是以草木斂而蒼乾凋落矣。暴痛胠脇。不可反側者。肝膽病也。肝脈貫肺中。故欬逆甚。肝主藏血。故血溢也。太衝。肝之俞脈也。金氣強甚。上應太白增光。按上節之所謂燥氣流行。民病兩脇下少腹痛者。謂歲運之太過于歲半以上。故至夏而火氣得以復之。此復言收氣峻。病反暴痛胠脇者。復發勝于歲半以下也。秋冬乃金水當令之時。故至太衝脈絕。五運之氣同義。張玉師曰。歲木太過。無金氣之復。則曰生氣獨治。謂獨主其一歲也。在歲金太過。于秋而復勝。故曰收氣峻。在秋冬之時。春陽之生氣已下。故曰生氣下。句法字法。各有不同。俱宜着眼。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

在春主木。主升而仍勝。故曰獨治。

言邪害心天日屬水氣邪謂五會五藏五行之氣也故俱字注疑分上等

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水運太過，寒氣流行，故邪害心火。寒氣上乘，絕其火氣外炎，故身熱。心煩心悸者，水氣上凌于心也。躁者，火氣不交于陰也。陰氣寒甚，故厥逆于上。上下中寒者，三焦之火衰也。心神不寧，故譫妄也。寒主冬令。此言氣流行故寒氣早至。辰星，水星也。水氣太甚，故上應辰星倍明。歲水太過，諸丙歲也。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大雨至，埃霧朦鬱，上應鎮星。此水淫甚而自傷，所謂滿招損也。藏氣法時論曰：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蓋水邪泛溢，土不能制之，則腹大脛腫。水氣上逆，則喘欬也。太陽之氣，生于水中，而主于膚表。水泛則源竭，太陽之氣無從資生表陽虛，故汗出憎風也。大雨至，埃霧朦鬱。水淫而土氣復也。六元正紀論曰：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埃霧朦鬱者，土之濕氣上蒸也。土氣復，故上應鎮星。

倍明。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濕氣變物，病反滿腹，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上臨太陽者，寒水司天之氣加臨于上，乃丙辰丙戌二歲，即天符歲也。寒水交盛，是以雨冰雪霜不時降。冰雪者，寒水之變易也。雨水下降，則土濕而物變，民病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者，皆水泛土敗之證也。脾土不能轉輸其津液，故渴。濕氣冒明，故妄冒也。神門，心脈也。水氣甚盛，故上應熒惑失色，辰星倍明。○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燥廼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柔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歲氣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是以主歲之木運不及，則金之燥氣大行，木之生氣失時而應，是以草木晚榮。辟，刑也。著，着也。肅殺之

氣太甚。故雖堅剛之木。亦受其刑傷。而柔萎者。則蒼乾矣。金氣反勝。故上應太白增光。木運不及。六丁歲也。

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其穀蒼。中清者。清涼之氣乘于中。而中氣冷也。脇痛少腹痛。肝木病也。食氣人胃。散精于肝。行氣于筋。肝氣虛逆。而更兼中清。故腸鳴溏泄也。金氣清涼。故涼雨時至。金能生水也。金氣勝。故上應太白光芒倍大。夫五穀受在地五行之氣而生長化收藏者也。木受金制。故其穀色蒼

上臨陽明。生氣失政。草木再榮。化氣迺急。上應太白鎮星。其主蒼早。陽明燥金。臨于司天之上。乃丁卯丁酉二歲。所謂天刑歲也。歲木不及而又上臨金氣。是以木之生氣失政。草木受金刑而再榮。木不及。則不能制土。故化氣乃急。金土之氣勝。上應太白鎮星光明。木受金制。故主蒼色早見。即制則生化之義。按諸陰年。主不及。故止有丁卯丁酉。及巳

巳巳亥辛丑辛未歲。其諸癸諸乙歲。無司天之復則
合勝也。張玉卿曰。化氣乃急。故草木得以再榮。
炎暑流火。濕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
化。病寒熱瘡瘍痱胗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堅
脆青翠痱音肺胗疹同痤才何切○復者。每晉而子
復也。火大火。流下也。夏秋之交。大火西流。暑熱鑠金
矣。長夏濕土主氣。因暑熱而濕性反燥。故萬物柔脆
草木焦槁。火主長。長氣故下體再生。夫夏主華而秋主
成實。火制其金。是以華實齊化。寒熱瘡瘍癰胗皆暑
熱病也。上應熒惑增光。太白減耀。其穀白堅。堅實也。
蒸秋主收成。因火制之。故早實也。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
食其黃。脾土受邪。赤氣後化。心氣晚治。上勝肺金。白
氣迺屈。其穀不成。欬而鼽。上應熒惑太白星。此復論上應勝

明之歲金氣用事故至夏秋之交白露早降收殺氣行而火後在後也蓋不及之歲所勝之氣妄行而反自虛其位故復氣得以勝之令上臨陽明金氣原虛金氣盛則金之子氣亦能勝火木之子欲復之而金之子能勝之是以赤氣後化也寒雨之寒水之氣金之子也長氣後發而收藏之令早行故蕃物為之賊害之而其穀不成也蟲蠹雨濕之氣而生夏秋之交主氣用事而反為寒雨所勝是以蟲食其黃而脾上受邪也肺陽發于鼻故欬而鼽鼽者鼻流清涕也上應熒惑後曜太白減明張王師曰陽明燥金司天則少陰君火主終之氣故赤氣後化而自氣始屆也其穀不成當與其穀白堅對看蓋火主長氣金主收成上節火制其金是以華實齊化其穀堅成此收殺氣虛寒而半行而長氣後發四時失序故其穀不成也如云其穀蒼其穀白堅其穀丹其穀黔其穀堅芒其穀秬其主黔穀皆當在成物上論如云其穀不成元穀不成蒼穀乃耗秀而不實其穀不登斯在敗上論也

歲火不及寒迺大行長政

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廼折榮美。上應辰星。歲火不及。水反勝之。故寒乃大行。而長政不用也。夫萬物得長氣而榮美。夏長之氣。被寒折于上。故物榮而下凝慘。陰寒之氣也。太陽之氣。生于寒水之中。如凝慘太甚。則陽氣不生化矣。萬物得陽氣而發。陽氣不化。而榮美乃折矣。上何言寒勝于上。則長氣不能上榮。下何言寒凝于下。則陽氣不能施化于上。水氣勝。常上應辰星增曜。歲火不及。六癸歲也。民病胸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上應熒惑辰星。其穀丹。火運不及。寒乃勝之。則陽氣不能施化。故爲此諸痛。所謂寒勝爲痛痺也。鬱冒朦昧。寒濕之氣冒明也。水寒乘心。故心痛。心主言。故暴瘖也。夫太陽主諸

陽之氣生于寒水之中。寒淫太甚，則生陽自虛，屈不能伸者，其病在筋，太陽主筋，陽氣虛，不能養筋故也。太陽氣之爲病，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腨如別，是爲踝厥。上應熒惑失色，辰星倍明，火受其制，故其穀丹。

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廼辱，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痹，足不任身，上應鎭星辰星，玄穀不成。此水淫甚而土氣復也。埃，土鬱蒸也。濕土之氣鬱蒸于上，是以大雨且至，所謂地氣升而爲雲，天爲雨也。六元正紀論曰：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黑氣，水氣也。辱，下也。土氣復而水氣乃伏也。鶩溏腹滿，不任身，皆寒濕之證，蓋水寒太甚，而又濕土復之，故爲此諸病也。上應鎭星增明，辰星減耀，寒濕相勝，而無燥熱之化，是以元穀不成。

歲土不及，風廼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

星。土運不及。木反勝之。故風乃火行。而土之化氣不能章其政令也。風主生物。土主成物。故草木華茂榮而多不成實也。上應歲星增光。土運不及。六己歲也。

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蟄蟲早附。咸病寒中。上應歲星鎭星。其穀黅。瞤動也。飧泄霍亂。體重腹痛。肌肉瞤酸。皆風木傷土之病。繇搖同。根結篇曰。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筋骨搖動。乃厥陰少陽之病。風木太過。復勝骨後搖而善怒也。土氣不及。則木無所制。故藏氣舉事。而蟄蟲早歸附也。咸病寒中者。水寒上乘。而火土衰也。上應歲星增光。鎭星失色。土受其制。故其穀黅。

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彫。胸脇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蟲食甘黃。氣客于脾。黅穀迺減。民食少失味。蒼穀迺損。上應太白歲星。土弱木亢金乃

所不勝之氣有子而復使所勝二氣亦有

復之。故收政嚴峻。而名木蒼凋。病胸脇暴痛。下引少腹。肝木之病也。靈樞經曰。膽病者善太息。甚則膽氣不舒。故太息以伸出之。蟲感寒濕之氣而生。氣水氣也。蟲食甘黃。氣客于脾。水侵土也。甚上逆不及。民藏氣卑事。故金雖復之。而子亦隨之。金氣復則蒼穀乃損。水氣勝則黔穀乃殺。民食少失味矣。上應太白增光。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蟲來見。藏氣不用。白迺不復。上應歲星。民迺康。上臨厥陰。巳巳巳亥歲也。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是以流水不冰。蟄蟲不藏。而藏氣不用。謂歲半以下。得少陽之火。而冬令不寒也。歲運之木。雖不務其德。而來侮其土。然值厥陰司天。木氣不虛。故白乃不復。上應歲星增光。故勝氣在于歲半以前。復氣在于歲半以後。秋冬之時。木氣已平。金氣不復。故民乃得康矣。當知勝氣妄行。反自虛其本位。而子母皆虛。故復氣得以復之。如本氣不虛。則子氣亦實。復氣亦畏其子而不敢復矣。歲金不及。炎火迺行。

生氣矯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金運不及。則所勝之火氣乃行。金不能制木。故木之生氣乃用。火之長氣專勝。生長之氣盛。故庶物以茂。火氣專勝。故燥爍以行。上應熒惑光芒倍大。歲金不及。六乙歲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氣矯後。上應太白星。其穀堅芒。瞀音務。嚏音帝。肺會在肩背。故民病肩背。低目俯首曰瞀。經脈篇曰。肺是動。則病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鼽嚏。肺病也。血便注下。火逆血液下注也。金受其制。是以收氣至秋深而後乃行。上應太白失色。收氣乃後。故其穀後成。堅芒。庚實也。復則寒雨暴至。廼零。冰雹霜雪殺物。陰厥且格。陽反上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上應辰星。丹穀不成。民病口瘡。甚則心痛。金弱火亢。水乃復之。故寒雨暴

主。蟄以冰雹殺物，乃寒水之變也。厥，逆；悸，掉也。秋冬之時，陽氣應收藏于陰，藏因寒氣厥逆，且格陽于外，致陽反上行，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上應辰星倍明，水勝其長氣，是以丹穀不成。水寒之氣上乘，則其心火外爍，故民病口瘡。甚則心痛。

歲水不及，濕迺大行，長氣反用，其化迺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數音朔。水運不及，土勝之，故濕氣大行。水不能制火，故長氣反用，火土合化，故土之化氣乃速，而暑雨數至。六元政紀論曰：太陰所至為化為雲雨。上應鎮星倍明。水運不及，六癸歲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膕腨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足下痛，甚則跗腫，藏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濕土太過，傷及腎陰，故為此諸病。靈樞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又曰：寒

邪客于經絡之中。不得復反。則為癰腫。此寒毒而無熱化。故發為寒瘍流水而無膿也。寒氣上凌。故煩寃也。水之藏氣。不能章其政令。水藏之腎氣。不得平衡上應辰星失色。秬畏寒也。土剋其水。故秬穀得虐

上臨太陰。則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陽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則腹滿浮腫。上應鎮星。其主黅穀。

司天之氣。上臨太陰。乃辛丑辛未歲也。太陰濕土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是以大寒數舉。而蟄蟲早藏也。寒氣數舉。故陽光不治于上。寒水在泉。故民病寒疾于下。甚則腹滿浮腫者。濕淫太過。而脾土受傷也。上應鎮星增耀。下主黅穀有虐。

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并辟。肉瞤瘛。目視䀮䀮。物疏璺。肌肉胗發。氣并鬲中。痛于心腹。黃氣迺損。其穀不登。上

論五藏之中兼宣陽明胃土

應歲星。䪤叶荒瑩音馮○水弱土勝，木後復之，波大風暴發，草偃木落，而生長不鮮澤也。陽明屬土，所主在面，故面色時變。辟，偏也。陽明主潤宗筋，諸筋皆屬于節。陽明之中土氣傷，是以筋骨併辟也。瞤瘛動掣也。瞤瞤者，眼目不明，因風勝而傷血也。物裂曰璺。物因風而破裂也。胗，疹也。風氣入于腸中，在上則痛于心，在下則痛于腹也。土主成物，土氣傷，故其穀不登。上應歲星光芒倍大。○帝曰：善。願聞其時也。謂四時亦有五運之勝復也。至真要論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至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蓋五運主歲，所勝之氣，在歲半以前；所復之氣，在歲半以後。若夫四時之勝復，隨所主之時以勝之，亦隨所主之時以復之，與歲運之不同，故帝有此問。岐伯曰：悉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淒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

又肅殺之氣而害生故曰殘賊

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脅。外在關節。一歲之中。有歲運之勝復。有四時之勝復。知歲與時。而運始詳悉。故伯曰悉哉問也。木不及。則金當勝之。如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此各守四時之本位。無勝無復。氣之和者也。如春有慘淒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當在于東方。其藏在肝。其病內舍胠脅。肝之分也。外在關節。肝主筋也。餘四時同義。張王師曰。不及。謂歲運之不及。歲運不及。必有勝有復。如得時氣之和。則無勝復矣。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淒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脅。外有經絡。水不勝火。則火有明顯之德化矣。無勝則無復。冬得以全其寒肅之政令矣。不時。四時也。埃昏大雨之復。土復水也。其眚當在南方。其藏為心。其病內舍膺脅

膺胸之內。心之分也。外在經絡。心主血脈也。

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肢。埃雲潤澤。土之德化也。鳴條鼓振。木之政令也。此氣之和平。無勝復也。振拉飄騰。木淫而勝土也。肅殺霖霪。秋金之復也。土王四時。故曰四維。曰不時。心者。胃脘之分。腹者。脾土之郛郭也。徐振公曰。曰四維者。乾坤艮巽之方。蓋東南西北。水火木金之正位。土王四季月。故在四維。

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脇肩背。外在皮毛。雹音薄。光顯鬱蒸。火之化也。

(六元正紀論曰。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此德化之常也。膺胸之內。肺之分也。腋內。乃雲門天府之分。胠脅之所出。肩背。肺俞之分。皮毛。肺所主也。)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眚北。其藏腎。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水不及。則土勝之。湍潤埃雲。土之德化也。和風生發。木之和氣也。埃昏驟注。土之淫勝也。飄蕩振拉。風木之復也。腰脊者。腎之府。骨髓者。腎所主。谿谷者。骨所屬。踹膝者。腎脈之所循也。)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長生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閉塞矣。(夫五運陰陽之政令。猶權衡之平。高而亢者。必

有所抑因太過也卑而下者必有所舉因不及也德化者四時應之之變易者隨時復之此生長化收藏之理四時之常氣也失常則天地四時之氣皆閉塞矣

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之謂也

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應地之氣靜而守位神明者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也此承上文而言盛衰勝復乃天地之動靜生長化收藏即陰陽之往復動靜不可見有神明之紀可察陰陽不可測有寒暑之兆可知此天地陰陽之道也

○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亂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地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

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啟，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銷爍，其災燔焫。中央生濕，濕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濕，其變驟注，其災霖潰。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淒滄，其化清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溧冽，其災冰雹霜雪。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

此節復論五運所將之氣，有德化之常，有災眚

之變必察其動而後知之蓋言太過之歲有淫勝不及之歲有勝復此歲運之常可與之期者也然五運之氣生于五方五方之氣合于四時在歲運有淫勝鬱復之變在四時又有德化政令之和與歲運不同其候也故必察其氣之動也是德是化是政是令是變是災萬物由之而成或敗人應之而或病或康此氣運之有歲有時有常有變又不能于先期而必者也 ○帝曰夫子之言歲候其太過不及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為之變乎此承上文而言歲運之太過不及必上應五星今云德化政令災眚變易又非一定常有之氣如卒然而為德化政令卒然而為災眚變易其于五星亦為之變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

師曰承天之蒼數乃蒼元十丁之分野

民歲運有上應于六天而年分日有六氣至運由

常不應卒。此之謂也。此言五星之應歲運。而不應時氣之卒變也。承天者。謂五運之氣。上承天于之化運。承天運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上應于五星也。卒然而動者。乃四時氣交之變也。其不上應于五星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常者。謂五運主歲。有太過不及之氣。有淫勝鬱復之常。卒者。謂五方四時之氣。卒然而為德化政令。卒然而為災眚變易也。男王師曰。四時之氣。生于五方。五方之氣。在地五行之氣也。因時氣而變。歲氣者。地氣之變易天氣也。帝曰。其應奈何。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氣化者。五運之化氣也。甲巳運化土。乙庚運化金。丙辛運化水。丁壬運化木。戊癸運化火。五陽年主太過。五陰年主不及。而各上應乎天之五行。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謂五星之行徐行疾。順行逆行也。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道。五星所行之道路也。留久。稽留而延久也。逆守。逆而不進。守

氣至者有　至勝客上　勝主而午　至者有留　反勝而反　年至者卯　南資兩申　氣少陽相　火司天五　月六月主　氣皆火判　旱熱兩相　承順其氣　天降兩年　之水運微　之西年餘　至其曾尊　常長之有

其變也。小者，光芒不露也。省下，謂察其分野之下。若民之有德有過也。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遺過也。謂氣去而復速來，委曲逡巡而過其度也。省遺過，謂省察有未盡，而復省其所遺之過失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久留者，守其位而不去也。環，迴環旋轉也。或離或附，欲去不去也。議災與德者，謂君民之有過者，議降之以災；有德者，議降之以福也。應近則小，應遠則大。應，謂禍福之應。遠近，謂分野之遠近也。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小常之一，其化減，小常之二，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其德也。德者福之，過者伐之。芒，五星之光芒也。化，謂淫勝鬱復之氣化也。如勝復之氣盛，則上應之星光倍常而大。勝復之氣減，則上應之光芒倍常

靈而降之以察也餘六十年福禍反勝之聖所矣

察其德過察禍福遠

而小。若光芒之大。倍于平常之二。其災眚即至也。若小于平常之二倍。是謂臨視。謂臨上而視下。省察其君民之有德者。降之以福。有過者。伐之以災。王師曰。君高視卑。故臨視之星。小常之二。是以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故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星高而遠。則星之象小。星下而近。則星之象大。喜怒者。星象之有喜有怒也。君民有德。星象喜之。君民有過。星象怒之。禍福者。所降之禍福也。光芒倍大。其眚即也。留守而小。欲君民之省過也。首言星象之大小。應分野之遠近。次言星象之大小。因勝復之甚殊。末言星象之大小。應禍福之疾遲。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運星北越。謂十二年天符之歲。運氣之更盛者也。運星主歲之星。北越。謂越出本度而近于北也。北乃太乙所居之宮。北越而與天樞相合。故又名曰太乙天符。運氣相得。則各行其道。運氣相得者。謂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

上節言北此言乘其所不勝

西水運臨子。此運氣與歲氣相得。乃平氣之年。故歲是以運星各自行其本度。而無侵凌之盛強。

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

此承上文而言。如歲運太過。則畏歲之星。失其常度。而侵侮其所不勝。是以畏星失色也。如歲木太過。則歲星乘所不勝之土。而鎮星失色。如歲土太過。則鎮星乘所不勝之水。而辰星失色。兼其母者。謂畏星之母。亦兼失其色。蓋畏星之母。即勝星之子。渴亢則害而不能生化其子氣也。如不及之歲。則所不勝之星。亦兼見其色。如歲木不及。則所勝之太白增光而所不勝之土氣無畏。其鎮星亦兼見其色矣。五運相同。

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為良。

肖取法也。瞿瞿却顧貌。謂取法星象之吉凶。莫能知其微妙。閔閔多憂也。憂慮星象善惡。擇之當。當以孰法為良。蓋甚言其星象之不易占也。

妄行無徵。示畏侯王。

不求良法。而妄言占象。則所言之吉

凶。皆無徵驗矣。反以羸羸之說而示畏于侯王。此言天官家之不學無術

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變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凶矣。災應。謂五星之變。下應民物之災眚。各從其五運之氣化也。五星之應時而至。有盛有衰。彼此變犯。有順有逆。留守之日。有多有少。所見之象。有喜謂之善。有憂怒之惡。五宿之屬。有勝星之勝。有畏星之氣。下應于君民。有福德之吉。有災病之凶。

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王冰曰。五星之見也。從夜深見之。人見之喜。星之喜也。見之畏。星之怒也。光色微曜。乍明乍暗。星之憂也。光色迥然。不彰不瑩。不與衆同。星之喪也。光色圓明不盈不縮。怡然瑩然。星之喜也。光色勃然臨人

芒彩游溢。其象凛然。星之怒也。澤。光潤也。爆。乾枯過
〇璀圓日五行精氣。其成形在地。則結為木火土金
水。其成象在天。則木合歲星居東。火合熒惑居南。金
合太白居西。水合辰星居北。土合鎮星居中央。分旺
四時。則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王七十二日。土王四
季辰戌丑未之月各十八日。合之為三百六十日。其
為色也。則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其為分野。各有
歸度。旺相休廢。其色不同。旺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
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光少。色白圜者喪。赤圜者兵
青圜者憂水。黑圜者疾多死。黃圜者吉。白角者哭泣
之聲。赤角者犯我城。黑角者水行窮兵。太史公曰。五
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五穀蕃昌。春風秋雨。冬
寒夏暑。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是為
有道之國。必有聖人在乎其位也。帝曰。六者高下異

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之。此言六者之象

雖高遠而小。下近而大。其應一也。故人
應之而為吉凶禍福。亦無有分別也。〇帝曰善。其

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歧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王冰曰。天地動靜。陰陽往復。以德報德。以化報化。政令災眚。及動復亦然。故曰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王冰曰。勝盛復盛。勝微復微。故曰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太過為大年。不及為小年。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曰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用。謂陰陽氣之為用也。天地陰陽之氣。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故曰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謂勝復之往來。陰陽之升降。各從其氣之動而復之。六微旨論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帝曰。其病生何如。歧伯曰。氣化者。德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

病氣與邪氣不同

此言病生于變易也。歲氣之有德有化，乃氣之和平也。有政有令，乃氣之彰著也。變易者，報復之災眚者，乃民病所傷之始。

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于邪則甚也。

氣謂變易之氣，按六節藏象論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于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蓋謂春時變長夏之氣，長夏變冬氣，冬變夏，夏熱之氣，夏變秋氣，秋變春氣。所謂得五行時之勝，乃時氣相勝變氣，故為和平。如歲木不及，歲金太過，春時反變為肅殺。如歲火不及，歲水太過，夏時而反寒氣流行，是時氣與變氣不相勝，則病矣。故非其所勝之時則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甚也。重感于邪者，謂四時不正之邪也。

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于無窮，究于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于人，善言古者，必驗于今，善言氣者，必彰于物，善

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精光之論。論神明之理也。大聖之業。通于無窮者。上以治民。下以治身。德澤下流。傳之後世。無有終時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迺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靈室。靈蘭秘室。蓋天地陰陽之道。上帝之貴也。非齋戒不敢發。敬謹之至。恐傳非其人。謾泄天寶也。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

言五運有政令之常有常而後有變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太虛謂空寘之境。寥廓謂遠也。迴薄旋轉也。盛衰太過不及也。有益衰謂損益相從矣。平氣乃歲會之紀。氣之平者也。○徐振公曰。五運之始。蒼黅丹素元之氣。絪緼于太虛之間。故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此言五運之平氣。而各有紀名也。東方生風。風生木。木得其平。則敷布陽和之氣以生萬物。火性炎上。其德顯明。土主化物。而周備于四方。金主肅殺。得其和平。不妄刑也。水體清靜。性柔而順。帝曰

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此言五運不及。而各有紀名也。木氣不及。則不能敷布陽和而委弱矣。火氣不及。則光明之令不升而下伏矣。土氣不及。則卑下堅守而不能周備于四方矣。金性本剛不及。則從火化而變革矣。水氣不及。則源流乾涸矣。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五運太過。亦各有紀名也。木氣有餘。發生盛也。赫曦。光明顯盛之象。敦。厚。阜。高也。金體堅剛。用能成物。衍。滿而溢也。○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

五行之木
乃春氣之
所化故其
在地所生
之草木尸
類
麻字从林

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紀。年也。三氣謂平氣之與太過不及也。木之平運。是爲敷和。木德周行。則陽氣舒而陰氣布。蕃生長化收藏之五氣先由生氣之宣布。生氣和。則五氣皆平矣。端正直也隨柔順也。曲直。木之體用也。生榮。木之生化也。類物類也。發生散蔓。木布之政也。溫和。春之候也。在天之風氣。木之號令也。其在藏爲肝。畏清者。木畏金也。在發爲目。在穀爲麻。麻體象木。其色蒼也。在果爲李。色青而味酸也。核內有仁。仁分兩片。木之生原也。毛蟲如草木之森叢。而生于草木者也。犬性勇往直前。感春生怒發之氣也。肝主筋。故其養在筋。裏急支滿。肝之病也。角木音也。木生于木。爲堅多心。故其物主中堅。八者。木之成數也。升明之紀。正陽

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火位南方故正陽而治火主陽氣故德施周普陽和之氣四布五化俱以均平皆感火之化也火氣炎上故其氣高火性動急故性速也燒炙日燔灼火之用也萬物蕃茂夏長之化也凡在地之火皆與之同類明曜火布之政也炎暑夏之候也在天爲熱火之令也在藏爲心心其畏寒火畏水也心開竅于舌麥乃夏成之穀也杏色赤而味苦絡者果實之脈絡也羽蟲飛翔而上感火氣之生也馬屬午火之畜也心主血脈故其養在血瞤瘛動掣也經脈感火氣而縮急也徵火之

言苦火之味脈物之脈絡也七火之成數也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其氣平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濕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其數五

備合也天主生地主成土氣和平合天之休美而化生萬物也土德流于四方而五化齊修矣平秉土之氣順土之性也高下者土之體或高或下咸備其化也土之用也豐厚滿溢濕土之化也五方五土與其之同類安靜而化土之政也溽蒸長夏之候也在天為濕土之令也其在藏主脾畏風者木乃土之勝也脾開竅于口稷黅穀也棗色黃而味甘肉果實之肉也倮蟲肉體之蟲牛土之畜也脾主肌

肉故其養在肉否者脾病于中而上下之氣不交也宮音中土之音膚物之膚肉也五乃土之生數六元正紀論曰土常以生也

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

金兵象也金氣和平故收而不爭天地之氣春生秋殺殺而無犯不殘害于物也金氣清肅故五化得之咸有宣明潔白金之氣也剛堅金之性也萬物散落金之用也其氣收斂秋之化也五金之類與之同類堅勁肅清金之政也清切秋之候也在天為燥金之令也其藏為肺肺畏熱者金畏火也肺開竅在鼻者

雞好鬭。天地肅殺之氣而生。

乃秋成之數也。桃色白而有毛。肺之果也。堅斂之實

介甲之蟲。皆感堅剛之氣而生也。雞性善鬭。感肅殺

之氣也。肺主皮毛。故其養在皮毛。欬者。肺之病也。商

主西方之音。辛乃金之味也。其于萬物咸如實殼焉

介之外堅。九乃

金之成數也。

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

咸整。其氣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

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腎其畏濕。其主二

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

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

六。水之平運。是謂靜順。夫萬物得生長之氣而茂盛

水運和平。故雖主藏而不害于物也。整。齊也。平治

而善下。故五氣感之而咸整也。天一生水。故其氣高

明。水性就下。故性下也。沃。灌流也。衍。滿溢也。萬物凝

堅藏氣之化也。大寒之水。與之同類。流演不竭。水之
政也。凝肅。冬之候也。在天爲寒。水之令也。在藏爲腎。
腎其畏濕。水畏土也。腎開竅于二陰。亘乃水之穀也。
果色黑味鹹。腎之果也。濡者。實中之有津液者也。鱗
蟲。水中之所生。彘豕也。腎之畜也。腎主骨髓。故其養在骨髓。厥
逆也。蓋腎爲生氣之原。故病則手足厥冷也。羽音屬
水。六乃水之成數也。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
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是以木運之歲。得生氣而無
金氣之肅殺。火運之歲。得長
氣而無水氣之尅罰。土運之歲。得化氣而無木氣之
制勝。金運之歲。得收氣而無火氣之賊害。水運之歲。
得藏氣而無土氣之遏
抑。是謂平氣之歲也。○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
不政。化氣廼揚。長氣自平。收令乃早。涼雨時降。風雲
並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

斂。其用聚。其動緛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其實核殼。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飋肅殺。則炎赫沸騰。眚于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蠹蛆雉。乃爲雷霆。緛音軟戾音利飋音瑟○木運不及是謂委和則所勝之氣勝其生氣矣。金氣勝。則木之生氣。不能章其政令矣。木政不章。則土氣無畏。而化氣乃揚。木衰則火氣不盛。故長氣自平。金氣盛。故收令遂早也。涼爲金化。風爲木化。雲雨爲土化。此以木運不及。故兼有

金土之化也。生氣不政。故草木晚榮。收令乃早。故蒼乾彫落。化氣與秋成之氣專令。是以物秀而實。膚肉內充。收斂。金之氣也。生聚。木之用也。動者。病發于內。發者。證發于外也。緛。短縮也。戾。了戾也。拘。拘急也。緩。不收也。皆筋之為病也。金匱真言曰。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其藏主肝。其果之李。其實之核。其穀之麥稷。味之酸辛。色之蒼白。畜之犬雞。蟲之毛介。聲之角商。因木運不及。故兼從金土之化也。其主霧露淒滄。金之勝也。其病搖動注恐。肝之病也。此從金化故也。判半也。少角與判商同者。總謂六丁年。木運不及之歲也。角乃木音。不運不及。故主少角。金兼用事。故半與商金同其化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乃丁巳丁亥二歲。上見厥陰司天。歲木不及。而得司天之助。故與歲和之正角同也。上商與正商同者。乃丁卯丁酉二歲。上臨陽明司天。故曰上商。木運不及。半商同化。而又值陽明司天。則金全用事。與齊半之正商相同也。故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皆金氣盛而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者。乃丁丑丁未二歲。上臨太陰司天

金主膚土
主肉
肝主筋
商言判而
右商少者
角少乃半
之氣也
丁丑生于
金以養木

故曰上宫。藏木不及。化氣乃揚。而又得司天之助。是土得以自專。與備化之氣相同。故上宫與正宫同也。蕭飋肅殺。金淫甚也。炎赫沸騰。火來復也。其災眚當注于東方之震位。所謂侵也。蠹生于木。飛乃火象。言主後者。乃木中所生之火也。蛆乃蠅之子。蛆又火蟲腐化爲蠅。蠅喜煖惡寒。晝飛夜伏。且爲雜食。皆火後之氣化也。雷之遲者曰遲。木鬱而火達之。其氣則爲雷震。故多日震爲雷。

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宣。藏氣反布。收氣自政。化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迺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用暴。其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實絡濡。其穀豆稻。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畜馬彘。其蟲羽鱗。其主冰

雪霜寒。其聲徵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傷心也。凝慘栗冽。則暴雨霖霪。眚于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沉黔淫雨（黔音陰）

○火運不及。則水勝其長。是以火之長氣不宣。而水之藏氣反布。火氣伏明。則金無所畏。故收氣得自主其政。火不及。則所生之土氣不衰。是以化令平衡。寒清數舉暑令乃薄。水勝火也。承土之化氣平衡。故物得以生。長氣不宣。故生而不長。生而不長。故稚小即已成實。遇長夏之化氣即老矣。寒清數舉。故陽氣屈伏。蟄氣用事。故蟄蟲早藏。其氣鬱。水制其火也。光用者。火性欲發也。彰者。火之政令也。彰伏。則變易而爲寒矣。故其發爲痛。蓋寒勝則痛也。其藏主心。其果之栗桃。實之絡濡。穀之豆稻。味之苦。色之元丹。畜之馬彘。蟲之羽鱗。聲之徵羽。皆火運不及。故兼從金木之化也。水雪霜寒。水之變易也。昏惑悲忘。心神不足也。因與

鬱傷者名少徵治者者正

太陰所至爲注雨

水化。而心火受斮也。少徵與少羽同者，謂入癸其也。徵為火亢，火運不及，故曰少徵。水來用事，故少徵與少羽同其化也。上商與正商同者，謂癸卯癸酉三歲，上臨陽明司天，故曰上商。金無所畏，而又得司天之助，是火運之紀，而行審平之政，故上商之歲，與正商之氣同也。金水兼勝，邪傷心也。凝慘凓冽，寒淫甚也。暴雨霖霪，上來復也。災眚當在離位之南方。沉霒陰雲蔽日也。驟注淫雨，上之變也。雷霆震驚，火鬱發也。

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乃愆，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

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迺用。生政廼辱。土運不及。則化氣乃減。木反勝之。是以化氣不能施其令。而生政獨彰也。木火相生。故長氣整。化氣不令。故雨乃愆期。土氣不及。故收氣自平。木木專令。故風寒並興。生氣暢而長氣整。故草木榮美。化氣不令。故雖秀而不實。成而粃也。發散。木之氣。靜定。土之用也。瘍涌分潰。膿下肉裂。乃生癰腫也。濡滯。水象土病也。其藏在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聲宮角。因土運不及。故兼從木。木之化也。飄怒振發。木氣勝也。留滿否塞。脾氣傷也。少宮與少角同者。總謂六己歲也。宮為土音。土運不及。是為少宮。木兼用事。故少宮與少角同其化也。上宮與正宮同

者乃己丑己未二歲上臨太陰濕土司天故曰上宮上運不及而得司天之助是少宮之紀行備化之氣故與正宮相同也上角與正角同者謂巳巳亥二歲上臨厥陰司天故曰上角少宮少角之紀而角得司天之助木反獨尊故與正角之歲相同也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木淫甚也若紀料之金發木也其災眚當在四維乃乾坤艮巽之方也斯金之用也虎狼西方之獸也候原也金氣後而生政始展

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物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禁瞀厥其發欬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衄從火化也少角與少

運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

金氣盛其不能剋火

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鱗伏彘鼠，藏氣早至，乃生大寒。

金運不及，則收政乃折矣。收氣在後，則木長而生氣乃揚，長化合德，故庶物以蕃。升揚，火之氣也。燥切，金之用也。金主聲，鏗禁者，聲不泄也。咳，肺是動病也。厥，氣上逆也。欬喘，火刑肺也。其藏主肺，其果李杏。實之殼落，穀之麻麥，味之苦辛，色之白丹，畜之雞羊，蟲之介羽，聲之商徵。眚金運不及，而兼木火之化也。明曜炎爍，火之勝也。喉欬，集則金之病也。少商與少徵同者，總謂六乙歲也。商主金音，金運不及，故爲少商。火兼則半，從少徵同其化也。上商與正商同者，乃乙卯乙酉二歲，上臨陽明司天，故曰上商。金運不及，而得司天之助，則金氣平，而不爲火勝，與審平之氣相同，故上商與正商同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乃乙巳乙亥二歲，上臨厥陰司天，故曰上角。生氣乃揚，而又得司天之助，故與正角之氣

相同也水火相勝故邪傷肺也炎光赫烈火淫甚也冰雪霜雹水來復也其災青是兌之西方其主鱗伏彘鼠皆水之蟲獸也藏氣早至故乃生大寒

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遵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燥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黅玄其畜彘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其病痿厥堅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癃閟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眚于二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水寒不及陽反勝之水之藏令

歲閒黃運之氣亦同

不專土之化令乃昌水令不專則火無所畏故長氣得以宣布陽熱反盛是以熱暴不藏土潤水泉減土勝水也草木條茂榮秀滿盈得長化之氣也濡濡土之氣也滲泄水之用也其動堅止土制水而成積也其發燥槁陰液虛也其藏爲腎其果栗杏實之濡肉穀之黍稷味之甘鹹色之黔元畜之彘牛蟲之鱗倮聲之羽宮用水運不及故兼從火土之化也埃鬱昏翳子之勝也癭厥堅下腎之病也此水運不及而反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若總謂六辛歲也羽爲水音水運不及故曰少羽土兼用事故與少宮同化也上宮與正宮同者謂辛丑辛未二歲上臨太陰司天故曰上宮上兼用事而又得司天之物故少羽之紀反與正宮之歲紀同也癃閟邪傷腎氣不化也埃昏驟雨土淫甚也振拉摧拔木氣復也其災眚當化坎之北方毛乃叢聚之象感林森之氣而生狐狢以毛顯而爲裘故其主狐狢爾雅曰狐狢獸也善變化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

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

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此總結上文而言五運不及則所勝之氣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惟浮勝而無和羣之德以致子來復讐災反及之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此勝復之常氣也○發生之紀是謂啓敕土疎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迺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

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廼傷肝。

歲木太過是謂發生。啓。闢。敷。布也。布散陽和。發生萬物之象也。土得其制化。故主蕃茂。蕃氣。木氣也。厥陰之上。風木治之。是以陽和布化于上。而陰氣乃隨于下也。生氣有餘。故萬物感之而榮茂芳美。發散。木之政也。條舒。陽和之令也。掉眩巔疾。風氣淫于上也。鳴。風木聲也。靡。散也。啓坼。即發陳之義。應春之氣也。振拉摧拔。風之變易也。其穀之麻稻。畜之雞犬。果之李桃。色之青黃白。味之酸甘辛。蟲之毛介。物之中堅外堅。因木氣太盛。彼此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春。其經絡于足厥陰肝。足少陽膽。其藏應于肝脾。其病怒。肝氣盛也。太角與上商同者。謂氣之太過。而有承制。有承制則有生化。如太角之歲。木運太過。則金氣承之。而所生之穀為稻麻。所生之果為李桃。其畜雞犬。其蟲毛介。皆感木金之氣而生化。與上商之歲相同也。蓋諸壬歲無陽明之上臨。故曰太角與上商同。如有陽明司天。則當云上商與正角同。蓋言雖無司

天之上臨而有自然之承制也上徵者謂司天上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乃壬子壬午壬寅壬申四歲木運有餘而上臨火氣子居母上則其氣逆逆于上則生逆于下則刑也木淫太過則金氣來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草木凋零邪乃傷肝

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明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徵而收氣後

陰陽應象論曰三陰爲裏故在裏陰爲內陰氣乃隨任少陰曰陰氣爲化

也。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慄。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歲火太過。是謂赫曦。長氣盛。故草木蕃茂。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於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司夏令也。物得以昌。受長氣也。夏主長。故其化長。長氣升。故其氣高。火性動。故其政動。火光明。故其令明。炎灼妄擾者。手足燥擾也。燔暑鬱蒸。氣之和祥也。炎烈沸騰。極則變易也。其穀之麥豆。畜之羊。藏之果之杏。果蟲之羽。鱗物之脈濡。色之赤白玄。味之苦辛鹹。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夏。其經合于手少陰心。手太陰小腸。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四經。其藏心者。火藏也。合下肺者。即五藏生成篇之所謂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之義。五藏皆然。靈樞經曰。心氣實則笑不休。本經曰。喜傷于暑。秋必痎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皆火熱之爲病也。上羽者。上臨太陽寒水司天。乃戊辰戊戌二歲。火運太過。得水制之。則火氣已平。故與升明正紀之相同也。火氣平而金不受傷。故其收氣得與生長化氣之

相平也。上羽之歲。乃太陽司天。寒者。太陽之為病集
上徵者。上臨君相二火。乃戊子戊午。戊寅戊申歲
火熱更甚。故收氣乃後。暴烈其政。火淫甚也。水氣
復之。故時見凝慘。甚則雨水冰雹。而心乃受傷也。敦

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
化充成。煙埃朦鬱。見于厚土。大雨時行。濕氣乃用。燥
政乃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
并稸。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
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黅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
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
核。其病腹滿。四肢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土運太過。是謂

敦阜。土氣盛而化氣布于四方。故為廣化。厚德清靜。土之體也。順長以盈。火土合化也。太陰之上。濕土主之。故至陰內實。物化充成。蓋太陰為陰中之至陰。陰氣內實。而後化成萬物于外。煙埃朦鬱。土之氣也。厚土者。見于山陵之間也。大雨時行。濕氣上蒸。終為注雨也。辟。避也。夏秋之交。濕土主令。濕氣盛。是以秋之燥氣乃辟。圓。圓徧也。豐。盈充也。靜者。土之政。周備。土之令也。積。聚也。濕則濡滯而成積聚也。柔潤重淖。土之德也。震驚崩潰。氣之變也。其穀之稷麻。畜之牛犬。蟲之倮毛。果之棗李。色之黅元蒼。味之甘鹹酸。皆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經合于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其藏合于脾腎。其病腹滿四支不舉。水濕之為病也。土氣太過。風乃復之。則脾反受傷矣。

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瘍

痓。其德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胸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

歲金太過。名曰堅成。秋令主收。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金氣清也。陽明之上。燥氣主之。是以陰金治化于上。而陽明之氣在下。證之。秋主收成。故燥行其政。物以司成。秋主之收。而長夏主化。收氣早布。是以化洽不終。成者秋之化。削者金之氣也。肅者金之政。銳切。金之令也。暴折筋受其傷。病痓。皮膚之疾也。霧露蕭飋。氣之祥也。肅殺凋零。氣之變也。其穀之稻黍。畜之雞馬。果之桃杏

長氣來疾　故[illegible]柔脆　肯止[illegible][illegible]

蟲之介羽。物之殼絡。色之白青丹。味之辛酸苦。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秋。其經合于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其藏合于肺肝。其病喘喝胸憑仰息。金氣太盛。而肺氣實也。上徵者。上臨少陰少陽二火。乃庚子庚午庚寅庚申四歲。金氣太過。得火制之。金氣已平。故與審平之正商相同也。金氣平。故木之生氣不屈。得與四氣齊等。其病欬。火傷肺也。肅殺太甚。則草木受傷。長氣來復以救之。是以大火西流。而肺反受傷也。

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氣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䵍。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藏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

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猝。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謐音瑤。霿音蒙。○水運太過。是爲流衍。冬王閉藏。故謂封藏。寒氣司化。故天氣嚴凝。水政以布。故火令不揚。凜冽。寒之化也。堅凝。寒之氣也。謐。安靜也。流注。水之性也。漂泄沃涌。水注之爲病也。凝慘寒雰。寒氣之和者也。水雪霜雹。寒熱而變易也。其穀之豆稷。寄之豆。先舉之衆。藏蒸之繫。傑物之濡滿。色之黑丹。黅味之鹹苦。皆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冬。其經合于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其藏合于腎心。其病脹者。水寄而乘土也。上羽者。謂上臨太陽寒水司天。乃丙辰丙戌二歲。水氣太盛。故火氣不能施化也。水政太過。則土來復之。埃昏。濕氣上蒸也。氣交者。濕氣上升而爲雲。天氣下降而爲雨也。大雨時降。腎反受邪。

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德。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此總結五運之氣。如特遲

而不恒其德。則所勝之氣來復。所謂侮反受邪。寡于畏也。如政令和平。各守其理。則所勝之氣同化矣。同化者。即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凉之政是也。按上章論五運之氣。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太過不及。爲民病物變。上應五星。故曰氣交變大論。此篇論五運主歲。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各主果穀蟲畜。草木生物。數異色味。生長收藏皆五行政令之常。故曰五常政大論。運氣七篇。大略相同。而各有條理。學者各宜體認。○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夫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論天之五運。而後論地之四方。左寒右凉。左熱右溫者。從後天之卦象也。蓋後天之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以天地開闢。而後有四方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後陰陽之氣者。謂四方有寒熱之氣。高下之形者。謂也地土有高下之形。太少者。四象也。因四方之氣象

陰精從西而北陽氣自東而南

而各有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精者即天乙所生之精水也。天氣包乎下。精氣通乎天。故陰陽應象論曰。天有精。地有形。蓋天爲陽而精爲陰。陰陽上下之環轉也。故精降于下。則陽氣升于上。是以右熱而左溫。陰精奉于上。則陽氣藏于下。故左寒而右涼。西北勢高。東南地陷。故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此復論精氣之從中而上下升降者也。適從也。適生于寒涼之方。陰氣上奉。則陽氣下藏。故多脹。所謂藏寒生滿病也。之往也。往處于溫熱之方。陰氣下降。則陽氣上升。故多瘡。所謂痛痒瘡瘍。皆屬于火也

故下之則陰精降而陽氣自升故脹者已汗乃陰液汗之則陰液升而陽氣自降故瘡者愈此精氣出入于膀胱之間上下升降一陰一陽乃自然之常理人生于天地氣交之中有四方寒熱之異當從其氣而調之自然苛疾不起按精氣上下環轉包乎地之外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此精氣之貫乎中也以上二節當與五運行大論合參

帝曰其于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之處則元氣固藏故人多壽陽精所降之方則元陽外泄故人多夭曰陰精日陽精當知地有精而天有精蓄在地爲陰在天則爲陽也

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西北氣寒寒因于外則熱鬱于內故宜散其外寒涼其內熱東南氣熱則陽氣外泄裏氣虛寒

行水漬之以治伏熱華佗解此謂蓋予日用水漬人噀以治其伏熱中而一之年千其人背有異術也

故宜收其元陽溫其中冷所謂爲病雖同而治法則異也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西北之氣寒涼則人之陽熱遏鬱于內故當治以寒涼行水漬之者用湯液浸漬以取汗開其腠理以使陽氣通暢東南之氣溫熱則人之腠理開而陽氣外施故當治以溫熱強其元陽固守于內是開者開之閉者閉之氣之升長者收而藏之氣之收藏者升而散之必使其氣之和同而始平也如西北之人病寒邪而假熱者又當治以溫熱如東南之人病熱邪而假寒者又當治以寒涼所謂假者反之男玉師曰帝曰善上節論四方之正氣未何言四方之邪氣

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

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此後論一方之氣。而亦有陰陽寒熱之不同也。如山陵高阜之地。則多陰寒。洿下卑濕之地。則多陽熱。陽勝者。四時之氣。先天時而至。陰勝者。四時之氣。後天時而至。蓋寒暑往來。皆從地之出也。此地理高下厚薄之分。陰陽出入之常也。生化之道者。謂生長化收藏之氣。陽氣治之。氣多生長。陰氣治之。氣多收藏。徐振公曰。此節論中土而兼于四方。

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

高者其氣收藏。故多壽。下者其氣發越。故多夭。一州之氣。有大小之異也。高下之小者小異。大者大異。異。謂壽夭之異。

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

者。天之化運也。地理者。地之四方也。陰陽更勝者。五運六氣之有太過不及。有淫勝鬱復也。氣之先後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污下者先天。高厚者後天也。明人之壽夭。氣之生化。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靈樞經曰。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

歧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此下三節。論天有五運。地有五方。而又有司天在泉之六氣。交相承制者也。歲有不病者。不因天之五運。地之五方而為病也。藏氣者。五藏之氣。應合五運五行。不應不用者。不應五運之用也。此因司天之氣制之。而人之藏氣從之也。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五運之氣。運化于中。此節論五運主歲。有司天之氣以制之。而反上從天化。下節論司天在泉之氣

主生育蟲類。而五運有相勝制。以致不育不成。後篇論五運之氣。主生化蕃育。而少陽在泉。則寒毒不生。陽明在泉。則濕毒不生。太陰在泉。則燥毒不生。乃上中下之交相貫通。五六之互爲承制。理數之自然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雨以行。欬嚏鼽衄鼻窒。口瘍。寒熱胕腫。按金平之紀。其藏肺。其色白。其類金。皆五運五行之用也。上從者。因司天之氣下臨。畏其勝制而從之也。蓋五運之氣。根于中而運于外。司天之氣。位于上而臨于下。肺氣上從。白起金用。皆上從司天之氣。而不爲五運之所用。金用于上。則草木眚于下。金從火化。則變革而且耗。欬嚏鼽衄鼻窒。皆肺病也。口瘍。寒熱胕腫。火熱證也。此金之運氣。而反從火化者也。此論運氣上從天化。與天刑歲運。少有分別。

風行于地。塵沙飛揚。心痛。

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故風行于地。風淫則動。故塵沙飛揚。瞶翳目。厥陰心包絡所生病者心痛煩心。胃脘痛者。木剋土也。土位中央。中鬲不通則上下厥逆也。風氣迅速。故其主暴速。按此章直在天氣制之。藏氣上從。有司天。則有在泉。故兼論其在泉之氣。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廼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立者。木之體也。蓋言五行之體在地。而其用上從于天。木從天化。故下爲上眚。金氣下臨。故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振掉筋痿。皆肝木之病。暴熱至。土乃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蟄蟲乃見。陽明司天。則少陰君火在泉。故暴熱至。而土乃暑也。鬱。長也。陽熱甚。故小便變而寒

君水火之性以市明天氣下臨寒氣上從

熱如瘧所謂夏傷于暑秋必痎瘧也心痛者火淫于內也槁草木枯槁也謂火行于草木枯槁之時故流水不冰而蟄蟲不藏也男王師曰在泉之氣主歲半以後故先言長夏之土土而秋秋而冬也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廼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廼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火者火之體明者火之用也寒氣下臨蒸氣上從火性炎上水性潤下是以火性高明于上而水寒水凝于下也夫在地為水在天為寒火氣妄行于上故霜寒以復之心熱煩嗌乾善渴火炎于上也肺者心之蓋鼽嚏善悲火熱鑠金也火為陽水為陰數欠者陽引而上陰引而下也善忘者寒復而神氣傷也土廼潤水豐衍寒客至沉陰化濕氣變物水飲內稸

中滿不食。皮𤸷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𤸷音

群○太陽司天。則太陰濕土在泉。故土乃制水。豐衍者。土能制水也。故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則寒水之客氣加臨于三之氣。濕土之主氣。于四之氣。故曰寒客至。沉陰化。謂長夏之交。水濕相合。無火土之長化。是以濕氣變物也。積。稸蓄瘠癖也。水飲中滿。皮𤸷肉苛。皆水濕之為病也。身發癰者。癰發于背也。本經曰。諸癰腫者。寒氣之變也。太陽寒水主氣。而經脈循于背。故為身後癰。

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乃眚。土用革。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土平之紀

其類土。其藏脾。其色黃。土且隆者。土體豐厚于下也。黃起者。土用上從于天也。土從木化。則受其勝制。故土用變革。而為體重食減之脾病也。目轉耳鳴。風淫于上也。男玉師曰。風行太虛。土用革者。謂風斯在上

而土格于下也。勝則水冰。火氣高明者。謂火氣上炎而水凝于下也。蓋五行之體在地。而五行之氣在天故雖司天下臨。氣上從。而五行又各有從上從下之情。故有下臨上從之太過者。有風下賁起之氣交者。

火縱其暴。地廼暑。大暑消鑠。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

厥陰風木司天。則少陽相火在泉木火相生。故火縱其暴。地乃暑者太陰濕土。亦暑熱也。赤沃下者。雖沃若之木葉。亦焦赤而下落矣。至冬令嚴藏之時。而蟄蟲不見。流水不冰。火性速。而少陽主權。故其發機速。王師曰。火從其暴。地乃暑。長夏之時也。赤沃下。秋冬也。蒸亦從夏通秋。秋而冬也。

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

草木眚。大暑流行。熱甚于春夏也。金爍石流。熱淫于秋冬也。意言司天之氣。雖

于歲半以前。而又兼司一歲。在泉之氣。止司歲半以後。故曰風行于地。曰土乃眚。曰濕氣變物。皆從長夏而起運也。地廼暴。淒滄數至。脇痛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少陰司天。則陽明燥金在泉。故地乃燥。淒滄數至。清肅之氣也。脇痛善太息。肝膽之病也。肅殺行。則草木變。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動轉不便也。厥逆。黑起水變。用行而體變也。埃冒雲雨。濕土之氣化也。胸中不利。水氣上乘也。陰痿者。腎氣衰于下也。夫陽氣生于腎陰。而運用于膚表。腎氣大衰。故陽氣不起不用。陽氣不起。則手足爲之厥逆。當其冬令之時。腎藏主氣。而反腰脽痛。動轉不便。因腎氣上從。而大衰于下也。地廼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

堅。少腹痛。時害于食。乘金則止。水增味乃鹹。行水減

也。太陰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故地乃藏陰。而蟄蟲早附也。心下否者。上下水火之氣不交也。地裂冰堅者。寒水之變易也。少腹痛者。腎病于下也。時害于食者。水上乘土也。夫腎爲本。肺爲末。皆積水也。乘金則止者。水氣上乘于肺則止耳。夫心氣通于舌。心和則知五味。水增味乃鹹者。水盛而上乘于心也。此水氣太過之爲病。故行水則病減也。以上論五運之氣因天氣制之。而五藏五行之氣。反從之而上同天化也。○張介賓曰。五行各有所制。制氣相加。則受制者不得不應。應則反從其化而爲用矣。如熱甚者燥必隨之。此金之從火也。燥甚者。風必隨之。此木之從金也。風甚者。塵霾隨之。此土之從木也。濕蒸甚者。霖注隨之。此水之從土也。陰凝甚者。雷電隨之。此火之從水也。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夫龍得東方木氣。故雲從之。雲者土氣也。虎得西方金氣。故風從之。風者木氣也。此承制相從之理。不可不知。○帝曰。

興衰化之
始其相生
異互殊

羽蟲說者

歲有胎運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歧伯曰六氣五類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此論司天在泉之六氣主胎育蟲類而五運有相勝制是以所主之不全也五類者五五運之氣與五行生物之同類也如五運六氣之相同者則所主之生物蕃盛如五運六氣之相異者則所主之生物衰微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王師曰異則有勝制故主衰微。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故主毛蟲靜而羽蟲育靜謂安靜而能長成育生育也介蟲不成謂癸巳癸亥歲受火運之勝制而金類之蟲不成也按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五類之蟲于天地之生物備矣王師曰司天之氣主歲半以前故主靜而長成生

在泉之氣。主歲半以後。故始生育也。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厥陰在泉。故主毛蟲育。木勝土。故主倮蟲耗。下文曰。地氣制己勝是也。羽蟲不成。謂丙寅丙申歲。受水運之勝制。故火類之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少陰司天。則陽明在泉。故主羽蟲靜而介蟲育。毛蟲不成。謂庚午庚午歲。受金運之勝制。是以木類之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少陰在泉。故主羽蟲育。地氣制己勝。故主介蟲耗。少陰在泉。乃陽明司天之歲。如癸卯癸酉歲。受火運之勝制。當至介蟲不育。故曰介蟲耗不育。蓋謂耗則所勝微。不育則勝制甚。故下文曰。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謂受五運之所乘制。以致不育不成。乃勝制之甚者也。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太陰司天。則太陽在泉。故主倮蟲靜而鱗蟲育。如辛丑辛未歲。受水運之勝制。則火類少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

蟲不成。太陰在泉。故主倮蟲育。制巳所勝。當主鱗蟲
耗。如甲辰甲戌歲。受土運之勝制。當主鱗蟲
不成。被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寒濕相合。而
無生長之氣。故不日耗。而總曰不成。金西銘曰鱗蟲
生育于歲半以前。不
能長成于歲半以後。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
不成。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故主羽蟲靜。而毛蟲育。
倮蟲不成者。謂壬寅壬申歲。受木運之勝制。而
土類不
成也。在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少陽在泉。故
主羽蟲育。制
巳所勝。故主介蟲耗。如乙巳乙亥歲。
受金運之勝制。則木類之蟲不育 陽明司天。介蟲
靜。羽蟲育。介蟲不成。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故主介
蟲靜。而羽蟲育。如癸卯癸酉歲
受火運之勝制。則
金類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陽
明
在泉。故主介蟲育。制巳所勝。故主毛蟲耗。如逢
丙子丙午歲。受水運之勝制。則火類之蟲不成。太陽

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太陽司天。則太陰在泉。故主鱗蟲靜而倮蟲育。

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太陽寒水在泉。乃太陰濕土司天。木濕合化。則土不能制水矣。耗。散也。鱗蟲耗者。土崩潰而鱗見于降也。如丁丑丁未歲。受木運之勝制。則土類之蟲不成。

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此總結上文而言諸乘所不成之運氣。則勝制之甚也。○金西銘曰。經文止曰不成。今師疏出運氣有相勝制。恐與經義不合。數。月參究經旨。貴在精微。若云順文須釋。何異隸植中塵。亦試觀厥陰司天。則勝己之蟲不成。少陰太陰司天。則生我之蟲不成。少陽司天。則我生之蟲不成。陽明司天。則曰介蟲靜。又曰介蟲不成。奚假靜而又不成耶。太陽司天。不曰某蟲不成。要知太陰少陰司天。亦可以我生之蟲不成。少陽司天。亦可以生我之蟲不成。陽明司天。逢歲運之勝制。故蟲育而不成。太陽司天。或值天符之歲。則無不成之蟲。六氣之中。皆可互相推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當于錯綜中求之

其義自得。再按六元正紀論曰。五運之化。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如戊寅戊申歲。以火運而值少陽司天。是從天氣而逆地氣矣。如癸巳癸亥歲。以火運而值少陽在泉。是從地氣而逆天氣矣。從天氣則無有不成之蟲。逆地氣則當介蟲不育。從地氣則當羽蟲育。逆天氣則當介蟲不衰。以五運之從逆合六十年推之。方類之不育不成端備。

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

氣主者。謂五運爲五氣之主。歲立者。謂歲半以前天氣主之。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司天在泉之六氣以立歲。六氣有所生。而五運有所制。故有不育不成。

地氣制巳勝。天氣制勝巳。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

地氣制巳勝者。如厥陰在泉。倮蟲耗。少陰在泉介蟲耗。制巳所勝之蟲類。故曰地制形。六元正紀論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隨之。運

居于中而常先也是五運之氣運化于天地之中而常先勝于司天在泉之氣者也上文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白起金用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蒼起白用是司天之氣又能制勝己之運氣而使白起丹起蒼起黃起故曰天制色此皆五運六氣之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勝制之常也所謂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此言五運之氣根于中而生化氣味色類之于外也夫蒼黅丹素元之氣經于五方之分化生五行以應生長化收藏之五氣故所謂中根也猶根木之干枝葉根于中而生發于外也根于外者謂天地陰陽之氣以生育草本昆蟲而草木昆蟲皆有五者之氣味色類仍本于五行之所生故曰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類五宜者謂五類之蟲各有五行氣之所宜也五所因天之五氣生化五行地之五行發生三陰三陽之六氣是以司天在

靈樞內合九鍼百病義至神天有此神機人有此神機神出關於身矣讀者當為外通而圓融之氣于外

泉生育氣類。仍本于五氣之所化。

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

此復申明五運之氣。運化于天地之中。司天在泉之氣。縮行于天地之外。各有制勝。有生成。交相承制者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機者。五運之旋機也。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出入于天地之間。而為生物之生長壯老已。故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矣。氣立者。謂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為萬物之生長化收藏。故曰根于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矣。此天地五行之氣。升降出入。動而不息。各有勝制。各有生成。萬物由之。人氣從之。故不知五運六氣

之臨御六氣不及之異同不足以言生化矣按上文曰歲立謹節曰氣立蓋謂司天在泉之氣以立歲氣六氣包乎地之外而通貫于地之中故曰根于外。○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此論五運之氣主生化萬物而受在泉之氣以制之非天運之不生長也氣謂五運之化氣氣始而生化者得生氣也氣散而有形者得長氣也氣布而蕃育者得化氣也氣終而象變者感收藏之氣物極而變者此五運之氣主生長化收藏自始至終其致一也資助也夫化生五味五味所資者以五運所化之味而反資助其地氣也蓋言五運之氣主生化而因地氣以制之是以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也○倪仲宣曰地氣制

之謂在泉之六氣也。天地之氣。乃陰陽寒暑之氣。故曰非天不生。地不長也。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濕。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

寒熱燥濕。乃司天在泉之六氣。與五運不同其化。是以五運所主之生化。皆有因地氣只制之。致有厚薄多少也。亦有獨也。謂獨寒獨熱之物類。則有偏勝之毒氣矣。少陽相火在泉。故寒毒之類不生。寒熱不同其化矣。如辛巳辛亥歲。寒水化運。值少陽在泉。地氣制之。以致寒毒不生。乃地氣制勝其化運也。夫五色五味。五運之所主也。如少陽司天。則白起金用。是色從天制。所謂天制色也。少陽在泉。其味辛。是味從地制。所謂地制形也。此化運之色味。因司天在泉之勝制。畏而從之。故曰五味所資。謂化運之五味。反資助其地氣也。治。主治也。少陽在泉。則厥陰司天。故所主之苦酸。其穀主蒼丹者。成熟。從天地之氣而不從運化也。按審平之紀。其色白。其味辛。如值

少陽司天。則白色反從天化。少陽在泉。則辛味反資金氣。是天地之氣。勝制其運氣也。如厥陰司天。介蟲不成。厥陰在泉。羽蟲不育。是五運之氣。勝制其司天在泉也。故曰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謂五運六氣。各有生成。如逢勝制。則不生不成矣。陽明在泉。濕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濕。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陽明燥金在泉。是以濕毒之物類不生。酸木味也。數和之紀。其色蒼。其味酸。如值壬子壬午之歲。陽明在泉。地氣制之。而木運之味。反從地化。故其味主酸。夫陽明不從標本。從中見太陰濕土之化。故其氣主濕。所主之味辛苦甘。亦兼從上化也。其穀主丹素者。成熟從司天在泉之氣化。下篇所謂歲穀是也。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黅秬。太陽寒水在泉。是熱毒之類不生。寒熱不同其化也。如癸丑癸未歲。火主化運。火與水制。而火味反資從其地氣。故其味苦。淡附于甘。故所主之味淡鹹。其穀主黃

[illegible]除正[illegible] [illegible]所明正 [illegible]之正寺

元者成熟。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厥陰在泉，則清毒不生，土畏木制，故其味甘，其所主之味酸苦。其穀主蒼赤者，成熟專主也。甘，中也，謂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而在泉之氣味又從中見所主之苦熱，故其氣專，其味甘正。王師曰：陽明所至為清勁，厥陰從中見之火化，是以清毒不生。故下文曰：氣專則辛化而俱治。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少陰君火在泉，是以寒毒不生，金畏火制，故其味辛。少陰在下，則陽明在上，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陽明從中見濕土之化，故所主之味辛苦甘，兼從中見之土味也。其穀主白丹者成熟。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氣熱，其治甘鹹，其穀黅秬。太陰濕土在泉，是以燥毒之物類不生，水畏土制，故其味鹹。太陰在下，則太陽在上，故其氣熱

謂太陽之從本從標。味從地化而氣從天化也。其所主之味甘鹹。其穀主黅秬者成熟。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此復申明五味所資其化氣者。因勝制而從之也。化淳者。謂陽明從中見濕土之化。燥濕相合。故其化淳一也。全從土化。故味之鹹者。守而勿敢泛濫。畏太陰之制也。氣專者。厥陰從中見少陽之主氣。故味之辛者與甘酸苦味俱主之。蓋辛受火制。制則從火化也。夫寒熱燥濕。在泉之六氣也。酸苦甘辛鹹。五運之五味也。以燥濕之化淳則鹹守。相火之氣專則辛化。蓋因地氣制之。而味歸氣化也。王師曰。味歸氣化。則從在泉之寒熱燥濕。而生長化收藏之氣。不能始終一致。是以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

也。上下。謂司天在泉之氣補。助。從。順也。如少陽在泉則厥陰司天。當用苦酸之味以補之。益助其上下之氣也。治。平治也。逆。反也。如司天之氣。厥淫所勝。平以辛涼。熱淫所勝。平以鹹寒。如諸氣在泉。寒淫于內治以甘熱。火淫于內。治以鹹冷。謂淫勝之氣。又當反逆以平之。故以所在之寒熱盛衰而調之。謂盛則治之。衰則補之。則上下之氣和調矣。夫司天在泉之氣升降于上下。五運之氣。出入于外內。各求其有過者取而治之。能勝其毒者。治以厚藥。不能勝毒者。以薄藥。此治五運之法也。徐振公曰。能以大寒之藥治熱淫。大熱之藥治熱病。是能勝其毒者也。

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

氣反者。謂上下外內之病氣相反也。如下勝而上反病者。當取之下。上勝而下反病者。當取之上。外勝而內反病者。當取之外旁。至真要論曰。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即此義也。

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

世界之藥
邪盈于內

熱以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治熱以寒溫而行之者。蓋寒性與熱氣不合。故當溫而行之。所謂寒因熱用。熱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此反治之法也。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此正治之法也。蓋覔以清冷治溫熱。以溫熱治清冷。所謂逆者正治是也。消之削之。內取外取也。吐之下之。上取下取也。補之寫之。補上補下。治上治下也。久者謂伏氣之病。新者感而即發也。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袪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此論反逆之氣爲病。而有治之之法也。病在中者。根于中也。不

實不堅且聚且散者神機之出入于外內也加彰利
之紀其藏所其病裏急支滿偏化之紀其藏肝其病
否蓋五運之氣內合五藏故無積者當求其臟也微
氣虛則補之先川紫以祛其邪隨用食以養其正行
水漬之以取汗而其中外實邪從外出可使畢已矣
玉師曰積者邪積于五藏之間無積則邪于藏氣故
當求其藏○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
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
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
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
也不盡行復如法食叫寺○約規則也病有久新者謂病之能毒不能勝毒也方有大
小者謂有可以厚藥止可以薄藥也毒者有大寒大
熱及燥濕偏勝之毒氣故止可攻疾中病即止過則

傷正矣。是以大毒之藥治病，病去其六，即止後服。常毒治病，病去其七，即止之。小毒治病，病去其八，即止之。即無毒之藥，亦不可太過，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藏氣法時論曰：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故以藥石治病，穀肉食養，使病盡去之。又無使過之，傷其正也。如病不盡，復以藥不治養如前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必先知歲運之盛衰，衰則補之，盛則寫之。補則從之，寫則逆之，無伐天運之中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邪則祛之，正則養之，無絕人長命。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

養真氣以待形彰

五藏主神五形主形

樂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廼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此論人之形體亦由氣運之所資養者也。夫神去則機息，氣止則化絕。神氣之不可不調養也。然而神氣籍于人，形骸若器宇，形與神俱，而後可終其天年。是形之不可不調養也。氣從者，謂神氣已調，不康而瘠，謂身不乘而形尚瘦也。化，謂五運之化氣。代，更代也。時，謂六氣之主時。違，逆也。如敷和之紀，其藏肝，其養筋；升明之紀，其藏心，其養血；備化之紀，其藏脾，其養肉；審平之紀，其藏肺，其養皮毛；靜順之紀，其藏腎，其養骨髓。是形之皮肉筋骨，皆由化運之所資養，不可更代者也。又如春氣養筋，夏氣養血脈，長夏氣養肌肉，秋氣養皮毛，冬氣養骨髓。是形之皮肉筋骨，又皆由四時氣之所養，而時不可違也。脈絡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血者神

治世者聖王出世者真人 治世之聖人不欲使人妄作世外之想故曰上古有真人者

氣也。如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神氣之不足。而與無病者之相同。是神氣已復。但身不虛健。而形尚瘦瘠。故當存養其神。和調其氣。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得時化之養。漸乃彰著矣。此氣運養身之大要也。愚謂伏羲神農黃帝。乃治世之聖人。出世之真人。如曰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乃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皆治世語。蓋欲使世人應天地之和。以養此身形神氣。如曰上古有真人者。中古有至人者。蓋謂此真之易失而不易得也。如曰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蓋謂治世之聖賢。能修此身。自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好道之士。當知生此天地氣交之中。宜順時調養此神氣。苟此真不失。亦能歸于真人。若妄爲世外之事。猶恐墮落旁門。

書謂六分之主法上章末節用淡見汁以使驗愚此節論六氣而兼及五運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此篇論六氣主司天于上在泉于下五運之氣運化于中間氣紀步爲加臨之六氣以主時五六相合以三十年爲一紀再紀而爲一周故名六元正紀大論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

余知之矣。六化。謂司天在泉各有六氣之化。六變。謂勝制之變也。勝復者。謂五運之氣。亦復其歲有僭勝。制而治之不全也。甘苦辛鹹酸淡。謂五味所資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先後之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也。此承上章而言司天在泉之氣勝制其五運。五運之氣。制勝其司天在泉。今欲調之正味。使氣運和平。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宜行。勿乖其政。蓋盡人事以敬天地之淫邪。故謂之正紀大論。

夫五運之化。或從五氣。或逆天氣。或從

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宜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五運，謂五行之化運，或從五氣者，謂敷和升明審平靜順之紀。五運和平，與六氣無紀也。或逆天氣者，如丙子丙午歲，火運司天，而行水運；甲辰甲戌歲，水運司天，而行土運也。或從天氣，或從地氣者，太過而從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凡此二十四歲，與天地相得，與地氣相合也。或逆地氣，或逆天氣者，除天符歲會之年，而與司天在泉之氣不相合也。或相得，或不相得者，謂四時之氣，如風溫春化同，熱曛夏化同，清露秋化同，雲雨長夏化同，冰雪冬化同，此客氣與時氣之相得也。如主氣不足

客反勝之。是客氣與時氣之不相得也。通天之紀，從地之理，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者，使司天在泉之氣，上下和平也。天地升降，不失其宜者，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天地之更用，無失其宜也。和其運，調其化，使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者，調和五運之氣，宣行德化，勿乖其政令也。夫五運六氣，有德化政令之和，必有淫勝鬱復之變易。今欲使氣運和平，須以五味折之資之益之抑之。或曰：調之以味，蓋在天為氣，在地為味，以味而調其氣也。從逆者，謂資之益之者從之，折之抑之者當逆取也。男玉師曰：以上五篇，論天地氣運有自然之盛衰。此下二篇，論用人力以調其不和。故此篇曰正紀，下篇曰至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上數叶素
下數上聲

令善也。謂能調其氣運，得令終而無殄滅之患，垂永久而無變易之災。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政化，可得聞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類者，甲己類天干，子午類地支。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各有其序，所謂先立其年是也。部主者，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以六氣爲六部，各主歲而主時也。宗司者，謂五運五行爲運氣之宗主。其正化者，熱化寒化雨化風化，所謂以明其氣是也。運行之數者，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臨御之化者，六氣有司天之上臨者，有在泉之下御，有四時之主氣，有加臨之客氣也。明其

言太陽者太陽寒陽而寒水即元天寒化之精氣也太陽明者陽明之行水陽化之

氣數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矣

帝曰：太陽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紀也。辰戌歲，主太陽司天

太陽 司天 太角 化運 太陰 在泉 壬辰 壬戌 壬為陽年，歲木太過

故主太角 其運風，其化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紊音文，坼音策。○此節專論太角之化運。後節始論司天在泉及客氣加臨之六氣。鳴，風木聲。紊，繁盛也。啓坼，木發而開坼也。風木太過，故其變振拉摧拔。眩掉目瞑，皆風木之為病。倪仲宣曰：五運內合五藏，病在肝。故證見于目。後五運做此。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靈樞經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又曰：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

熱季。是五音主子午之二至。卯酉之二分。土位中宮。而分王于四季。故五音合五行之化運。按木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天地闔闢而五方五時皆屬後天之氣。故以太角木運爲首爲正。次太徵次太宮太商太羽。五運相襲。終碁之月。周而復始。此五音之主歲也。初者歲之首。終者歲之終。以角下註初字。羽下註終字者。蓋每歲仍以角木主春。徵火主夏。商金主秋。羽水主冬。土居中宮而主長夏此五音之主時也。故其運風。其化鳴紊啓坼。其運熱。其化暄暑鬱燠。此論主歲之運。統司一歲之氣而四時又有春之温。夏之熱。秋之涼。冬之寒。故曰風温春化同。熱曛夏化同。燥清秋化同。冰雪冬化同。此主歲之氣。與時氣之相得也。如木運之歲至夏而熱。火運之歲。至冬而寒。又如水運之歲。至夏而寒。火運之歲。至冬而熱。或從歲運。或從四時。此歲氣與時氣之不相得也。甲丙戊庚壬五陽年主太。乙丁己辛癸五陰年主少。以丁壬木運爲初。壬或以壬辰壬戌太陽司天之歲爲運首。次丁卯丁

木爲精火
爲氣

酉之少角。壬寅壬申之太角。自太而少。少而太。從壬而丁。丁而壬。皆以木運爲首。水運爲末。以主歲木運爲初。水運爲終。以主時。男玉師曰。司天在泉之六氣。總歸于陰陽二氣。但屬先天之水火。五運之化。始于丹黅蒼素元之氣。經于五方之分。蒼天地闢闔。而後分五方五時。故五運屬後天之五行

太陽　太徵　太陰　戊辰戊戌同正徵

戊癸化火。戊戌爲陽年。主火運太過。故爲太徵。火運太盛。而寒水上臨。火得承制。則炎爍已平。而無亢盛之害。故與正徵之歲相同。正徵之歲。乃火運臨午。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金西銘曰。午屬少陰君火。火運臨午。是二火相合。其勢更盛。而反爲平歲者何也。曰此論地支之主歲。與運氣相合。故曰歲會。非司天之上臨也。歲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主歲亦然。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以運氣上臨于歲辰。非司天上臨于運氣也。午者盛陽之陰也。陽盛

先師曰火運上臨太暑故熱鬱

而陰氣加之。故爲平歲。如水運臨子。陰盛而其運一陽承之。皆得承制之爲平也。卯酉亦然。

熱。其化暄暑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熱鬱。熱者火之氣。暄暑鬱燠。火之化也。火運太過。故其變炎烈沸騰。鬱鬱蒸也。火熱太過。故爲熱鬱之病。

太徵　戊　少宮　巳　太商　庚　少羽終　辛　少角初　丁

戊壬火運太過。故爲太徵。以太徵居上者。尊于歲之氣也。四時之氣。始于角木。故從丁之少角生戊火。火生巳土。土生庚金。金生辛水。從少而太。太而少。自上而下。下而復上也。餘運倣此。

太陽　太宮　太陰　甲辰歲會。甲戌歲會。甲屬陽土。故爲太宮。土運臨四季爲歲會。四季者。辰戌丑未歲也。其運陰埃。其化柔潤重澤。其變震驚飄驟。其病濕下重。雲雨昏瞑埃。乃濕土之氣。故其運陰

癸後節曰。其運陰雨。柔潤重澤。土之化也。土運太過。故其變震驚飄驟。濕重肿病也。

太宮 甲 少商 乙 太羽 丙 終 太角 初 壬 少徵 終

從壬之太角起初運以至癸。所生癸火。火生甲土。土生乙金。金生丙水。蓋從壬而癸。復從癸而甲也。

太陽 太商 太陰 庚辰 庚戌 其運涼。其化霧露蕭飂。其變肅殺凋零。其病燥背瞀胸滿。金運 庚王

太過。故為太商。商主秋金。故其運涼。其化蕭飂。金氣太盛。故其變肅殺凋零。燥背瞀胸滿。皆肺部之病。肺俞在肩背。胸中乃肺之宮城。瞀目垂視。緒脈屬目。肺是動病。甚則交兩手而瞀。皆太盛而自傷也。

太商 庚 少羽 辛 終 少角 丁 初 太徵 戊 少宮 己

丁接上節所終之丙。辛接下節初起之壬。五運之十干。皆連續不斷。

太陽　太羽　太陰　丙辰　丙戌天符　辰戌太陽寒水司天。丙乃水運。與司天之氣相合。故爲天符。

其運寒。其化凝慘凓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大寒留于谿谷。寒者水之氣。凝慘慄冽。水令之化也。水運太過。故其變冰雪霜雹。變盛極而變易也。腎主骨。大寒留于谿谷者。谿谷屬骨。運氣與藏氣相合而爲病也。

太羽終丙　太角初壬　少徵癸　太宮甲　少商乙

壬歲之氣。太過者三年。皆從壬起。壬癸甲乙丙。不及者三年。皆從丁起。丁戊己庚辛。俱橫以觀之。六歲一周而復起也。主時之氣。陽年從壬起初。而終于丙。陰年從丁起初。而終于辛。俱豎以觀之。一太一少。而遞相沿襲。因以主時之氣。提出于上。故止下角下註初。羽下註終。當[illegible]每歲皆應所本主泰

徵火主夏。商金主秋。羽水主冬。若另立一主時之圖。是皆以角為首也。學者以意會之。不容易了然。不必多費圖象。下師曰。司天之氣。以間氣主時所加謂之客氣也。五運之氣。以餘氣主時。乃四時之主氣也。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穀玄黅。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少陽中治。時雨乃涯。止極雨散。還于太陰。雲朝北極。濕化乃布。澤流萬物。寒敷于上。雷動于下。寒濕之氣。持于氣交。民病寒濕發。肌肉萎。足痿不收。濡寫血

溢。此統論六氣之主歲而主時也。主歲者，司天在泉主時者，主氣客氣。六氣雖各有分部，而司天之氣又爲一歲之主。故曰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夫子午寅申辰戌爲六陽年，氣主太過。丑未卯酉巳亥爲六陰年，氣主不及。凡主歲主時之氣，太過之年，皆先天時而至。不及之年，皆後天時而至。故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太陽寒水司天，故天氣肅。太陰濕土在泉，故地氣靜。寒臨太虛，故陽氣不能章其政令。水土合德，故上應辰星鎭星。其穀玄黅者，成熟感司天在泉之氣。所謂歲穀是也。肅者天之政，徐者地之令也。澤無陽燄者，謂陰中之生陽，爲寒水所抑。蟄二之氣乃少陰君火主氣，因寒政大舉，故必待時而後發。待時者，至五之氣，少陰間氣司令，而後發。此言四時之主氣，爲司天之所勝也。少陽中治者，少陽相火主三之氣，而又爲寒水加臨，是以時雨乃涯。此言四時之主氣，而爲加臨客氣之所勝也。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客而加臨之三

氣主寒水。四之主氣屬太陰。是以寒水之氣。至三氣止。而交于四氣之太陰也。太陰所至爲雲雨。雨朝北極者。在泉之氣。運化于上也。澤流萬物者。濕土之氣。周備于下也。寒數于上者。太陽寒水之在上也。雷動于下者。少陰之火氣。在太陰之右。至五氣而始發也。寒濕之氣。持于氣交者。上下交互也。民病內萎濡弱諸證。皆寒濕之氣。發而爲病也。此節總論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四時之主氣。有加臨之客氣。以五常政論之圖象推之。六氣之次序。了然在目矣。初之氣。地氣遷。氣乃大溫。草乃早榮。民乃厲。溫病乃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此分論加臨之間氣。間氣者。紀步。而初氣始于少陽。地氣遷者。謂上年在泉之終氣。而交于今歲司天之初氣也。歲前之終氣。乃少陰君火。今歲之初氣。乃少陽相火。二火相交。故氣大溫。草乃早榮者。長氣盛也。春如交而大溫。故民病厲。溫病乃作。爲身熱頭痛嘔吐瘡瘍。

二之氣，大涼反至，民乃慘，草乃遇寒，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寒乃始。二之氣，陽明金氣加臨，故大涼反至，化炎熱爲清涼，于處牟之顚，故云反。民乃慘者，寒涼之氣在于氣交之中。草乃遇寒者，寒氣之在下也。中下寒涼，而上臨之火氣始抑。蓋謂司天間氣，皆從下而上也。氣鬱中滿者，陽氣遏抑于內也。寒乃始者，謂司天之寒氣自二之氣乃始。此司天之氣，又爲間氣之所勝也。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乃降，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司天寒水之氣加臨于三之氣，故其時天政乃布，而寒氣行。雨乃降也。炎暑時應熱而反爲寒氣加臨，故民病寒而內反熱也。癰疽瞀悶，皆火鬱之病，勿治，將自焚矣。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爲雨，乃長乃化乃成，民病大熱少氣，肌

肉萎足痿注下赤白。加臨之氣。乃厥陰風木。四之炎爭。風化爲雨者。加臨之氣。從時而化也。夏秋之交。濕土主氣。故乃長乃化乃成。蓋夏主長秋主成。而長夏主化也。民病大熱少氣者。風熱之病也。肉萎足痿者。濕土之氣也。注下赤白者。濕熱之交感也。按以上論司天之氣。及主時之氣。皆爲加臨客氣之所勝。此論加臨之風木。又從濕土之氣化而爲雨。是主客之氣。互相盛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明歲運之精微。又當隨時審氣。隨氣論時。若固執于文言。何異按圖索驥也。吳王師曰。風木之氣。旺于春令。加臨于四氣。是爲秋金所制。故從時氣之化。

五之氣陽復化草乃長乃化乃成民乃舒。

二之氣少陰君火。爲寒凉所加。至五氣而復治。故陽氣復化。即所謂澤無陽燄。火發待時。而雷動于下也。火氣復化。故草乃長。濕土之氣。主歲半以下。故乃化。五之主氣。係陽明秋金。故乃成。火鬱發之。故民乃舒

終之氣。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乃慘淒。寒風以至。反者孕乃死。

在泉之氣。臨于終氣。故地氣正而濕令行。陰凝太虛者。太陰之氣。運于上也。埃昏郊野者。濕土之化。布于下也。民乃慘悽者。陰濕之氣。行于中也。易曰。至哉坤元。資生萬物。土王化育。保彙。而人爲保彙之長。如寒風以至。是土爲風木反勝。故主胎孕不成。此謂非時之邪。而勝主時之氣。與至真要論之濕司于地。熱反勝之。大義相同。張玉師曰。太陽終三之氣。而雨乃降。是司天寒水之降于下也。太陰主終之氣。而陰凝太虛。是在泉濕氣之布于上也。上下之氣。互相交感者也。故曰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當知司天之氣。始于下而主于上。在泉之氣。始于上而主于下。上者下行。下者上行。又非上者上而下者下也。

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

苦乃火味。火能溫寒。苦能

折謂金土者卽五運之餘氣

勝濕。凡此太陽司天之歲。乃寒濕主氣。故宜燥之以勝濕。溫之以勝寒。所謂調之正味。而使上下合德也。下文曰食宜同法。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化源者。謂五運為六氣之生源。折其鬱氣者。折其致鬱之氣也。如太徵之歲。太陽司天。則火運受鬱矣。太羽之歲。太陰在泉。則水運受鬱矣。所當燥之溫之以折太陰之土氣。溫之以折太陽之寒邪。六氣同義。張師曰。下文云五運之氣。鬱溢後歲。卽此鬱也。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凡此太陽司天之歲。運氣皆主太過。故當抑其淫勝之氣。而扶其所不勝。如太角之歲。風木淫勝。則土受其制矣。是當抑其風木之勝。扶其土之不勝。如太徵之歲。火運太過。則金氣受其制矣。是當抑其火之太過。扶其金之不勝。所謂和其運。調其化。無致暴過而致生民其疾也。後少陽少陰歲相同。食歲穀以全其真。避虛邪以安其正。歲穀者。元

凡升精氣也天地人穀有此真

靜之穀。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熱。食之以全天真之元真。虛邪者。謂反勝其間氣之邪。如太陽司天之歲。初之氣乃少陽相火。而寒反勝之。是寒邪淫勝其初氣矣。二之氣乃陽明燥金。而熱反勝之。是熱邪淫制其二氣矣。四之氣乃厥陰風木。而清反勝之。是燥邪制勝其四氣矣。五之氣乃少陰君火。而寒反勝之。是熱邪制勝其五氣矣。是謂四畏。必謹察之。故曰食間穀以辟虛邪。邪去則正自安矣。

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濕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此論五運之氣。與司天在泉。各有同異。而氣味之多少。亦各有所制也。適。酌也。酌其氣之同異而制之也。同寒濕者。謂太羽太宮主運。是與司天在泉之寒濕相同。故當多用燥熱之氣味以制化。蓋用燥以制濕。用熱以化寒也。如太徵太角太商主運。是與寒濕之氣各異。又當少用寒濕之氣以化之。蓋用濕以滋燥熱之氣。用燥以制風

本之邪同者氣盛。故宜多之。異者氣孤。故少制之也。

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

此論司天在泉。及間氣加臨之六氣。各有寒熱溫涼之宜。而又當無犯者也。如太陽司天。是當用熱以溫之。而初之氣乃少陽相火用事。又當遠此少陽之熱。而後可用熱也。加少陰在泉。是當用寒以清之。而四之氣值太陽寒水用事。又當遠此太陽之寒。而後可用寒也。溫涼同義。藥食同法。所謂時與六位是也。有假者反常。是謂邪氣反勝。又不必遠寒而遠熱矣。如太陽寒水司天。初之氣乃少陽相火。而天氣反寒。是當用熱而不必遠熱矣。如少陰君火在泉。四之氣乃太陽寒水。而天氣反熱。是當用寒而不必遠寒矣。所謂天氣反時。則可依時是也。反是者皆為民病。所謂加臨之時氣也。此篇論調其正味。以和氣運之不和。如以苦燥之溫之。所以治司天在泉之太

道陰陽表天爲氣在寒苦味用鹹味以調天地不和之氣

過也。折其鬱氣者。折司天在泉之勝氣也。折其運氣者。抑運氣之太過也。食歲穀以全其真者。全天地之真氣也。避虛邪以安其正者。安紀步之正氣也。適氣同異者。商五運六氣之異同也。用寒遠寒用熱遠熱者。調上下左右之六氣也。假者反之。逆治四時不正之氣也。蓋天地陰陽之氣。有德化之所。有政令之章。有勝復之作。有變易之災。人居天地氣交之中。能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五運宣行。勿乖其政。安其屈伏。以平爲期。庶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此聖人隨時養生之大道也。

帝曰善。陽明之政奈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卯酉陽明司天

陽明　少角　少陰　清熱勝復同　丁壬少角。則木運不及。故金之清氣勝之。有勝必有復。火來復之。故爲清熱勝復同者。謂清熱之氣。與風氣同其運也。同正商　歲木不及。而上臨陽明。所謂上商與正商同。丁卯歲會　木運臨卯。是爲歲會。丁

酉。其運風清熱。不及之運。常兼勝復之氣。風。運氣也。清。勝氣也。熱。復氣也。少運皆同。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歲以木爲首。故爲初正。從丁起少角。丁生戊火。火生己土。土生庚金。金生辛水而終。

陽明　少徵　少陰　寒雨勝復同寒者。寒水之氣。雨者。濕土之氣。寒勝少徵。土來復之。同正商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癸卯　癸酉癸主少徵。卯酉主陽明司天。少陰在泉。其運熱寒雨運氣爲熱。勝氣爲寒。復氣爲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從壬起太角。而生少徵之癸水。水生甲土。土生乙金。金生丙水而終。

陽明　少宮　少陰　風凉勝復同土運不及。風反勝之。清凉之金

氣來復。巳卯 巳酉 甲巳化土。甲主土運太過。巳主土運不及。其運雨風涼 太陰所至為雲雨。雨乃土之運氣。風為勝氣。清為復氣。因運氣不及。故勝復之氣同其化。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從丁而起少角。丁生戊火。火生巳土。土生庚金。金生辛水而終。

陽明 少商 少陰 熱寒勝復同 熱勝少商。寒氣來復。同正商 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乙卯天符 乙主金運。卯酉陽明燥金司天。運氣與司天之氣相合。是名天符。乙酉歲會。太乙天符。金運臨酉。是為歲會。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是為天符。歲會合天符。名曰太乙名曰三合。三合者。司天。運氣。年辰。三者

其運涼熱寒 運氣為涼。勝氣為熱。復氣為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從太角起壬木而生微徵生太宮宮生少商商生太羽而終

陽明　少羽　少陰　雨風勝復同　雨乃勝氣風乃復氣辛卯

少宮同　辛丑水運不及而土得以乘之故宮音半辛卯同其化被水運不及乃陽明之辛卯辛酉太陰之辛丑辛未厥陰之辛巳辛亥太陰司天之歲乃太陽在泉水得助而旺厥陰司天之歲木氣上臨土受木之制辛酉歲乃金水相生之年辰故止言辛卯歲也夫五音皆有不及而獨言宮音者以土位中宮而乘于四氣也故曰五運之氣根于中而運于外根于中者根于中宮之土而運化于四方也

辛酉　辛卯　其運寒雨風　寒為運氣雨為勝氣風乃復氣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提少角少羽于上者。論主歲之氣也。太少之歲。皆以角爲始而羽爲終。角下註初。羽下註終者。論主時之氣也。一太一少。皆以角爲始而羽爲終。後四氣準此。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卯酉主歲運不及。凡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皆後天時而至。天氣急。地氣明。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金令在上。故天氣勁急。君火在下。故地氣光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陽明在上。君火在下。故陽熱盛而物燥堅。淳風乃治。風燥橫運。流于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燥極而澤。主時之初氣。乃厥陰風木。凡太過之歲。客氣盛而多從客氣。不及之歲。客氣弱而兼從主氣。是以淳風乃治。從初氣風木之化也。陽明燥金司天。厥陰風木主氣。故風燥橫運。流于氣交。橫者。謂主客之氣。交相縱橫。氣

太陰雲雨

命言也

穀在兩濁

太陽少陽
少陰主太

交者，終于歲半之前，而交于歲半之後也。二氣之主客，乃君相二火，三氣之主客，乃陽明少陽，故多陽少陰，雲趨雨府者，土之濕氣蒸而為雲，天氣降而為雨，蓋四之氣，乃太陰濕土主氣，太陽寒水加臨，故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司天之燥金，終三之氣，而交于四氣之寒水濕土，是以燥極而澤。

其穀白丹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者，所謂歲穀是也。間穀命太者，間穀者，感左右之間氣而成熟，間氣者，在司天在泉左右之四氣也。如陽明在上，則左太陽右少陽，陽明主少，而太陽少陽主太，故曰間穀命太者，蓋言在左右之太者為間穀也。太陽之下，是為厥陰，少陽之下，是為太陰，感此四氣而成者，是謂間穀，止言在上之太，而不言在下之二氣者，蓋數之始起于上而終于下。故舉此在上之太，而在下之二氣可知矣。以五常政論之圖，圓輪轉觀之，則六氣之太少，了然在目矣。玉師曰，不及之歲，而曰間穀命太者。則太過之歲，又當云間穀命少者，如太陽在上

陽明太陰厥陰主少

厥陰主生少陰少陽主長太陽運演

則左厥陰。右陽明。太陽主太。而左右之厥陰陽明主少。書不盡言。學者當引而伸之。其耗白甲品羽。此言五類之蟲。歲司天在泉之氣而少有生育也。耗。少也。散也。曰白。曰文。曰品者。謂歲司天之氣不過文彩品格之蟲少有生育。非若運化之蕃息也。如金運之歲。其蟲介。繁言三百六十之介蟲。皆感金運而生。今歲司天之金氣。止白甲者生。而餘色之介蟲不育也。○倪仲宣曰。六氣止言少而不言太。又不及于太陰何也。曰。太過者其氣勝。不及者其氣徐。如運氣太過者相勝制。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故不言其太也。又如厥陰明司天。皆感生長收成之氣。故胎運易于生成。如太陰司天。則寒水在泉。水爲併合。全無生長之氣則蟲類繁于孕育。故不言及太陰也。如上章論太陽在泉。倮蟲不育。太陰在泉。鱗蟲不成。即此意也此句蓋言五類之蟲。皆感五運之氣而生。如敷和之紀。其蟲毛。發生之紀。其蟲毛介。雖歲運有太過不及。而皆生息蕃振。如歲司天之氣。不過少

有生言。若運氣太過。有制有勝制。併其不生不育矣。故曰耗者。言所育既少。又不能主熙而耗散也。此詳審與上章歲有胎孕不育節合看。

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其政切。其令暴。蟄蟲乃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嗌塞。寒熱發暴。振慄癃閉。

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光明清切者。金之政。急暴者。火之令。若火在泉。是以蟄蟲不藏。流水不冰。民病嗌塞振慄諸證。皆感燥熱之氣而爲病也。

清先而勁。毛蟲乃死。熱後而暴。介蟲乃殃。

清先而勁者。言司天之氣。盛于歲半以前。熱後而暴。謂在泉之氣。淫于歲半以後。毛蟲死。介蟲殃者。又受司天在泉之勝制而死也。故曰各有勝。各有制。各有生。各有成。謂五運六氣。各有生成。各有勝制。五運之勝。能制其六氣。而六氣之勝。又能制其五運。制則不生不育。或不靜而死也。故止于陽明節列此四句。蓋欲使後學。知運氣之

互相勝制。類而推之。其發躁。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淸熱之氣持于氣交。陽明少陰之氣皆至躁。故其發躁。如火勝金于寅中之前。則水復火于寅半之後。是以勝復作而寅時之氣大亂矣。氣交者。司天在泉之氣。上下相交。王師日。持于氣交。則無勝復

初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而目浮腫。善眠。鼽衄。嚏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地氣遷者。謂歲前在泉之終氣。交更于今之初氣。餘邪猶此。夫卯酉之歲。初之客氣。乃太陰濕上。故陰凝而雨化。下文所謂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氣始肅者。謂王時之初氣。乃厥陰也。陰凝于外。則陽鬱于內。故民病熱脹。便赤諸證。面目浮腫善眠者。濕土之爲病也。鼽衄嚏欠嘔者。風木之氣也。

二之氣。陽乃布。民乃舒。物乃生榮。厲大至。民

善暴死。二之主客。乃君相二火。陽氣得以敷布。故民乃質。物得長氣而生榮。如屬大至。則民善暴死。蓋謂二火相交。臣位君上故也。三之氣。天政布。涼乃行。燥熱交合。燥極而澤。民病寒熱。司天之金氣加臨。故天政布。涼乃行。三之主氣乃少陽相火。故燥熱交合。三氣終而交于四氣之寒水濕土。故燥極而澤。燥濕木火相交。故民病寒熱。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譫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為心痛。癰腫瘡瘍。瘧寒之疾。骨痿血便。四之加臨客氣。乃太陽寒水。主氣乃太陰濕土。故寒雨降。病半以後。乃少陰君火。主氣。又為寒濕相加。故民病振慄譫妄。堅乾便血等證。皆因寒凝于外。火鬱于內故也。經云。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及為心痛者。乃寒邪內受。君火也。經云。邪在心。則病心痛。時眩。仆。又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寒氣之腫也。

五之氣春令反行草乃生榮民氣和厥陰風木加臨于五氣故春令反行草得生氣故乃生榮少陰之舊得木氣而舒達故民氣和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溫少陰君火之氣加臨于終氣故在泉之陽氣得以舒布而冬之時候反溫冬氣溫暖故蟄蟲不藏流水不冰地氣舒暢故民乃康平其有疾者當主病溫所謂冬溫病也冬溫之病與傷寒大異王師曰冬傷于寒今感溫熱而為病故與傷寒異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歲穀者白丹之穀感天地之氣而生氣者元真之氣也間穀者感間氣而生如初之氣宜食白黅二之氣宜食白丹四之氣宜食丹元五之氣宜食丹蒼之穀邪者反勝其間氣之邪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宜鹹以清君火之熱宜辛

以潤陽明之燥。宜苦以洩內鬱之火。汗之以解在外之寒。清之以消內入之邪。散之以解冬溫之氣。

安其運氣，無使受邪。運氣不及，故宜安之。無使邪勝。折其鬱氣，資其化源。折其司天在泉之氣，以資五運之化源。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寒以清在地之火熱，熱以制司天之燥金。同者多之，異者少之。故以寒熱之輕重而少多其制。如少徵少角之運，同少陰之熱者，多以天化之清涼以制之。如少商少宮少羽之運，同陽明之清者，多以地化之火熱以制之。天化者，燥金之清涼。地化者，在泉之火熱。按至真要論曰：風淫所勝，平以清涼。是風同熱化，當以清涼平之。

用涼遠涼，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亂天地之經，擾

且草治太
前之過甚
負潮然微
疑

陰陽之紀也。陽明清凉之氣司天。是宜用溫熱矣。如二之氣乃君相二火。又當違此六十日而用溫熱。少陰君火之氣在泉。是宜用寒凉矣。如四之主客乃寒水濕土。又當違此六十日而後可用寒凉。有假者。謂四時之寒熱溫凉。非司天在泉反間氣之正氣。又當反逆以治之。此調和天地陰陽之道也。反此者。亂司天在泉之經。常擾間氣陰陽之紀也。

帝曰善。少陽之政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紀也

少陽　太角　厥陰

壬寅壬申。其運風鼓。其化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脇驚駭。壬主木運。太過。寅申少陽司天。厥陰在泉。運氣與太陽太角相同。但其乘少異。蓋木與水土相合。其病在血分。木與風火相合。其病在氣分。不若曰諸風眩掉皆屬于肝。又曰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陽　太徵　厥陰　戊寅天符。戊申天符。戊主火運太過

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天與之會。故天元冊曰天符。其運暑。其化暄囂鬱燠。其變炎烈沸騰。盛之極也。其病上熱鬱。血溢血泄。心痛。火運上臨少陽。故為此諸病。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陽　太宮　厥陰　甲寅甲申。其運陰雨。其化柔潤重澤。其變震驚飄驟。柔者土之德。潤澤濕之化也。太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氣變之常也。其病體重。胕腫。痞飲。咸太宮之運而為脾病也。按太過之

運氣有三三五十五爲民病少有異同蓋以司天在泉之氣化少異故耳。學者以意會之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陽　太商　厥陰　庚寅庚申同正商歲金太過而司天之火制之則金氣已平故與正商之歲同　其運涼其化霧露清切金氣和平故曰清切　其變肅殺凋零其病肩背胸中肺脈出胸中俞在肩背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陽　太羽　厥陰　丙寅丙申其運寒肅其化凝慘栗冽其變冰雪霜雹皆太羽之運化　其病寒浮腫寒水之病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少陽在下則厥陰在上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寅申歲主太過六氣皆先天特而至天氣正此申明天地陰陽之氣交相感召所謂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夫蒼黅丹素元之氣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氣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是三陰三陽在下而六氣之在上也是以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正中也天氣正者謂少陽司天而氣化行于氣交之中蓋以三陰三陽在下故雖主司天而氣下行于中也下節厥陰司天而曰地氣正者謂少陽在泉之氣而亦行于中蓋少陽為厥陰之中見也再按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化故凡此厥陰之政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謂厥陰同少陽天氣正地氣正之諸歲而厥陰之氣運行同少陽天氣之在中蓋以少陽司天則厥陰在中少陽在泉則地氣在中少陽為厥陰之中見也厥陰在泉則地氣在中厥陰司天則天氣亦在中也

厥陰從少陽之化。故正言少陽之蒸溽。又曰火木同德。

謂厥陰從中見少陽之化也。能明乎司天在泉。及左右間氣。再于上下氣交中求之。斯得運化之微也。地氣擾。厥陰在泉。故地氣擾。下文曰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行令之常也。風乃暴舉。木偃沙飛。炎火乃流。火風之氣也。陰行陽化。火乃時應。謂厥陰之氣上行。而從少陽之化。故雨乃時應。蓋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此德化之常也。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上應二星。皆明。其穀丹蒼。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者。其政嚴。其令擾。嚴者火之政。擾者風之令也。故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乃時至。涼雨並起。風熱參布者。少陽厥陰之氣。交相參合。而布于氣交之中。雲物沸騰者。地氣上升也。太陰橫流。涼雨並起者。蒸溽而爲雨也。按厥陰風木。上從司天之化。故太陰濕土從之。即風氣下臨。黃起土用之義

則其勝制而從之也。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內為泄滿，故聖人
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聾瞑，嘔
吐，上怫腫色變。風熱之氣在外，則寒濕之氣在內，是以外發瘡瘍，內為寒中泄滿，故
聖人遇此之候，和其寒熱，而不使外內交爭，往復出入也。如外內往復交作，則為寒熱之瘧泄聾瞑
嘔吐者，風熱之氣乘于內也。上怫腫色變者，寒濕之氣乘于外也。初之氣，地氣遷，風
勝乃搖，寒乃去，候乃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溫
病乃起，其病氣怫于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
脇滿，膚腠中瘡。殺叶帥。初之間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厥陰風木，是以風搖候溫，
草木得生長之氣而早榮也。殺，降也。少陽司天而
又值君火主氣，故雖有時氣之寒來，而不能殺二

天之溫熱也。血溢目赤。欬逆膚瘡等證。皆風火之爲病也。二之氣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濕。雨乃零。民乃康。其病熱鬱于上。欬逆嘔吐。瘡發于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二之客氣。乃太陰濕土。是以司天之火氣反鬱。而白埃四起。雲趨雨府。皆濕土之氣化也。厥陰風氣。雖上從少陽。而亦不能勝其雨濕。風火氣盛。得陰濕以和之。故民乃康。其有災眚。則病熱鬱嘔吐。昏憒膿瘡諸證。皆因陰濕凝于外。而火熱鬱于內也。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乃涯。民乃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鼽衄渴嚏欠喉痺目赤。善暴死。司天之氣上臨于三氣。故天政布。主時之氣。亦屬少陽。故炎暑至。雨乃涯者。太陰橫流也。民病熱中。血溢鼽衄嚏欠

[illegible]反生謂

間化者有時而涼有時而熱

謂氣正天象正故曰

四之氣，涼乃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諸謂感風火之氣也。二火相交，風熱並至，故善暴死。加臨間氣乃陽明清涼之氣，故涼乃至，白露降。少陽之火與風熱之氣交于氣交之也，故炎暑間化。風熱主歲而過此清涼，故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者，感主時濕土之氣也。五之氣，陽乃去，寒乃來，雨乃降，氣門乃閉，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五之間氣乃太陽寒水，故陽熱去而寒乃來。以秋冬之交而行閉藏之冬令，故氣門乃閉，宜周密以避寒邪。曰聖人，曰君子，蓋言聖賢之隨時調養以和其氣，是以暴過不生，苛疾不起。終之氣，地氣正，風乃至，萬物反生，霿霧以行，其病關閉不禁，心痛，陽氣不藏而欬。厥陰風木主終氣，故風乃至也。氣正者，厥陰從中見少陽之化

請同正歲諸者謂寅申之十年皆少陽之化故同氣化運行同天餘運倣此

也。萬物遇生氣而反生。地氣反上升而霜霧以行以閉藏之時而反行發生之令。故其病關閉不禁心痛者。腎氣上乘于心也。夫肺主氣而腎爲生氣之原。故腎爲本。肺爲末。陽氣至冬而歸藏于腎藏今反上乘于肺故欬。抑其運氣。贊所不勝。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暴過不生。苛疾不起。運氣太過。故當抑之。所不勝者。如壬年角運太過。則土氣不勝。戊年火運太過。則金氣不勝。故宜抑其太過。贊助其所不勝。折其鬱氣者。如庚寅庚申歲。少陽司天。則商運受鬱矣。而寅申中歲。厥陰在泉。則宮運受鬱矣。是當折其後鬱之氣。先取其運之化源。折抑其太過。贊助其不勝。是以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暴者。謂太宮太商之運氣主太過而反受其鬱。故其過暴。暴者爲病甚。故曰苛。故歲宜鹹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宜鹹以制少陽之火。宜辛以勝風木之邪。厥陰從少陽之火化。是予泄其勝氣

矣。故又宜用酸以補之。瀆者。上古用湯液浸清以取汗。滲之泄之者。以清火熱之在中。瀆之發之者。以散風邪之外襲。觀氣寒溫。以調其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寒溫者。謂五運之寒溫也。如太角太徵之歲。運氣與司天在泉之風熱同者。多用寒以清之。如太宮太商太羽之歲。運氣與司天在泉之氣異者。則少之。食藥同法。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凉遠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階也。張玉師曰。按太陽司天。太陰在泉。則先云用寒遠寒。用凉遠凉。少陽司天。厥陰在泉。則先云用熱遠熱。用溫遠溫。蓋言歲運寒熱之藥食。當遠此司天在泉。遠者。勿犯也。

帝曰。善。太陰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紀也。

太陰　少角　太陽　清熱勝復同　少角主木運不及。故清氣勝之。有勝必有復。故熱以復之。清熱勝復之氣。與本運同其化。同正宮　五常政論曰。委和之紀。上宮與正宮同。

丁丑　丁未。其運風清熱。風乃運氣。清乃勝氣。熱乃復氣。三氣同其運。愚按太過之運言病。不及之運不言病。蓋太過者暴。不及者徐。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太陰　少徵　太陽　寒雨勝復同　火運不及。寒反勝之。土雨來復

癸丑　癸未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太陰　少宮　太陽　風清勝復同　証義同前　同正宮　五常

政論曰。上宮與正宮同。己丑太一天符。己未太一天符。土運臨四季。是爲歲會。土運之歲。上見太陰。是爲天符。天符合歲會。是爲太一天符。其運雨風淸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太陰 少商 太陽 熱寒勝復同 乙丑乙未其運涼熱寒。原義同前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太陰 少羽 太陽 雨風勝復同 同正宮五常政論云。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辛丑辛未。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illegible]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霿，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于差夏。民病寒濕，腹滿，身䐜憤，胕腫，痞逆，寒厥拘急。濕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鎮星辰星。其政肅，其令寂。其穀黅玄。霿音蒙。蒙叶朔。差叶谷。○太陰司天，寒水在泉，故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土令不及，感反勝之。天地之寒濕氣交，是以原野昏霿，寒雨數至也。差夏，長夏之時，秋之交也。民病腹滿諸證，皆感寒濕之氣而成。寒濕合德，是以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辰鎮二星明耀。霿者，土之政。寂者，水之令。黅元之穀，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故陰凝于上，寒積于下，寒水

至下皆屬乃氣之要論也

勝火則爲冰雹。陽光不治。殺氣乃行。太陰之濕氣凝于上。太陽之寒氣積于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卽所謂大雹之發。山川冰雪是也。陽氣在上。爲陰凝所勝。則肅殺之氣乃行。此言上下陰陽之氣也。故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民氣亦從之。此言方之地土。各有高下厚薄之不同也。故歲氣有餘。地土宜高厚。歲氣不及。地土宜卑下。蓋太過之氣宜緩。不及之氣宜先。地土高厚。氣緩于出。地之下者。氣易于升也。氣有餘。宜至之遲。氣不及。宜至之早。此地利之有高下。氣至之有早晏。而民氣亦從之。總按此論上下陰陽之氣者。謂天包乎地之外也。地土之有高下者。地居乎天之中也。氣至之有早晏者。氣貫乎地之內也。人氣從之者。人由乎氣交之中也。此當與五常政大論合看。閒穀命其太也。詳見前初之氣。地

正甲也謂氣溫在于三下二火正在十中

氣遷。寒乃去。春氣正。風乃來。生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乃後。民病血溢。筋絡拘强。關節不利。身重筋痿。初之主客。皆風氣所司。是以歲前之地氣遷。冬令之寒乃去。而春氣正。風乃來。生榮萬物。民氣條舒。主客之氣與司天之氣相薄。故雨乃後至也。民病血溢筋痿諸證。皆感風濕之氣所致。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乃時降。二之主客。乃君相二火。故大火盛。火土合德。故物承化。民乃和。溫熱氣盛。是以溫厲大行。土氣周備于四方。故遠近咸若。三之氣。天政布。濕氣降。地氣騰。雨乃時降。寒乃隨之。感于寒濕。則民病身重胕腫。胸腹滿。司天之氣臨于三氣

寒濕之氣。行于氣交。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煙。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瘧。心腹滿熱。臚脹。甚則胕腫。四之客氣。乃少陽相火。寒水司地。故畏火之加臨。四之主氣。乃太陰濕土。濕熱相合。則溽蒸化而地氣上騰。陰濕之氣。與火氣不相合。是以天氣否隔。濕化不流于下。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寒風。太陽寒水之氣也。民病滿脹等證。乃寒濕熱三氣雜至。合而為病也。五之氣。慘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民病皮腠。五氣之主客。皆陽明清涼之氣。故其候寒冷。收藏之令早行。故君子周密。陽明之氣主肺。故病在皮腠。終之氣。寒大舉。濕

大化。霜乃積。陰乃凝。水堅冰。陽光不治。感于寒。則病人關節禁固。腰脽痛。寒濕推于氣交而為疾也。五之主客。乃在泉寒水之氣。故寒大寒。寒濕之氣上下相交。故濕火化。霜積陰凝。濕之化也。冰堅陽伏。寒之令也。腎為冬藏而主骨。關節禁固。骨節不利也。腰脽者。腎之府也。寒濕推于氣交。謂天地之氣。上下相推。人在氣交之中而為病也。此句照應前民氣亦從之句。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歲運不及。故當益之。邪氣者。即己所不勝之氣也。食歲穀以全其真。食間穀以保其精。真精者。乃天乙所生之真元。即精與氣耳。故曰真。曰精。故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拆而水

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熱化、同濕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苦乃火味。故能燥濕而溫寒。判者分也。用涼遠涼、用寒遠寒。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帝曰善。少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紀也。

少陰 太角 陽明 壬子壬午。其運風鼓、其化鳴紊啓拆。其變振拉摧拔。其病支滿。與諸太過角運相同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陰 太徵 陽明 戊子天符 火運之歲上見少陰 戊午太一天符 火運臨午火運之歲上見少陰 其運炎暑其化暄曜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上熱血溢 與前太徵運同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陰 太宮 陽明 甲子甲午其運陰雨其化柔順時雨其變震驚飄驟其病中滿身重 與前太宮運同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陰 太商 陽明 庚子庚午同正商 五常政大論曰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 其運涼勁其化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

零。其病下清。運氣與諸太商同。其病下清者，感秋金之氣也。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陰　太羽　陽明　丙子歲會水運臨子　丙午　其運寒。

其化凝慘凓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寒下。歲寒水氣。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

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乃行，時雨乃降，金

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

水火寒熱持于氣交而爲病始也。太過之歲，氣運皆先天時而至。

燥金在泉，故地氣肅。君火在天，故天氣明。歲前之終氣，乃少陽相火。今歲之初氣，乃太陽寒水，故爲寒交暑。而水火寒熱持于氣交，而爲病始也。君火在上，燥金在下，故曰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乃行，時雨乃降，即少陽臨上，雨乃涯之義。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光明，明者火之政，切者金之令也。其穀丹白，感金火之氣而成熟者。

熱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熱凌犯而爭于中，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眥瘍，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乾腫上。寒熱凌犯者，司天在泉之氣交相犯而爭于中也。咳喘血溢鼽嚏目赤眥瘍嗌乾腫上，熱病生于上也。血泄寒厥，清病生于下也。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寒熱交爭于中而爲病也。

初之氣，地氣遷，燥將去，寒乃始。蟄復藏，水乃冰，霜復降，風乃至，陽氣鬱，民

陽少陽交 □木陽變 水交于 石火 況氣主合 是在五運 為內 厥陰從 見之化 公孫

反周密，關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之初客氣乃太陽寒水，故發消之，燥熱將去，而寒乃始，蟄蟲復藏，冰霜復結也。初之時氣乃厥陰風木，故風乃至，陽春之氣鬱，而民反周密。太陽主筋而為腎之府，故關節禁固而腰脽痛。時交于二氣之君火，故炎暑將至。企西銘曰，前後用二將字者，謂寒熱之氣交也。二之氣，陽氣布，風乃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民乃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于上而熱。二之主氣，合司天之君火。客氣乃厥陰風木。故陽氣布而風乃行，春氣始正，萬物應生長之氣以榮。按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少陰標陰而本熱。二氣三氣皆君火司令，而日寒氣時至者，少陰從本從標也。寒熱氣交，故民乃和。其病淋，目瞑者，寒氣之為病也。經云，陽盛則瞋目，陰盛則瞑目。目赤者，君火之氣也。氣鬱于上而熱者，寒氣上乘也。

天注以寒氣爲勝氣而三陰三陽皆無勝復而見少陽之發病耶

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

三之主氣，乃君相二火，故天政布，大火行，衆類得長氣而蕃鮮。在下之寒氣時至，故民病氣厥心痛，蓋君火在上，陰寒在下，寒氣厥逆，凌心則心痛，而寒熱更作。乘于肺，則爲欬喘，蓋肺乃心之蓋，而以下交于腎也。迫其君火上炎，則目赤。

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鼽衄飲發。

四之主客，乃濕土主氣，濕熱氣交，故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也。民病嗌乾黃癉諸證，皆感溫熱之氣。

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乃化，萬物乃生乃長榮，民乃康，其病溫。

故半以下，及五之主氣，皆屬陽明，而少陽相火加之，故畏長氣上臨，濕氣司令，故暑反至，陽乃化，萬物得長氣而生榮，涼熱之

氣合化。故民乃康。其有災眚。感溫熱而爲溫病。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于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霿霧翳。病生皮膚。內合于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終氣乃陽明燥金司令。故燥令行、氣交之餘熱內格而爲欬喘血溢諸證。寒水主時。故寒氣數舉。含于皮膚而爲病也。夫地支始于子而對于午。六氣已終則在某之氣將易而交于丑未矣。金西銘曰。此句照應前二叢字。後之卯子卯午。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運氣太過。故當抑之。而資其歲之所不勝。鬱發者。謂五運之氣鬱極乃發也。食歲穀以全真氣。食間穀以辟虛邪。虛邪。不正之邪也。能保其精。則邪自辟矣。歲宜鹹以耎之而

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鹹從水化。故能耎堅。以調和在上之君火。甚則以若發其火鬱。金氣主收。故宜酸收以安其下。甚則以苦泄其燥。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同司天之熱氣。宜以寒清。同在泉之清涼者。宜用溫熱。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帝曰。善。厥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巳亥之紀也。

厥陰　少角　少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角五常政論曰。委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　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木運之歲上見厥陰

其運風清熱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厥陰 少徵 少陽 寒雨勝復同 癸巳 癸亥 其

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厥陰 少宮 少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角 五常政論

日畢臺之紀上 角與正角同

己巳 己亥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厥陰 少商 少陽 熱寒勝復同 同正角 五常政論

天錢上六十 此二氣相 合 復此凡十 一歲三精

日從革之紀上 乙巳乙亥其運涼熱寒

角與正角同

少商 乙 太羽 終 丙 太角 初 壬 少徵 癸 太宮 甲。合前註會意

厥陰 少羽 少陽 雨風勝復同 辛巳辛亥其

運寒雨風 雨風勝復之氣與風運同化皆非本年正化所謂邪化日也不及之運同

少羽 辛 終 少角 丁 初 太徵 戊 少宮 巳 太商 庚。始于丁而終于辛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不及之歲。氣運皆後天時而至

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此言厥陰少陽。標本之

相合也。少陽司天則天

氣王。少陽在泉則地氣王謂厥陰同少陽之諸正

歲如厥陰在泉。則厥陰之氣。同少陽司天之運符

厥陰司天。則少陽之氣同厥陰司天之運行。故同

更主高遠。炎熱從之。蓋厥陰少陽。標本相合。而氣

丹黅蒼素元天之氣色也其穀蒼丹者蒼果謂草木化蟲生于天之六氣而成于九之五行也

謂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二氣育毛文

陰又從少陽之氣化也。

天氣擾，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濕化乃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其政撓，其令速，其穀蒼丹。間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于下。風病行于上，風燥勝復形于中。

風性動擾，故天氣擾。少陽之氣運行于中。故地氣正。風氣在天。故風生高遠。少陽之氣。上與厥陰相合。故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濕化乃行者。從風火之勝制也。風火同歸于正。故曰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光明撓者。風之政。速者火之令也。蒼丹之穀。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者。間穀者。言左之少陰而下。右之太陽而下。感左右之間氣而成。文角品羽。感司天在泉之氣而生育者。不過文品之毛蟲羽蟲。又不能生聚而耗散

火□從令
所分者二
氣不能平
易之外後
更于氣之
身

也。勝復更作者。謂炎熱從之于上。而復相乘于氣交之中也。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相火之在泉也。感風氣則病行于上。感熱氣則病行于下、風燥勝復相乘。則形見于氣交之中。愚謂行于上行于下。又曰形于中。而不得病。蓋謂風火之氣行于上下。而復交于中也。炎熱從之于上者。子從母也。勝復更作。皆厥陰之氣復下歸于正也。故厥陰在泉則地氣正。今厥陰司天。而天氣亦正。斯謂之諸同正歲。

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初之氣乃陽明淸金司令。故寒始肅而殺氣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謂陽明之間氣。在在泉少陽之左也。二之氣。寒不去。華雪水冰。殺氣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民病熱于中。二之間氣。乃太陽寒水。是以寒不去而霜乃降。二之主氣乃少陰君火。而寒水加臨于上。是以名草上焦。而陽復化于下也。民病熱

寒民行于
上行于下

中者，君火之氣爲炎，氣鬱于內也。三之氣，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三之氣，乃司天之風氣至令，是以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乃風病行于上也。四之氣，溽暑濕熱相薄，爭于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胕腫、四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太陰濕土，是以溽暑濕熱相薄爭于左之上者，謂少陰在司天厥陰之左也。發厥陰司天之間氣，始于下之陽明，而交于太陽。少陽在泉之間氣，始于上之少陰，而交于太陰，故民病寒于右之下者，蓋從下而上也。爭于左之上者，謂從上而下也。是以間穀言太者，言在上左右之少陰太陽，而及于太陰陽明，所謂收之始起于上而終于下也。故日食間穀以保其精，謂保四氣主時之精氣也。又日食間穀以避虛邪，謂避左右間氣之虛邪也。蓋能保其精，則能避其邪矣。民病黃癉胕腫，皆濕熱之爲病。五之氣，燥

[illegible]陽之氣溫[illegible]五之[illegible]并于上之[illegible]溫而為病故不發[illegible]

濕更勝。流陰乃布。寒氣及體。風雨乃行。五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陽明燥金。是以燥濕更勝。沉陰布而寒及體者。二氣並主清寒也。太陰所至終為雨。陽明所主為悽愴。故風雨乃行。終之氣長火司令。陽乃大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溫厲。終之主氣。乃太陽寒水。而相火加臨于上。故長火司令。客勝其主。是以陽氣大化。流水不冰。少陽在泉之氣大發。草感生長之氣而生。人感溫煖之氣而舒。其病溫厲者。所謂冬溫病也。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化源者。五運乃六氣之生源。如少宮之運。厥陰司天。則土氣受鬱矣。少商之運。少陽在泉。則金氣受鬱矣。故當折其致鬱之氣。以資五運之化源。以上六氣相同。歲運不及。故當贊助其運氣。無使所不勝之邪勝之。以上不及之

補宜遠熱，無妄犯之。

三氣相同，歲宜辛以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之，辛從金化，以調風木之勝，鹹從水化，以調火熱之淫，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是一歲之中，皆火司令，故當畏火之氣，無妄犯之。

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厥陰司氣，以溫用溫無犯，少陽司氣以熱用熱無犯，食宜同法者，兼食並宜也。

帝曰：善。夫子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位而知其所在矣。此言司天在泉之氣，六期環轉而各有定位也，行有次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

言天之道而不言紀者天包乎氣也

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六氣終朞。而六朞環會也。正有位者。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一氣各主六十日有奇也。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者。蓋以寅爲歲之首。朔爲月之首。寅爲日之首。而起初氣也。覩其司天在泉之定位。則知六氣之所在矣。運有餘其至先。運不及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運謂六氣之化運。如子午寅申辰戌六歲主有餘。其主歲主時之氣皆先天時而至。如丑未卯酉巳亥六歲主不及。其主歲主時之氣皆後天時而至。正歲。謂歲會之紀。非太過非不及。其氣應時而至也。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眚時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此論五運之勝復而爲災眚者。何以候之。非氣化者。謂非運氣之化也。如丁卯丁酉歲。其運風清熱。風乃少角之氣化。其清熱

一分之前
真元已

乃勝復之氣。此邪化也。是謂災眚。○徐振公曰。此篇論司天在上。在泉在下。而運化于中。故此篇論司天在泉之中。而兼論其運氣。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于上而終于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天。謂司天。地。謂在泉。道。謂天地陰陽之道。數之始起于上者。謂數之始于一而起于天一也。終于下者。謂天數之始于一而終于地六也。歲半之前。歲半之後者。謂天地之氣。上下有位也。氣交者。謂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也。位。謂司天在泉。及左右間氣之六位。氣月。謂一氣之各主兩月也。愚謂司天在泉之六氣。總屬天一所生之真元。真元者精氣也。氣為陽。精為陰。一陰一陽。化生太少之四象。而其為六氣也。天包乎地之外。故不

分之監氣　精氣　故六氣以　太陽寒水　以明氣本　上而標本　在下也　夫有少陽　少陰故曰　熱曰火

日在地而日化在泉。精通乎天之上。故曰天有精也。上六氣循天而環轉。故六基而復會。復通貫乎地之中。故上下交互也。故曰食歲穀以全其真。食間穀以保其精。真者元真之氣。精者天一之精。是以上文曰此天之道。氣之常也。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勝與復同。燥清煙露秋化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此論五運六氣有同化之盛衰。是以有不合也。不合其數者。不合六氣之數也。氣用有多少者。謂六氣之用。有有餘不足也。化洽有盛衰者。謂五運之化。有太過不及也。風溫

變氣在歲
勝復氣在
生發從此
前列于四
時之中

變爍者。言陰陽之六氣也。春夏秋冬者。言角徵宮商羽。主歲而主時也。風溫春化同者。厥與角運同化也。熱曛夏化同者。少陰少陽與徵運同化也。勝與復同者。謂五運之勝與復氣亦與六氣之相同也。如清金勝角木。其勝氣則與陽明同。炎火復秋金。其復氣即與少陰少陽同也。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是以有不合也。而風溫之多。合春化之盛。是氣運同其化矣。若六氣之少。合五運之盛。五運之衰合六氣之多。此盛衰更用而不合矣。此節論六氣主歲主時之多少。又當審五運主歲主時之盛衰。合而推之。斯得氣運之微妙。

○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

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此太過而同地化者三運合六氣計六歲。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此不及而同地化者三運合六氣計六年。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此太過而同天化者三運合六氣計六年。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

[illegible]于上曰加上臨于下曰臨

者三。此不及而同天化者三運。合六氣計六年。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言此二十四歲。皆上下加臨。餘三十六歲。則不加不臨也。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此言太過而同地化者。與天符相同。不及而同地化者。與歲會相同。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言太過不及之十二歲。皆曰天符。然內有變行多少之分焉。多少者。即太過不及之變也。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為病甚。徐者為病持。故有微甚死生之分焉。按馬蒔註引執法行令貴人而言。然此節專論天符之有太過不及。前篇分別天符歲會太一天符。與此不相符合。

〇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

寒熱乃大過之總綱此紀論六位止言歲熱

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與六位也。興起也。此總言一歲之中。有應時而起之六位。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各有寒熱溫涼之四氣。皆宜遠而無犯之。如初之氣。天氣尚寒。是宜用熱。時值少陽相火司令。又當遠此一位而無犯也。如二之氣。天氣已溫。是宜用涼。時值太陽寒水司令。又當遠此一位而用涼也。每歲之六氣皆然。從則和。逆則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

帝曰。溫涼何如。岐伯曰。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間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此分論司天在泉及間氣之無犯也。如少陰在上。司氣以熱。而用熱者。又當遠此少陰之

熱而無犯也。如陽明在泉。司氣以涼。而用涼者。又當遠此陽明之涼。而無犯也。餘氣皆然。如間氣與司天在泉之主氣相同者。不可犯。與主氣異者則小犯之。假如少陽司天。初氣乃少陰君火。是與司天之氣相同。無犯其熱。如少陰在泉。四之氣乃太陽寒水。是與主氣相異。可少用熱而小犯之。是謂寒熱溫涼之四畏。不可不謹察也。

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為期。而不可過。是謂邪氣反勝者。天氣反勝者。如司氣以熱而天氣反涼。是當依時而用溫矣。如司氣以熱。而寒反勝之。又可用熱而犯主氣之熱矣。然止以氣平為期。不可過用。以傷司氣之元真。是謂邪氣反勝者。則可犯也。

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天信。謂氣之應時而至者。無差失而妄犯之。六氣各有所宜而不可逆。有勝氣。又宜

折之而無異其勝。有復氣。又當抑之而無贊其復。謂之正味。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五運和平。勿乖其政。是謂至治。

書經以寅為首　歲章

此篇乃之大　六元正紀

○帝曰善。五運氣行。主歲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此章與上章大義相同。前以太陽為始。序三陽三陰之六氣。以角運為初。序角徵宮商羽之五音。而作歲有所不齊也。故今以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從甲子而至癸巳。三十歲而為一紀。復從甲午而至癸亥。六十歲而為一周。斯歲運始順。故復次之。

甲子　甲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宮土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天于

歲半之太盛寒暑燥濕相合然後之變哉水于五運之化

三所用者總歸上章之義

土剋水而金能生之

始于中。亂交始于雨化五、此運居其中。太過者其數十。故其數從生始。成。不及者其數生。兩爲土化。土常以生。故其數五。燥化四乃己卯己酉也。己主不及。故其數生。所謂正化日也無勝復之邪化。故爲正化。所謂日者。以一運統主一歲。而五運又以角木爲初。羽水爲終。各分主七十二日有奇也。其化上鹹寒。中苦熱。下酸熱。所謂藥食宜也上。謂司天。下。謂在泉。中。謂化運。君火司天。故宜鹹寒以制化。太陰濕土運化于中。故宜苦以燥濕。熱以溫陰。陽明清涼在泉。故宜酸以助收。熱以溫涼。藥食並相宜也。此即上章宜苦燥之溫之。食宜同法之義。餘歲俱倣此。

乙丑　乙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商金運　下太陽水　熱化寒化

五氣分主之時反為勝氣復氣專令故謂之邪化也

上章不及之歲不言災數補論撰于後

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不及之運有勝復。金運不及。火熱勝之。金之子寒水來復。有勝復之邪氣。故為邪化。所謂日者。謂勝氣在勝歲所主之七十二日。復氣在復我所司之七十二日。此即上章清熱勝復同。其運風清熱之義。餘不及歲俱准此。災七宮按九宮分野。七乃兌宮。金運不及。為熱寒勝復。故主災眚在于兌之西方。上章以太過之歲而主民病。此以不及之歲而言災眚。蓋太過之氣暴。不及之氣徐。病甚而災微也。濕化五乙主不及。故其數生。按乙運不及。丑未之司天在泉所主。不及。氣運之司也。清化四運不及。故其數生。餘不及歲俱准此。寒化六乃庚辰庚戌也。庚主太過。故其數成。所謂正化日也濕化五。清化四。寒化六。皆主正化。無勝復之邪氣也。五運之氣。又各分主七十一日。司天在泉之氣。各主六十日而有奇。其化上苦熱。中酸和。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金氣主收。故宜酸以收之。和者。謂五運之

氣雖各主一歲。而一歲之中。又有生長化收藏之五運。故又宜五味以和之。其爲土味。能制化寒水。

丙寅　丙申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羽水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火臨于上。水承制之。故至不及。寒化六運太過。故其數成。餘太過運俱準此。風化三乃辛巳辛亥也。巳亥主不及。故其數生。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鹹溫。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水運主鹹。而以鹹助之。後之化運。多用和助之味。所謂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也。

丁卯　丁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陰火　清化熱化

邪氣盛而正氣不及故不能勝

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清主勝氣。熱乃復氣。災三宮三宮主震。分野之東方也。燥化九委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成。蓋木運不及。金氣勝之。今又燥化臨于上。則金氣盛矣。風化三　熱化七壬子壬午也。子午主太過。故其數成。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溫。中辛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戊辰　戊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徵火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辰戌主太過。故其數成。熱化七　濕化五癸丑癸未也。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溫。中甘和。下甘溫。藥食宜也

己巳　己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陽相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五宮乃中土宮　火風化三巳亥乎不及故其數生　濕化五　火化七乃戊寅戊申也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辛涼中甘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庚午　庚子歲

上少陰火　中太商金運　下陽明金　熱化七子午主太過故其數成　清化九金運太過　燥化九乃乙卯乙酉也從革之氣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歲產金氣不及而得運化之助。故與正商相同而虛也。　所謂正化日也　其

化上鹹寒。中辛溫。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辛未　辛丑歲

上太陰土　中少羽水運　下太陽水　雨化風化勝復同　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一宮（乃北方坎位）　五（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一（在化運主不及。故其數生。在在泉乃丙辰丙戌也。辰戌乃太陽之水。合丙之化運而始生。故其數六）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中苦和。下苦熱。所謂藥食宜也。

壬申　壬寅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角木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

巳亥歲壬森
良而不主司
失辨丁巳丁
湧乎木氣盛
而不平不及
一定之數也
餘陳同

壬申壬寅為同天符。風化八在中運主角木太過故
故其數生。天主生也。其數成。在在泉乃下也。
丁亥也。委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故主生。蓋木
氣不及。而得運化之助。則木氣盛矣。故其數八。所謂
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酸和。下辛涼。所謂藥食
宜也

癸酉 癸卯歲

上陽明金 中少徵火運 下少陰火 寒化雨化
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九宮乃南方離位 燥化九伏明
之紀。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成。蓋火運不及
數氣自政。而又上臨于司天。則其氣虛矣 熱化二在中
運主不及。故其數二。在在泉乃戊子戊午
陽天符之歲。故其數生。蓋天生而地成也 正化日也

甲戌甲辰歲會

所謂二字爲承前章而言故從省之

甲戌　甲辰歲

上太陽水　中太宮土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辰戌主太過，故其數成，蓋土盛而不勝水者，乃歲會之年，氣之平也。故無勝復。濕化五在中運上常以生，在在泉乃巳丑巳未，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中苦溫，下苦溫，藥食宜也。

乙亥　乙巳歲

上厥陰木　中少商金運　下少陽相火　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日也　災七宮　風化八從革之紀上角與正角同。故正成。蓋金運不及。生氣乃得，而又上臨于司天，則木氣盛矣。清化四　火化

癸巳日丙居日度者言一歲之中又各有分主之時也

二乃庚寅庚申歲當主歲數是謂故闕正化度也度者謂所主之時度也其化上辛涼中酸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丙子　丙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羽水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火司于上水承之故主不及寒化六　清化四乃辛卯辛酉也所司主不及故其數生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鹹熱下酸溫藥食宜也

丁丑　丁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角木運　下太陽水　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三宮　雨化五丑未主不及故其數

言勝復之各有度

天一生水。而天一之。合生又獨陽也。王何曰上寒水司不制其中。

生。風化三　寒化一乃壬辰壬戌也。辰戌之水合于水而始生。故其數一。後天一始生之水曰天癸。然太陽之水止合丙之化氣。壬之生氣而不與辛癸相合。蓋辛與丙合。壬與癸合也。從仲司日。寒水在泉。土制于上。故壬不及。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辛溫。下甘熱。藥食宜也。

戊寅　戊申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徵火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寅申太徵皆主大運太過。故其數成。風化三乃癸巳癸亥也。巳亥土不及。故其數生。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甘和。下辛涼。藥食宜也。

己卯　己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陰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五宮　清化九金不及土運生之故其數生雨化五　熱化七乃甲子甲午也。子午王太過。故其數成。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甘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庚辰　庚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商金運　下太陰土　寒化一土勝其水。故王不及、清化九　雨化五乃乙丑乙未也。丑未王不及、故其數生、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中辛溫。下甘熱。藥食宜也、

辛巳　辛亥歲

丙辛乃化 [illegible]壬癸乃 [illegible]氣化行 矣

上厥陰木　中少羽水運　下少陽相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一宮　風化三　巳亥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一　火化七　乃丙寅丙申也，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　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壬午　壬子歲

上少陰火　中太角木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　受壬水之制，故主不及。　風化八　清化四　乃丁卯丁酉也，卯酉主不及，故其數生。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酸涼，下酸溫，藥食宜也。

癸未　癸丑歲

上太陰土　中少徵火運　下太陽水　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九宮　雨化五　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　火化二　寒化一　乃戊辰戊戌也。水受土剋。故主不及。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鹹溫。下甘熱。藥食宜也。

甲申　甲寅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宮土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　寅申主太過。其數成。發長故[illegible]。雨化五　風化八　乃己巳己亥也。上所與正角同。故主戌。基早盛之紀。化氣不令。生致獨鬱。而又與巳亥相合。則木氣盛矣。故其數八。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鹹和。下辛涼。藥食宜也。

乙酉　乙卯歲

上陽明金　中少商金運　下少陰火　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七宮　燥化四　卯酉主不及，故其數生。清化四　熱化二　乃庚子庚午也，同天符歲，故其數生。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丙戌　丙辰歲

上太陽水　中太羽水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　辰戌太羽皆主太過，故其數成。　雨化五　乃辛丑辛未也。丑未王不及，故其數生。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中鹹溫，下甘熱，藥食宜也。

丁亥　丁巳歲

上厥陰木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陽相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三宮　風化三巳亥少陽皆主木運不及。故其數生。火化七乃壬寅壬申也。寅申至大過。故其數成。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中辛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戊子　戊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徵火運　下陽明金　熱化七子午太徵皆主太過。故其數成。清化九乃癸卯癸酉也。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成。蓋長氣不宜收氣自政。而又與卯酉相合。則金氣虛矣。故其數九。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甘寒。下酸溫。藥食宜也。

己丑　己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宮土運　下太陽水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五宮　雨化五（丑未少宮皆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一（乃甲辰甲戌也。土盛則水衰。故主不及。）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中甘和。下甘熱。藥食宜也。

庚寅　庚申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商金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清化九　風化三（乃乙巳乙亥也。巳亥主不及。故其數生。）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辛溫。下辛涼。藥食宜也。

辛卯　辛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羽水運　下少陰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一宮　清化九　涸流之紀。少羽與少宮同。故其數成。蓋藏令不舉。化氣乃昌。土勝生金。則金氣盛矣。寒化一　熱化七　乃丙子丙午也。子午主太過。故其數成。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壬辰　壬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角木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　辰戌

主太過。故其數成。風化八　雨化五乃丁丑丁未也。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酸溫。下甘溫。藥食宜也。

癸巳　癸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徵火運　下少陽相火　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九宮　風化八天干終于癸。地支終于亥。故其數成。火化二在化運主少徵。故其數二。在在泉乃戊寅戊申也。歲于太符。故其數生。正化度也。其化上辛涼。中鹹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以上司天在泉之生數成數。諸家以丁丑申卯辰巳爲對化。從標生成。午未寅酉戌亥爲正化。從本正生。惟張介賓疑爲不然。言內經諸篇。並無正對之說。止本篇後文云。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

標本言之而不能分

先從子而后午未有先午而后子也

生此但欲因生成之數以明氣化之微盛耳故其言生者不言成言成者不言生皆各有深義存焉似不可以强分也然欲明各年生成之義者當以上中下三氣合而觀之以察其盛衰之象庶得本經之義愚按本經之所分太過不及在天干以甲丙戊庚壬主太過乙丁己辛癸主不及在地支以子午寅申辰戌下太過卯酉巳亥丑未主不及今復以子午卯酉之中又分出太過不及是與經旨相違而不無此足矣且甲子爲六十歲之首子既屬對化主成不當云熱化二矣次庚午爲正化主生又不當爲熱化七矣再按卯酉之對化方年乃九九九四九奚以卯之對化主四年而酉之正化止一年耶又如巳亥之風化五年乃三八三三八再查寅申歲厥陰在泉之風化五年乃三入三三入三十年合而論之當主生數五成數五又癸三若六而八居四耶此皆不明經義强爲聽說詒悞後人愚仍以子午卯酉之太過不及兼以上中下之生尅五運六氣之相資參躁于右其闕或有未盡

以待後賢參稽可也。

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定期之紀，謂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子甲相合，三十歲而為一紀，六十歲而成一周。勝復者，不及之年。正化者，太過之紀，皆有經常不易之數。要者，總屬陰陽之盛衰耳。

帝曰善。五運之氣，亦復歲乎。此論五運之化，受司天在泉之勝制，鬱極乃發，以報復其歲氣，故曰折，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蓋謂歲氣勝制其化運。當以所勝之味調之，而勿使其鬱復也。如丁卯丁酉歲，少商木運，而上臨陽明，則木氣鬱矣。戊辰戊戌歲，太徵火運，而上臨太陽，則火氣鬱矣。己巳己亥歲，少宮土運，而上臨厥陰，則土氣鬱矣。庚子庚午歲，太商金運，而上臨少陰，則金氣鬱矣。辛

運行之中有二火故十二年

丑辛未歲。少羽水運。而上臨太陰。則水氣鬱矣。庚寅庚申歲。太商金運。而少陽相火司天。則金氣鬱矣。又如乙巳乙亥歲。少商金運。而相火在泉。則金氣鬱矣。壬子壬午歲。太角木運。而陽明在泉。則木氣鬱矣。癸丑癸未歲。少徵火運。而太陽在泉。則火氣鬱矣。甲寅甲申歲。太宮土運而厥陰在泉。則土氣鬱矣。乙卯乙酉歲。少商金運。而君火在泉。則金氣鬱矣。丙辰丙戌歲。太羽水運。而太陰在泉。則水氣鬱矣。凡此十二運中。有太有少。並受司天在泉之鬱而後復。故日太過者暴。不及者徐。

岐伯曰。鬱極乃發。待時而作也。

待時而作者。土鬱發于四之氣。金鬱發于五之氣。水鬱發于二火前後。火鬱發于四之氣。鬱不發而無時也。

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

太過之運受鬱其發暴。不

數五地　北　已化土　生金金

及之遲受鬱其發後。持者能主持而不甚也。即所謂持于春持于秋之意。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初生之氣微。故主不及。已成之數盛。故主太過。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行之氣。皆感天生地成。地成天生。此河圖數也。土常以生者。土位中央。感天干而如化。天地之氣。皆本于五。而終于九。此洛書數也。故曰天地之間。不離于五。人亦應之。○王箴蘇曰。五行有氣有質。皆稽于土。如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二得五而爲六。水之質始成。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倪仲宣曰。土位中央。其數五。合天之生數五。得五而成十。天地之數在五之中。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

塵术水生木木生火故先福十而后金數叶期前也

火伏貝土而土生金

鬱感上常段生

白氣。飄聚高深，擊石飛空，洪水乃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化氣乃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昏，其乃發也，以其四氣。雲橫天山，浮游生滅，怫之先兆。

此言五鬱之發，有天地山川之變象，有草木蟲獸之兆徵，有民病之災眚，有寒熱之變更，觀其發而知其復也。雷者，火之氣。三之氣主火，四之氣主土。故殷殷然之雷，在土之下，火土相合，而發于三氣四氣之交。白乃金之氣，土鬱而金化也。高深，高山深谷之間，田牧土駒者，蓋因洪水泛衍，如駒之土塊，散牧于田野之間。始者，謂土受天干之始化，土氣復而生長化收成之氣咸從土化也。民病腹脹腸鳴諸證，皆感土氣

五運之有相勝復也有不及之故

山發其氣四者。發于夏秋之交四之氣也。太陰所至為雲雨。浮游朝生暮死。感溼氣而化生。溼土之氣。上蒸而為雲橫天山。下化而浮游生滅。此怫鬱欲發之先兆也。怫鬱也。按此五鬱之發。與氣交變論之鬱復不同。氣交篇之復。即上章之所謂清熱勝復同。其運風清熱。蓋臣主歲之運不及。所勝之氣勝之。而子氣為母復讎。乃運氣之自相勝復也。此章之所謂復歲者。即上文之所謂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蓋五運之氣鬱其中。上受司天之勝。下受在泉之制。無分太過不及。咸受其鬱而復發也。故其所發者。即所鬱之本氣。非子為母復也。是以復氣與民病各有不同。學者俱宜體析。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涼乃舉。草樹浮煙。燥氣以行。霿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乃有聲。故民病欬逆。心脇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色惡。山澤焦枯。

覆本氣之自發

氣來而發鬱之氣凝上上則爲霧凝從下下則爲雲霧

土凝霜鹵。怫乃發也。其氣五。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兆也。霧音蒙數叶朔○明潔淸切。金之令也。凉肅殺氣。金之氣也。此所鬱之金氣復發。而致令發行也。欬逆嗌乾脅之病也。靈樞經曰。足少陽是動病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又曰所是動則病腰痛嗌乾。面塵脫色。蓋金氣復而肝木病也。土凝霜鹵者。言土凝如霜之鹵。卽芒硝火硝是也。其氣五者。發于五之氣也。夜零白露。言露濃之如霜。林莽聲悽。聲在樹間。此秋聲也。金之鬱氣欲發之先兆也。

水鬱之發。陽氣乃辟。陰氣暴舉。大寒乃至。川澤嚴凝。寒雰結爲霜雪。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交。乃爲霜殺。水乃見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陽光不治。空積沈陰。

白埃昏瞑。而乃發也。其氣二火前後。太虛深玄。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先兆也。肆避也。氣交乃夏秋之交。相火之後也。肅殺。爽結爲霜而殺物也。詳怪異也。厥脹。腎之府也。關節屈伸。乃筋骨之病。腎主骨而筋屬于節也。厥逆痞堅腹滿者。陽氣下薰。中氣塞也。君火主二之氣。相火主三之氣。其氣發于二火之前後也。氣猶麻散者。寒凝之氣。感火氣而欲散也。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乃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氣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起。雨而乃發也。其氣無常。長川草偃柔

和風乃天地之和氣，大風乃天地之怒氣。

在上曰天，葉地明，吟香嗪坼。

天地為人之大厦。

王師曰：廣厦騰煙，有火災也。

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先兆也。太虛埃昏，木氣發而埃土飛揚，害物以擾，風之動也。鼻發折木，鬱怒之大發也。民病胃脘鬲咽，食飲不下，不勝而土傷也。上支兩脅，耳鳴眩轉，仆不識人，風氣之為病也。天山一色，皆蒼色也。濁色，埃土昏翳也。按上鬱曰黃黑埃鬱，水鬱曰黃黑昏翳，木鬱曰黃黑鬱若，若言夫元色黃，天地之氣色，交相拂鬱也。橫雲不起雨而，風行天上，橫雲不雨而逝，風乃天地四方之氣，故所發無常。松吟高山，風之聲也。虎嘯岩岫，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此木鬱將發之先兆也。火鬱之發。太虛曛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厦騰煙。土浮霜鹵。止水乃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乃後。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脇腹胸背。面目四支。䐜憤臚脹。瘍疿嘔逆。瘛

[illegible]二字屬于氣化之中不系[illegible]病之內[illegible]當作長[illegible]

瘛骨痛節乃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刻終大溫汗濡玄府其乃發也其氣四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濕令乃化乃成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

大明日月之光明也火鬱發而熏翳于上則日月之明不彰土浮霜鹵者水濕之氣受鬱熱上蒸而成如霜之鹵也噫言者噎嘻嘻嗃形容其風自火出也風火相合是以陰濕之氣作後乃化民病瘡瘍諸證皆火熱盛而精血傷也少氣者火爲氣之賊也瞀悶肺氣病也火甚精傷故善暴死刻終者謂一氣分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如三氣之終而大溫將發于四之氣也元府汗空也動復則靜陽極反陰者少陰所至爲熱生終爲寒也少陰之從本從標也濕令乃化乃成者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也水凝

泉交土實而化火故曰水凝知變行則不飛矣

冰雪。寒之勝也。光華之氣。發于水凝。燔陽之熱。生于午澤。山澤通氣也。此二火之氣。受寒氣之鬱極而發後發也。按五行之中有二火。陽火以明而在天。故火以位而在地。華發水凝者。陽火之將發也。燔陽午澤者。陰火之欲復也。陽火由水中而生。陰火從地澤而發。

有怫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極。而乃發也。木發無時。水隨火也。

謂後也。如華發水凝。燔陽午澤。怫之應也。陽極反陰。山川冰雪。陰之極也。風氣行于四時。是以木發無時。水發于二火前後。故水隨火也。按戊癸化火。火生于水澤之中。水火之相合也。是以華發水凝。水隨火發。

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歲。五氣不行。生化收藏。政無恒也。

謹候其時。則病可期而知。亦可以先期而調之。失時。失五音六氣所主之時。反歲。逆司天在泉之歲氣。不能使之上下合德。無相奪倫。五氣不行者。不能使五運宣行。致乖其生化收藏之常政矣。

帝曰。水發

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歧伯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兼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此中明五運之

微受六氣之勝制也。按六微旨論曰。顯明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歧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木氣治之。木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此言六氣之有定位。各有承制之在下。故曰微其下氣。而見可知。言微其六氣在下之承制。則所見水發之雹雪。土發之飄驟可知矣。氣有多少者。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發有微甚者。有餘有暴也。當其氣者。當其本氣而自發也。兼其下者。水發而兼土之雹雪。土發

而兼木之飄驟。水發而兼金之毀折。金發而兼火之清明。火發而兼水之曛昧。蓋分別此章之復。乃六氣之鬱。非五運之自相勝復也。

帝曰善。五氣之發。不當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差音雌。○位。謂五運所至之時。命。令也。差。參差也。言五運之發。不當其本位而發者。乃所行之政令有差也。如水位于冬。而所發在于二火前之正月二月。土位于長夏。而所發在于四氣之七月八月。金位于秋。而所發在于五氣之九月十月。火位于夏。而所發在于四氣之七月入月。皆後發三十日而有奇。蓋鬱極而後乃發。是以去本位之少遲。

○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岐伯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常也。帝曰當時而至者何

也。岐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此論五運主時之有太過不及也。氣。謂四時之氣。運。謂五運之化。五運各主七十二日有奇。運太過。則其氣至先。運不及。則其氣至後。此時候之常也。非太過非不及。則氣至當時。非是者。則生長化收藏之氣不應。而爲四時之災眚矣。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已勝也。此論六氣主時之有太過不及也。六氣各主六十日有奇。如清肅之氣行于春。炎熱之氣行于秋。凝寒之氣行于夏。溽蒸之氣行于冬。是謂非時而化。蓋太過者。當其時而各司寒熱溫涼之氣。不及者。歸其已勝。已勝者。謂歸于勝已之氣。即非時之化也。前章論五運六氣之主歲而有盛衰。此復論五運六氣之主時而亦有太過不及。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

上下左右應六氣中標應五運

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故春氣始于下秋氣始于上夏氣始于中冬氣始于標春氣始于左秋氣始于右冬氣始于後夏氣始于前此四時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帝曰善此論四時之氣而有太過不及也早晏者先天而至後天而至也順者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逆者反順為逆也春氣生于東故從東而西行夏氣發于南故從南而北行秋氣始于西故從西而東行冬氣本于北故從北而南行此四時之應四方也故春氣自下而升秋氣從上而降夏大之氣由中而

常字應 後之常

者問五 六氣之 四時

氣投夏 分主于 季

布于四旁。冬藏之氣。從表而歸于內府。左東右西。前離後坎。此四時之有高下左右。乃正化之常也。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謂收藏之氣。從高而下。自外而內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謂生長之氣。自下而升。從內而外也。上節論五運六氣之太過不及。以應四時之早晏。此論四時氣之遲速。以應五運六氣之盛衰。

黃帝問曰。五運六氣之應。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岐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帝曰。願盡聞之。此論五運六氣之主時。而各有德化政令。勝復變病之常。夫前章之所謂初之氣二之氣者。論加臨之客氣。乃六期環轉。各有不同。此復論四時之主氣。有春之木。夏之火。秋之金冬之水。各主七十二日有奇。又有初氣之厥陰。二之氣之少陰。三氣之少陽。四氣之太陰。五氣之陽明。六之氣之太陽。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此四時不易之

氣有寒熱溫涼生長收藏之政令故曰常岐伯曰請遂言之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為和平少陰所至為暄太陰所至為埃溽少陽所至為炎暑陽明所至為清勁太陽所至為寒雰時化之常也氣之所主謂四時有五運六氣之所至也春氣舒遲故為和平暄暖也又溫燠也蓋少陰雖主君火而本寒故主于寒熱之交以司溫溫和之氣此節蓋以厥陰風木主春少陽炎暑主夏陽明清涼主秋太陽寒水主冬此四時氣化之常也故以太陰轉列于少陽之前者謂土氣分旺于四季先從春夏始也此首論六氣之中有五運五運之中有四時厥陰所至為風府為璺啓少陰所至為火府為舒榮太陰所至為雨府為員盈少陽所至為熱府為行出陽明所至為司

出口備化

殺府為庚蒼太陽所至為寒府為歸藏司化之常也

璺音問○府者各有所司也璺啟開坼也舒榮舒展而榮華也員盈周備也夏氣始于中行出者從中而出于外也庚更也草木至秋而更變也歸藏者萬物至冬而歸藏也此三陰三陽各有風寒濕熱之所司而為璺啟舒榮之化故為司化之常

厥陰所至為生為風搖少陰所至為榮為形見太陰所至為化為雲雨少陽所至為長為蕃鮮陽明所至為收為霧露太陽所至為藏為周密氣化之常也

生長化收藏五時之氣也風搖形見氣之化也故為氣化之常

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少陽所至為火生終為蒸溽

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涼。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德化之常也。肅。肅殺也。風能生萬物，而終爲肅殺之氣。蓋西方皆有風氣，故能生長萬物，而亦能收殺也。少陰太陽，爲水火陰陽之主。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陰陽標本互換于中，故中寒而中溫也。太陰濕土之氣，上蒸而爲雲爲雨，故終爲注雨。少陽相火，生于地澤，故終爲蒸。陽明燥金，終爲清涼。生者，謂六氣所生之德，而爲涼爲肅。德之化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化。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所至爲羽化。陽明所至爲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五類之蟲，咸五運六氣而生育，故爲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化。少陰所至爲榮化。太陰所至爲濡

雷霆驟雨暑作日長此太陰之氣也

化。少陽所至為茂化。陽明所至為堅化。太陽所至為藏化。布政之常也。生茂堅藏乃六氣之政而宣布于四時。厥陰所至為飄怒。大涼。少陰所至為大暄。寒。太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少陽所至為飄風燔燎霜凝。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太陽所至為寒雪冰雹。白埃。氣變之常也。飄怒風之變。涼乃金氣承之。大暄火之甚。寒乃陰精承之。雷霆驟注。濕土之變。極則風氣承之。飄風者。風自火出也。燔燎。炎之甚。極則水氣承之。散落。肅殺之甚。溫乃火氣承之。寒雪冰雹。寒之甚也。極則土氣承之。春氣極則變。變則害。承乃制。厥陰所至為撓動。為迎隨。少陰所至為高明焰。為曛。太陰所至為沉陰。為白埃。為晦暝。少陰所

至為光顯。為形雲。為驟。陽明所至為煙埃。為霜。為勁切。為悽鳴。太陽所至為剛固。為堅芒。為立。令行之常也。運隨往來也。形雲者濕氣上蒸而為雲也。悽鳴金有聲也。剛固堅芒。乃寒凝冰堅之象。此六氣之令行于四時之常也。厥陰所至為裏急。少陰所至為瘍胗身熱。太陰所至為積飲否隔。少陽所至為嚏嘔。為瘡瘍。陽明所至為浮虛。太陽所至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此春病之常也。裏急。逆氣上升也。厥陰主春。春氣始于下而上。故為裏急。陽明主秋。秋氣始于上。故為浮虛。火生于木。風火相煽。故為身熱瘡瘍。土位中央。而分旺于四季。故四時為痞積中滿之病。太陽主筋。為風氣所傷。故緛短而屈伸不利。厥陰所至為支痛。少陰所至為驚惑。惡

寒戰慄譫妄。太陰所至爲稸滿。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陽明所至爲鼽。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病。太陽所至爲腰痛。病之常也。稸音畜。瞀音務。尻音敲。○此夏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痺耳鳴嘔涌。陽明所至爲脇痛皴揭。太陽所至爲寢汗痙。病之常也。緛音軟。戾叶利。皴音逡。○此秋病之常也。緛，縮也。戾，了戾也。即轉出小便之關戾。厥陰主利前陰，而脈絡陰器，爲燥金所傷，故燥緛不利。皴，皺也。以燥而過燥，故皮爲皴揭。厥陰所至爲脇痛嘔泄。少陰所至爲語笑。太陰所至爲重胕腫。少陽所至爲暴

狂。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嚏。太陽所至爲流泄禁止。病之常也。此冬病之常也。心主言而喜爲心志。君火爲冬令之寒水所迫。則心氣實而語笑不休。以上四時諸病。有因于六氣者。有因于四時者。學者引而伸之。以意會之。其義自得。此論四時之五運六氣。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病。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中則中。氣外則外。位之常也。報德以德。報化以化者。即所謂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蓋無勝則無復也。氣高則高。氣下則下者。謂春氣始于下。則五運六氣。皆主厥陰之風木。秋氣始于上。則五運六氣。皆屬陽明之燥金。夏氣始于前。則五運六氣。皆主少陽之炎暑。冬氣始于後。則五運六氣。皆屬太陽之凝寒。此四時六氣。皆有定位之

用有勝之。始終者復之義

嘗。非若客氣之報轉也。此復結上文之義。

故風勝則動。火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耳。

首問五運六氣之應。而上章獨論六氣之變。故復論其五運焉。風熱燥寒。四時之氣也。以濕土而列于四時之後者。謂土旺四季。先春夏而後秋冬也。隨氣所在者。隨四時之氣。而言五運之勝耳。在者。言風氣在春。熱氣在夏。燥氣在秋。寒氣在冬。濕氣在于四季。各主七十二日有奇。

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夫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故太陰雨化。施于太陽。太陽寒化。施于少陰。少陰熱化。施于陽明。陽明燥化。施于厥陰。厥陰風化。施于太陰。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

此論五行勝化之爲用也。命其所在而徵

氣來疾故短而易亡

之者。太陰之氣。在于長夏。太陽之氣在于冬。少陰之氣在于夏。陽明之氣在于秋。厥陰之氣在于春。如冬有而化。以微太陰之勝。夏有寒化以微太陽之勝。此與春勝長夏。長夏勝冬之義相同。徐振公曰。此即帝所問之有勝有復。在六氣爲勝復。在四時爲勝化。

帝曰。自得其位何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自得其位者。四時之六氣。各自司其本位。此時化之常也。厥陰位于正月二月。少陰位于三月四月。各命其位而方之月。則可知六氣之所在矣。

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此言主時之六氣。亦有盛有虛。乃隨歲運之太少也。歲運太過。則六位之氣盈。歲運不及。則六位之氣虛。蓋太過之氣。來徐而長。不及之氣。來疾而短。故曰少者暴而亡。金西銘曰。太過之氣

犬氣之火旺前月土氣上月金在九月主運之火在八月土在夏至金在七月故爲常先如火土金子母相乘爲勝明如此如火行乘金七行乘比例惡所不勝運主五歲氣分六氣大要相同上謂歲半以上下謂歲半以下本可証可

先天時而至。故徐而長。不及之氣。後天時而去。故暴而短。譬如人之後至。則疾行而趨走矣。帝曰。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惡去聲差叶雌

○此論主時之六氣。亦有天地盈虛之分。而上下相勝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運居上下天地之中。常先天地之氣而爲之勝。故曰隨運歸從。而生其病。謂天地之氣。歸從運氣而彼此相勝也。

天氣更上 後 六氣皆屬 五行之氣 故五運之 勝則上下 上勝水亦 越陽明之 在位

氣交謂三氣四氣之交如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則曰少土氣先交于三氣之小如地氣不足天氣隨之亦謂三之火氣先交于四氣少土此火土子母相合謂少歸所同和乃勝之微者也微者小差小差者在天之紀仍居七分而三分交下地在地之紀仍居七分而三分交于天此上下氣交不為民病者也惡所不勝[illegible]惡已所不勝之氣化太陽寒化施于少陰陽明燥化施于厥陰此下勝則燥氣遷而上厥陰風化施于[illegible]陰少陰火化施于陽明此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乃勝之甚者也甚者大差大差者在天之紀居五分而五分直降于下在地之紀居五分而五分反遷于上故曰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位易者謂越三氣四氣之位而初氣二氣行于五位六位五氣六氣行于初位二位此所不勝之氣勝之故曰惡所不勝越其位而加之故曰大變如歸所同和則不越位矣

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

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益甚。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鼽衄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此言主時之六氣亦當遠寒而遠熱者也。按前章之所謂熱無犯熱、寒無犯寒者，論司天在泉及加臨之六氣；此章論主時之六氣，亦有寒熱

溫凉之分。故亦復有此。問辛甘發散爲陽。故有病而應發散者。即當遠熱而不遠熱矣。酸苦涌泄爲陰。如有病而應攻裏者。即當遠寒而不遠寒矣。如雖病而不宜發表攻裏。若妄犯之。則寒熱內賊。其病益甚。若無病而不遠熱不遠寒者。則堅痞腹滿。身熱吐下之病生矣。時謂四時。治以勝者。如犯熱則以所勝之寒治之。如犯寒則以所勝之熱治之。張玉師曰。後之病生與前章之客氣總論亦可。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此言胎孕積聚。亦有陰陽寒熱之分。所當遠寒而遠熱者也。重身。謂娠妊而身重。毒者。大寒大熱之藥也。娠婦始結胎之一月二月。乃木氣司養。三月四月。主火。五月六月主土。七月八月主金。九月十月主水。至太陽而五行已周。陰陽水火分而成後天之形身矣。然未生之

胃生木血　至行已傷　至夜之鬱　有勝有從　用此和能　和治在　下上章北　有時之鬱　有勝先後　在自是之

前。五行之氣。各有虛有虛。有勝有鬱。宜以寒熱溫涼順逆而調之。設或有病而欲不遠寒。不遠熱。亦無傷于胎氣。所謂有故無殞。然亦無過之而致殞也。即如大積大聚。乃屬藏府之五行。尚其可犯寒而犯熱者也。若過犯之則死。寒熱溫涼。是謂四畏。可不慎諸。此節大有關于治道。學者宜細心體會。○附論七月所生小兒能育。而亦多長壽者。蓋七月乃肺藏司養。肺屬天而主氣主血。天一生水。感天地之氣而生。故亦九月十月。乃少陰太陽所主。皆感陰陽水火而生。若夫八月。乃陽明大陽主氣。感陽明之府氣而生。故雖生而不育。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此言

四時之鬱。而有調治之法也。鬱之甚者。太陰施于太陽。則水鬱矣。太陽施于少陰。則火鬱矣。少陰施于陽明。則金鬱矣。陽明施于厥陰。則木鬱矣。厥陰施于太陰。則土鬱矣。調治之法。木鬱則行達之。火鬱則發散之。土鬱則疎奪之。金鬱則泄利之。水鬱則折流之。然調其所勝之氣。太過者折之。以其畏而無復也。所謂寡之。謂寡其勝氣也。假者非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勝秋。秋勝春。春勝長夏。乃主氣不足。客氣勝也。如厥陰風木主春。而值陽明金氣加臨。君相二火主夏。而值太陽寒水加臨。長夏濕土主氣。而值厥陰風木加臨。陽明金氣主秋。而值二火之氣加臨。太陽寒水主冬。而值太陰土氣加臨。有假其氣。責以寒熱治客氣之勝。而主氣之寒熱。則無禁也。按此篇所謂六元正紀論者。六氣謂之六元。五運亦感天元而化。首敷章論六氣之主歲。而五運化于其中。各有盛有虛。有勝有復。末章論六氣之主時。隨運歸從。上下勝制。有勝有鬱而無復。善養生者。皆當隨時調養。以宏天地之和。施于天下。流于無窮。乃調燮之大關目也。帝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八下

錢塘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　徐　枡東升
　　　王　遜子律　參訂
門人朱　輪衛公校正

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此篇論六氣司天。六氣在泉。有正化。有勝復。有主客。有邪勝。至真者。謂司天在泉之精氣。乃天一之真元。要者。謂司歲備物。以平治其民病。無傷天地之至真。乃養生之至要也。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

司天地者。其至何如。此承上章而言五運六氣。互相交合。各有太過不及。彼此勝制已詳論于前矣。今欲分論六氣之司天在泉。其氣至之何如也。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王冰曰。天地變化。人神運爲。中外雖殊。其通應則一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生。工之所疑也。昭昭。合天道之明顯冥冥。合在泉之幽深。道之所生。其生惟一。工不知其要。則流散無窮。故多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風寒

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故六氣爲司天之化。臨御位者。天氣上臨。而下合人之藏位。隨六氣之所傷。而命其病也。按此篇重在司歲備物。以五味六氣。寒抑補寫。以平治天地之不和。故首提其問

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此言六氣司天。而環遶于地下。故與司天同候。從左右而環轉。是以間氣皆然。但司天在泉之氣紀歲。間氣紀步之不同也。

帝曰。善。歲主奈何。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太陰司天爲濕化。

在泉為甘化。司氣為黅化。間氣為柔化。少陽司天為火化。在泉為苦化。司氣為丹化。間氣為明化陽明司天為燥化。在泉為辛化。司氣為素化。間氣為清化。太陽司天為寒化。在泉為鹹化。司氣為玄化。間氣為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

五歲者。謂六氣之各主一歲。風寒暑濕燥火。乃在天之六氣。故為司天之化。天元紀論曰。在地為化。化生五味。故在地為味化。司氣者。司五運之氣化。五運者。五行之氣也。感天之蒼黅丹素元之五色而化生地之五行。是以司氣為蒼為丹為黅為素。君火以明而在天。故不司在地之火化。所謂君氣者言少陰不司氣化。在六氣之中。自有所居之上下。即下

書之藏百
運氣之少多
齒具之同
居北政居
少陰南政
居聯明
風乃天之
氣故獨勞
藏者合六
氣從大氣
以運行
下予待曰
西府六安
寶有風氣

淖之南政居前。北政居北也。閒氣之為動為灼。為柔為明。為清為藏者。六氣之用也。此論六氣之司天在泉。及化運則氣之分治。皆有盛有虛。而為民病。治病者。或從歲氣。或隨運氣。以備物。以所生之五味五色合五藏之所宜。乃可以言五運六化之盈虛。病生之端緒也。

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于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此言司天在泉。俱以六氣為木。六氣遞地環轉而上下周行。又非氣司天化而來至地化也。六氣之本于上者。即為天之氣。本乎下者。即為地之氣。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故謹候六氣之所宜。無失五行之病機。斯得至真之要道。○

帝曰其

主病何如。歧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帝曰。先歲物何也。歧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司歲者何如。歧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歧伯曰散也。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下病

謂主治病之藥物。司歲備物。謂從六氣五運以備之如少陰少陽二火司歲。則當收附子薑桂之熱物。如陽明燥金司歲。則當收桑皮蒼朮之燥物。如厥陰風氣主歲。則當收防風羌活之風物。如太陽寒水司歲則當收芩連大黃之寒物。如太陰土氣司歲。則當收山藥黃精之類。甘平甘溫之品。及蒼朮黔素元之類所謂藥食宜也。此皆得天地之專精。故先取歲物。謂先備司歲之物。即上章之所謂食歲穀以全其真。蓋

謂先備司天在泉之物也

食天地之精。以養吾身之真也。司氣。謂五運之氣。五運雖與主歲相同。然又有太過不及之分。太過之歲。則物力厚。不及之歲。則物力淺薄矣。若非司歲之物。則氣散而力薄。故形質雖同。而氣味有淺深厚薄之異。治保有多少者。謂治病保真之藥食。或宜多用而宜少用也。按中古之世。不能司歲備物。用炮製以代天地之助。如製附子曰炮。製蒼朮桑皮曰炒。蓋以火助火。而以燥助燥也。近有製附子以水煮曰陰製。製桑皮以蜜拌曰潤燥。是猶用鷹犬而去其爪牙。則驅之搏蹇兔而不能。又安望韓盧之技哉。

○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此論五運之氣。受司入在泉之勝制。歲主者。謂六氣之主歲。藏。主藏也。蓋言五藏內屬五行。而外合五運。五運之氣。受勝制之所傷。則病人五藏而為害矣。如少商金運。而值二火司天。少宮土運。而值厥陰在泉。此皆運氣之所不勝。而受勝氣之所勝制。故以所不勝命之。則歲主藏害之要可知矣。命。名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之。上淫于下者。謂司天之氣。淫勝其在下之運氣。當以所勝平之。如少商金運。而火熱上臨。宜平以鹹寒。佐以苦甘。外淫于內者。在泉之氣。淫勝其在內之五運。當以所勝治之。如少宮土運。而風木下淫。宜治以辛涼。佐以苦甘。按司天在泉之氣根于外。五運之化根于中。故曰外淫于內。下章平天氣曰平。治在泉曰治。又諸氣在泉曰淫于內。

帝曰。善。平氣何如。岐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平氣。謂無上下之勝制。運氣之和平也。甲丙戊庚壬爲陽運。乙丁巳辛癸爲陰運。陰陽二運。有太過不及之分。故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謂太過之歲。當抑其勝氣。扶其不勝。反者反治。謂不及之運。爲所不勝之氣反勝。當反佐以取之。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

[illegible]為謂中之太陽。下文曰上下曰三陰。俱宜著眼。

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此承上文以申明少陰之所在也。五運之中。少陰不司氣化。隨六氣之陰陽而上下左右。故問陰之所在何如。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蓋太衝坎位也。廣明離位也。少陰主天一之坎水。而上為太陽之離火。是以北政之歲。隨三陰而在坎。南政之歲。從三陽而在離。故有應不應之分焉。所謂南北者。陰陽也。五運之中。戊癸化火。以戊癸年為南政。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為北政。五運之政。有南有北。少陰之氣。有陰有陽。是以陰之而上下也。寸尺。血脈也。血乃中焦之汁。流溢于下而為精。奉心神化赤而為血。故脈始于足少陰腎。而主于手少陰心。是以診寸尺之陰陽。以候少陰之上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

此章論少陰不司化運而所居于運中是五運之中求有二陰三陽也居陽者同陽明由泉于二陰之開者監者同少陰而應于二陰之關左右

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

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以司天歲之六氣。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以司五行之化運。化運五歲而右遷。而五行之中。有二火。故君火不司氣化。然雖不主運而有所居之位焉。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是少陰本于陰而主于陽。是以南政之歲居陽。北政之歲居于陰也。司天在南。在泉在北。此天地之定位。人面南而胗之。寸為陽而在南。尺為陰而在北。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陰陷而居北。是以寸口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對陰而在陽。是以寸口不應。不應者。厥微而不應于胗。此論寸尺之陰陽南北也。北政之歲。厥陰在泉。則少陰在左。故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少陰在右。故左不應。南政之歲。厥陰司

[illegible]

如南政之寸三陰在泉則寸應矣三陰在天則尺應矣以不應而反論其應則明矣

天，則少陰在左，故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少陰在右，故左不應。此論人迎寸口之左右也。諸不應者，謂左右之不應也。反其診者，以人面南面診之也。蓋以圖象平置于几上，以司天在南，在泉在北，北政之歲人面北以診之，南政之歲人面南以診之，則左右之不應可見矣。夫天上地下，天南地北，此大道之定位也。人面南面面北者，人居天地氣交之中，隨天地之氣而與轉也。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此總結上文之義，故同尺而兼論其寸焉。所謂三陰者，以少陰界二陰之中。上下者，以天在上而泉在下也。左右同者，謂尺之左右不應，與寸之左右不應同也。故知其要者，

陽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故天屬地而病曰天

後謂大便氣謂失氣也

知少陰之不司氣化。隨陰陽而居上居下也。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如瓜証之議論紛紜。而茫無歸着也。

○朱衛公問曰。假如甲子甲午歲。君火司天。而寸口不應。是司天之少陰。不應于脉耶。曰五運六氣之道五運外合五行。內合五藏。五藏之氣。見于六脉。而後合于六氣。是藏五運之氣而見于寸尺也。故曰天地之氣。無以脉診。蓋謂司天在泉之六氣。不形于診也是以首提曰藏害。當以藏害二字。爲照應寸尺而言

○帝曰善。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此章論六氣在泉爲民病。當以所勝之氣味治之。厥陰在泉。寅申歲也。風淫于巳

則塵土飛揚。故地氣不明。平野昏昧。草得生氣。故早秀也。按經脈篇云。脾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脾氣病。則飲食不下。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蓋太陰濕土病也。又厥陰肝脈上貫膈。布脇肋。故為心痛支、滿等證。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𩓿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少陰在泉。卯酉歲也。少陰君火生于水中。是以焰浮川澤。少陰標陰而本火。故陰處反明。腹中常鳴者。火氣奔動也。氣上衝胸者。火氣炎上也。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動者。火淫肺金也。目瞑者。熱甚陰虛。畏陽光也。齒痛𩓿腫。熱乘陽明也。發熱如瘧者。少陰標本之氣病也。熱在下焦。則少腹中痛。熱在中焦。則腹大也。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所勝、

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陰病見血。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膕如結。腨如別。太陰在泉。辰戌歲也。土為草木之所資生。故草乃早榮。黃乃土色。黑乃水色。土勝濕淫。故黃反見黑。五常政論曰。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皆土勝水應之義。至陰之交。乃三氣四氣之交。土司令也。飲積心痛。寒濕上乘也。按經脈篇自耳聾至喉痺。乃三焦經病。自陰病至不得小便。以邪濕下流。為腎藏受病。自衝頭痛至腨如別。乃膀胱經病。蓋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乃水津之府。土氣淫勝。而水藏水府皆受病也。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

少陰同候。少陽在泉。巳亥歲也。少陽之火。地二所生。故燔焫郊野。寒熱更至。熱傷血分。則注赤。熱傷氣分。則注白。熱在下焦。故少腹痛而溺赤。血便者。甚則血出于小便也。少陰之火出于水。少陽之火生于地。皆有陰陽寒熱之分。故與少陰同候。

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暝，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陽明在泉。子午歲也。金氣淫于下。則霧霧清暝于上矣。按經脈篇。嘔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乃足少陽病。嗌乾面塵。乃足厥陰病。蓋金勝而肝膽病也。

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太陽在泉。丑未歲也。水寒淫勝。故凝肅慘慄。寒淫于下。則膀胱與腎受之。膀胱居于

陰在泉曰淫于內論司天曰所勝

淫于內則十氣氣

小腹。故少腹痛。腎主陰器。故控引睾丸。太腸之脈。挾脊抵腰中。故引腰脊。腎脈絡心。故上衝心痛。心主血而寒氣逼之。故血見。按經脈篇。嗌痛頷腫。乃小腸經病。小腸者。心之府也。亦水邪上侮火藏火府而然。

帝曰善。治之奈何。歧伯曰。諸氣在泉。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風乃木氣。金能勝之。故治以辛涼。過于辛。恐反傷其氣。故佐以苦甘。苦勝辛。而甘益氣也。木性急。故以甘緩之。風邪勝。故以辛散之。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熱淫于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熱乃火氣。水能勝之。故宜治以鹹寒。佐以苦甘。甘勝鹹。所以防鹹之過。苦能泄。所以去熱之實也。酸乃木味。火生于木。以酸收之者。收火歸原也。熱鬱于內而不解者。以苦發之。濕淫于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

人淫為病 中之至陰 宜以陽熱 解之

之。以淡泄之。濕乃陰土之氣。故宜治以苦熱。苦能勝濕。熱以和陰也。酸從木化。故佐以酸淡。以苦燥之者。苦從火化也。卦傳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以淡泄之者。淡味滲泄爲陽也。火淫于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火淫于內。故宜治以鹹冷。苦能泄。辛能散。故當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與上文同義。燥淫于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燥乃清涼之金氣。故當治以苦溫。燥則氣結于內。故當佐以辛甘發散。以苦下之。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寒乃水氣。土能勝水。熱能勝寒。故宜治以甘熱。藏氣法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以鹹寫之。○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

埃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去。病本于脾。衝陽絕。死不治。厥陰司天。巳亥歲也。風淫于上。故太虛埃昏。雲物擾亂。寒生于春氣。是以流水不冰。按經脈篇云。木强。食則嘔。胃脘痛。腹脹。飲食不下。溏瘕泄水閉。皆脾經之病。盖風木淫勝。故病本于脾。蟄蟲藏于土中。因風氣外淫。故不去也。衝陽。足陽明胃脈。在足跗上。動脈應手。胃氣已絕。故死不治。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

痛。心痛。肺䐜腹大滿。彭彭而喘咳。病本于肺。尺澤絕。

死不治。少陰司天。子午歲也。肺，熱也。苦少陰之火。發于陰中。故爲鬱熱。少陰太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從。標本互換。是以火熱。甚而大雨至。水寒極而運火炎。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肺受火熱而津液不生也。嗽血，血泄。熱淫而逆血妄行也。按經脈篇。溺色變。肩背臂臑痛。頰心胸滿。肺脹彭彭而喘咳。皆肺經之病。蓋火淫則金氣受傷。故病本于肺。尺澤在肘內廉大文中。動脈應手。肺之合穴脈也。肺氣已絕。故死不治。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變

枯槁。胕腫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饑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于腎。太谿絕。死不治。太陰司天。丑未歲也。濕淫于上。是以沉陰且布

草木枯槁。得化氣之雨而變生。肘腫陰痹皆感寒濕之氣。病在陰者名曰寒。故按之不得也。腎主骨而腦髓為之府。故腰脊頭項骨痛。腎開竅于二陰。故大便難也。陰氣不用者。不能上交于心也。上下不交。則上焦之火熱留于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饑。胃氣上逆。故不欲食也。欬唾有血者。心火在上。而不得上下之相濟也。經脈篇曰。腎是動病。目䀮䀮無所見。心如懸若饑。蓋心腎不交。故虛懸于上而若饑也。此土淫勝水故病本于腎。太谿。腎之動脈。在足內踝外踝骨上。太谿脈不至。則腎氣已絕。故死不治。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為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于肺。天府絕。死不治。少陽司天。寅申歲也。火淫所勝。故金

厥不平。少陽之火。在天爲暑。故民病頭痛寒熱而瘧
熱上皮膚。色變黃赤。火上淫于肺也。肺者太陰。皆積
水也。傳爲水者。以其金水外溢。故爲腫滿之水病也。
仰息。肺氣逆而不得偃息也。淵泝亦作。發嗽唾血煩
心。火熱盛也。鼽衄。其而及于肺也。此火淫勝金。故病
本于肺。天府。肺脉。在腋下三寸。動脉應手。肺氣已絶。
故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乃晚榮。草乃晚生。筋
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清于中。感而瘧。大涼革候。
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于下。草焦上首。心
脇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㿗疝。婦人少
腹痛。目昧眥傷。瘡痤癰。蟄蟲來見。病本于肝。太衝絶。
死不治。陽明司天。卯酉歲也。燥金淫勝于上。則木受
其制。故草木生榮俱晚。肝血傷而不能榮養

秋氣始于上

上下皆寒故曰水且冰且字疑訛

筋骨。故生內變。左胠脇痛。肝經病也，感寒清而成瘧者。秋成痎瘧也。大涼革候者。夏秋之交。變炎暑而為清涼也。腹中鳴注泄鶩溏，寒清于中也，菀茂也。名木斂于上而生菀于下。草焦上首。肅殺之氣淫于上也。心脇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癲疝皆肝經之病。蓋金淫于上。故病本于肝。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應手，肝經之俞穴脈也，肝氣已絕，故死不治。

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于中。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胸脇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飲飲。病本于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

曰寒氣反至者，謂太陽為諸陽之首，

太陽標陽而本寒
靈樞經曰邪在心心痛喜悲時眩仆
又曰上赤心為噫

即君火之陽也然本于在下之寒水令寒氣反從上而至是上下皆寒而太陽運居于中故曰運火炎烈夫寒臨于上如陽能勝之即所謂凡傷于寒則為病熱乃病反其本得標之病矣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此太陽從本從標寒熱更勝之氣也是以癰瘍嘔血發明腫滿乃陽熱中盛之證如心痛脇仆面赤目黃色炲善噫乃寒凌心火遏其火熱上炎水火寒熱交爭而神門脈絶心氣滅矣神門心之俞穴在手掌後銳骨者動脈應手故所謂候脈之動氣則知其五藏之存亡矣

帝曰善治之奈何此章論司天之六氣淫勝而以所勝之氣味平之

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故在泉之氣曰淫于內而曰治司天之氣曰所勝而曰平蓋天氣在外而地氣在內也故曰治者治其內而使之外也曰平者平其上而使之下也是以在在泉曰以辛散之在司天曰以酸寫之

熱淫所勝平以鹹

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此與在泉之治法相同。但少以苦發之。蓋自下而上淫于內者。宜從之而發散于外也。

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止。濕乃土之濕氣。故上甚而熱者。亦宜用辛溫發散。以汗爲故而止。金匱要略曰。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此皆治水濕之要法。

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少陽之火。乃相火也。如平之而未平者。淫于內也。故當以苦發之。此即三焦之元氣。宜復以酸收之。勿使其過于發散也。夫少陰之熱。君主之火也。淫甚則外內相合。亦當以苦發之。

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苦温能勝清金。辛能潤燥。燥必內結。故以酸若

泄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夫淫于內，則于涉于藏氣，故上文曰，以辛潤之，以苦堅之。此勝于外，止宜平之寫之而已。○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司于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濕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辛平之，以和為利。寒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邪氣反勝者，不正之氣，反勝在泉主

載之氣。又當用勝邪之氣味以平治之。上章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此之謂也。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于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熱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濕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此論六氣司天。邪氣反勝。宜以所勝之氣味平之。

○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并。化而為熱。小便

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此論三陰三陽主歲之氣，淫勝而為民病者，宜以所勝之氣味平之，耳鳴頭眩，木淫于上也，大風數舉，淫于下而上也，憒憒欲吐，胃氣如寒，胃土府也，隔塞不蓄，木制之也，胠脇氣并，肝氣鬱也，化而為熱，小便黃赤，木淫而生火也，風木氣勝，則脾胃受傷，故風氣淫于上。則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甚則嘔吐，鬲咽不通，淫而下。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所謂風之傷人也。善淫而數變。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齊下反動，氣遊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為赤沃。心下熱善饑。外淫之火交于內也。齊下反動。少陰之標陰發于下也。氣遊三焦，謂本標之氣。遊于上下。而交于中也。炎暑至者，與少陽氣交之時。木乃津者。得少陰陰水之所資養也。草乃萎

者。受君相二火之暑熱也。喉逆。陰氣上逆也。煩躁。陰陽寒熱之徵也。腹滿溏泄。陰寒在下也。傳為赤沃。溼火下溼也。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痹。項彊。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乃見。少腹滿。腰脽重彊。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胕腫。飲發于中。胕腫于上。陰濕之氣。淫于外。則火氣內鬱而瘡瘍于中矣濕熱之氣。流散于外。則及于風木而病在胠脇。甚則心痛者。木甚而傳于火也。熱格。頭痛喉痹項彊者。風火之氣與濕氣相摩。從頸項而上于巔頂也。此言太陰之氣。火土相合。而溼于歲半以前。獨勝者。陰濕之氣。復勝于歲半以後也。濕氣在下。故內鬱而迫于下焦。痛留頂而互引眉間者。風木之氣留于巔頂。傳于

長夏氣始于中。春氣始于下。秋氣始于上。冬氣始于標同義

陽明之經而下及于胃脘也。兩散至。燥化乃見者。至四氣五氣之交。而後見此證也。少腹滿腰脽重者。濕氣下淫而及于腎也。足下溫頭重者。風火之氣從流于下也。足脛胕腫者。土淫而水泛也。飲發于中。胕腫于上者。水邪之從下而中而上也。此節論上勝之氣因時。從中而外。外而上。上而中。中而下。因四時之氣外內出入。環轉一身。大有關于病機。學者宜體認無忽。

少陽之勝。熱客于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鑠。草萎水涸。介蟲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少陽之勝。合于三焦。故熱客于胃。蓋三焦之原。皆出于胃間也。三焦與心主包絡相合。故煩心。心痛。三焦之脈上入耳中。絡目銳眥。故淫上則為耳痛目赤。淫于中則為嘔。饑。淫于下則為溺赤少腹痛。下沃赤白也。善驚譫妄暴熱者。陽明胃經熱也。三焦之氣。蒸津液。化香血消鑠者。熱盛而血液傷也。草萎者。暑熱在上也。水涸

者。火氣在下也。介蟲乃屬者。暑熱在于氣交之中。人與天地參也。土子律曰。少陰與少陽君相相合。在少陰又提出三焦二字。又曰炎暑至。在少陽止微露其增。皆經義微妙處。陽明之勝。清發于中。左胠脇痛。溏泄。內為嗌塞。外發㿗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金氣寒肅。故清發于中。金勝則木氣受殃。故為脇痛㿗疝。清氣在下。則為溏泄。在上則為嗌塞。大涼肅殺。淫勝極也。是以華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者。陽明燥金。上及于肺。同氣相感也。太陽之勝。凝凓且至。非時水冰。羽乃後化。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乃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為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

水勝則反侮所不勝之土

上行，頭項囟頂腦户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為濡寫。太陽寒水氣勝，故凝濼且堅。畢將水氷者，癸氣在于歲半以前，是以澌氷後化也。心經絡日足太陽是主筋所生病者為痔，瘧者，太陽寒熱之病也。厥逆而入于胃者，水侮土也。胃絡上通于心，故心痛也。陰中乃瘍，是以隱曲不利，而互引陰股。足太陽之筋散筋肉拘苛也。血脉凝泣，絡滿色變，或為血泄。邪入于經也。皮膚否腫者，太陽之氣主表也。腹滿食減者，水氣乘脾也。熱反上行者，太陽之氣隨經上入腦，還出別下項。太陽經脉起于目內眥，故目如脫也。寒入下焦者，太陽標陽而本寒，是以陽熱上行而陰寒下行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少陽

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治諸勝氣。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彊者寫之。各安其氣。則病氣衰去。此治之大體也。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痺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復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受所勝之氣勝制。鬱極而復發也。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厥陰之氣鬱不欲發也。偃木飛沙。傳怒之氣大復也。倮蟲不榮。風氣

暑勝厥復，論曰曹氣逆于心

下文曰，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發而土氣衰也。厥心痛者，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此厥陰之氣干于心也。汗發者，風熱之勝，甲干陰也。嘔吐飲食不入，木淫而土敗也。筋骨掉眩，風氣盛也。清厥者，風淫于上，陰氣下逆也。衝者附而痛也。衝陽，胃之動脈。此風氣盛而土氣絕也。按六氣之勝復，與五運不同。五運不及之歲，有勝氣而子氣為母復讐。六氣之勝復，無分太過不及，有勝則有復，無勝則無復。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而所復之氣，即是所勝之本氣復發，并子復母讐也。故曰厥陰之復。少陰之復，與氣交變章之論復不同也。六微旨論曰，寒暑燥濕風火，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蓋謂六氣主歲，無論司天在泉，如上下和平，無有勝復。此氣之德化也。用者勝之始，變者復之作。此勝復而為民病也。○張介賓曰，按前章天地淫勝，止言司天六脈絕者，不治。而在泉未言，此章于六氣之復者後言之，正以明在泉之化。蓋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

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

嘔形熱噎 胃泻胃熱 至于內也 病必遂病 氣附下 外也故經 故少為而 問

見燔焫。嗌燥。分注時止。氣動于左。上行于右。欬。皮膚痛。暴瘖。心痛。鬱冒不知人。乃洒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隔腸不便。外為浮腫。噦噫。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不復。病疿胗瘡瘍。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天府絕。死不治。

燠熱。鬱熱也。煩躁。火煩而陰躁也。鼽嚏。燠熱上乘于肺也。少腹絞痛。少陰之陰氣發于下也。火見燔焫者。火之氣發于上也。嗌燥。火熱爍金也。大陰寒在腹。則泄瀉。得火熱之氣則泄止。少陰與本並發。是以注瀉分而時注時止也。氣動于左者。君火之氣發于左腎之水中。上行于右者。肺腎上下相交。腎為水而肺為天也。火淫肺金則欬而皮痛。金主聲。故暴瘖也。心痛者。火氣自傷也。鬱冒不知人者。寒熱之氣亂于上也。

溲漸瘦燥者。皆互相搏也。寒已而熱者。少陰之炎寒從火化而爲熱也。是以面而欬欬。少氣骨痿。蓋火盛則少氣。熱盛則骨痿也。腸。小腸也。嗢者。小腸之氣不通。逆氣上走心下爲噫也。赤氣後化者。後在五氣終氣。是以流水不冰。[illegible]疹[illegible]瘍乃熱傷氣血。火熱餘令。發天府絕也。太陰之復。濕變乃擧。體重中滿。飲食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于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于陸。頭項痛重而掉瘛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淸液。甚則入腎。竅瀉無度。太谿絶。死不治。氣極則變。衆。發也。陰濕之氣盛。是以體重中滿。飲食不化。胸中。膻中也。宗氣之所居陰氣上逆。是以胸中不便。欬喘有聲者。飲乘于肺也。大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鱗見于陸者。土崩潰也。頭項痛重而掉瘛尤甚者。所謂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也。痿

者。此乘陽明也。厥甚者。欲閉戶牖而獨居也。厥解陰

曰。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蓋陽明者表陽也。太陰者三陰也。陰氣乘于陽。則陽欲盡而陰盛。是以噫吐清液也。其則入腎下乘冬令之寒水也。腎開竅于二陰故曰竅寫。夫太陰居中土而旺于四季。是以勝氣勝于四時。後氣在于歲半以後。故止乘肺胃之秋金。冬令之腎水也。

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乃耗。驚瘛欬衄。心熱煩躁。便數憎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瘛。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飲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胕腫。甚則入肺。欬而血泄。尺澤絕。死不治。少陽之火後發

于秋冬之時。是以怫燥潛蒸。介蟲乃耗。謂太枯草焦至甲蟲耗散也。驚瘛欬衄。熱乘心肺也。便數憎風。表裏皆熱也。面如浮埃。面微有塵也。少陽之脈。皆上系于目。故目乃瞤瘛。火氣內發者。陰火發于內也。上為口糜。發于上焦也。發于中焦。則嘔逆。發于下焦則血溢血泄也。發而為瘧者。少陽主樞。是以寒熱陰陽外內出入。寒極反熱。從火化也。陰絡焦槁。脇金傷也。渴飲水漿。陽明胃金燥也。太陰濕土主四之氣。色變黃赤者。火上制合也。少氣脈萎者。氣血皆傷也。化而為水。傳為胕腫者。從四氣五氣而直至于終之氣也。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于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陽明之復。發于本位主令之時。是以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

于左者金乘木也心痛否滿腹脹而泄乘火土也膺病者善太息惡苦木受金刑府亦病也欬嗽肺氣逆也欬嗽煩心者病在鬲中陽明之氣上逆也頭痛厥陰病也夫病生脅脇頭痛病在肝之經氣如入肝則于藏矣于藏者半死半生蓋邪雖薄藏而藏真不傷者生如太衝脈絕真元傷矣夫厥陰少陰少陽太陰之復發于五氣六氣之時陽明太陽之發報 太陽之復歲半以前之氣是以木火土之皆病也

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痞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厥氣上行者勝逆之氣上行而欲復歲半以前之氣也水凝水寒在下也雨冰寒氣在下也是

下背寒。是以羽蟲乃死。薪寒淫而火滅也。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者。厥氣上行。從下而中。中而上也。食減。水乘土也。腰脽反痛。屈伸不利。水淫而反自傷也。陽光不治。木火之氣衰也。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者。厥陰病也。唾出清水。及爲噦噫。從胃而上及于心也。蓋亦報復歲半以前之木火土也。王子律曰。木火土三氣子母相合。而勝歲半以後之氣。是以後發而俱報之。○計述公問曰。少陰太陽。有水火寒熱之並發。奚少陰之復有寒氣。而太陽之復無陽熱耶。曰。少陰之水火。太陽之本寒。報復之氣。發于歲半以後。乃涼寒之時。是以少陰有寒。而太陽無熱。從時化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鹹耎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

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上章曰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如少陽少陰之火。鬱而不解。是宜不遠熱而發散之。然無犯其溫涼。蓋四之氣宜涼。五之氣宜溫。至終之氣而後可用熱。時氣之不可不從也。陽明之復。以苦泄之。以苦下之者。謂滲泄其小便。下其大便也。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

補之。强者寫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五味六氣之中。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有補有瀉。有逆有從。各隨五行六氣之所宜。安其勝復之氣。使之必清必靜。則病氣而各歸其所主之本位。此治之大體也。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

此論人身之上下。以應天地之上下也。夫處半以上。天氣主之。乃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處半以下。地氣主之。乃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在人身厥陰風木之氣。與督脈會于巔頂。是木氣在于火

氣之上矣。君火之下，包絡相火主之。是木火火之三氣。在身半以上也。脾土居陽明胃金之上。陽明居太陽膀胱之上。是土金水之三氣。在身半以下也。以木火土金水之名。以命其上之三氣。下之三氣。以上下之三氣。而命其在天在地之處。以天地之處。而言其三陰三陽之病。則勝復之氣可知矣。半者。所謂天樞之分。在臍旁二寸。乃陽明之穴名。蓋以此而分形身之上下也。夫所謂樞者。上下交互而旋轉者也。故在天地乃上下氣交之中名天樞。在人身。以身半之中名天樞也。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此言上下之勝氣也。如身半以上之木火氣勝。而身半以下之土金水三氣俱病者。以地名之。謂病之在地也。如身半以下之土金水勝。而身半以上之木火氣病者。以天名之。謂病之在天也。蓋以人身之上下。以應天地之上下。故以天地名之。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

歲半以前之木火齊為歲半以後之金水所勝故先有勝而後有復無勝則無復矣

地氣。名皆如復氣為法也。此言上下之復氣也。如勝至則報復之氣屈伏于本位而未發也，復至則如復氣而為法。不必以六氣而名之。如厥陰少陰少陽之復，其氣發于四氣五氣之時。陽明太陽之復，其氣發于初氣二氣之木火。故不必以木火居歲半以上而以天名之，金水居歲半以下而以地名之，皆如復氣之所在而為成法也。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帝問勝復之氣，隨四時之有常位乎？其氣之動，隨四時之可必乎？伯言木火土金水，四時有定位，而勝復之氣不隨所主之本位而發，故氣不可必也。蓋謂六氣各主一歲，主歲之氣勝，則春將至而即發，是太陰勝則男

古勝氣
亂後氣
可不移

太陽之氣。皆發于春夏矣。如六氣之復。乃許極而後發。故發于歲半之後。是厥陰少陰少陽之復。皆發于秋冬矣。故日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是以勝復之氣。不隨四時之常位而不可必也。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乃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

此申明有勝則復。復已又轉不已。必待其勝氣衰而後乃止耳。復已而勝者。如火氣復而乘其金已。則金氣又復勝之。金氣復而傷其火已。則火氣又復勝之。所謂勝至則復。無常數也。如勝氣衰而後乃止耳。故復氣已而受復之氣又復勝之。如火氣復而勝其金。則金氣又當復勝。如不復勝。此金為火氣所害。而金之生氣傷矣。故必待其勝衰而後乎。如有勝則有復也。

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

喘也。喘息者，肺病而不得能息也。甚而有血手熱者，火聚于外也。君相二經之脈皆循于手，故爲手熱。王子律曰。止言火而不言初氣之風者，蓋風自火出，火隨風發也。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鬲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清復內餘者，清肅之客氣入于內，而復有餘于內也。欬衄嗌塞，心鬲中熱，皆肺病也。肺屬金而主天，是以陽明司天之氣，餘于內而病在肺也。白血出者，血出于肺也。陽明司天，天之氣也。蓋屬陰而血爲陰。血出于肺，則陽甚而陰泄矣。此甚言天爲陽，地爲陰。人居天地氣交之中，府爲陽，藏爲陰。氣爲陽，血爲陰。外爲陽，內爲陰。是以陽明之不言主客者，謂陽明金氣司天，而乾剛在上。勝于內，則與肺金相合，故不言主客者，蓋天之道也。太陽司天，客勝則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主勝則喉嗌中鳴。太陽之氣在表，而肺主皮毛，是以受司天之客氣，即爲胸中不利，出清涕

而欬。日感寒則欬者。謂太陽與寒水之有別也。故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脈在肺。皆積水也。蓋水在地之下。故曰至陰。大地之下皆水。故爲虛水也。與肺金之上下交通。而皆積水者。水上達乎天。而天包乎下也。是以主勝則喉嗌中鳴。乃在下寒水之氣而上出于肺也。此乃論主客之末章。故以陽明太陽。兼申明司天在泉之之微妙。

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爲痙強拘瘛。外爲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腹時痛。

繇同搖。○大關節者。手足十二節也。厥陰在泉。始之客氣。乃陽明燥金。厥陰主筋。筋燥。是以關節不利。次之客氣。乃太陽寒水。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氣者柔則養筋。寒氣逆于內。則太陽受之。故內爲痙強拘瘛。即痙證也。終之客氣。乃在泉之風木。故外爲不便。不便者。亦筋骨之不利也。靈樞根結篇曰。骨繇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在泉之主氣。乃太陰濕土。陽明

燥金。太陽寒水。筋骨繇并。腰
腰時痛者。三氣之為病也。

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腨䯒足病。瞀熱以酸。胕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衆痺皆作。發于胠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四之客氣乃太陽寒水。故為以尻股腨足病。皆太陽之經證。同氣相感也。次之氣乃厥陰風木。瞀熱以酸。胕腫不能久立。乃脾土之證。蓋木淫而土病也。終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太陽寒水。溲便變者。水火相交。火淫于下也。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者。乃寒水之主氣。上乘于在泉之君火也。五之主氣乃陽明燥金。客氣乃厥陰風木。衆痺者。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鬲中衆痺皆作。發于胠脇。乃陽明之氣。乘于厥陰之經也。四之主氣。乃太陰濕土。客氣乃太陽寒水。魄汗表汗也。汗乃陰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四逆而起者。土氣上逆也。以土

勝水。是以津液不藏。而汗出于表也。再按氣痺似屬陽明。十二經中。惟手足陽明之脈。左之右。右之左。而交于承漿。故曰以右應左。以左應右。

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寫。及為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疝。

足痿下重。便溲不時者。在泉之濕氣。客于太陰之經。而下及于內也。濕客下焦。發而濡寫。及為腫者。因客淫下下。而太陰之主氣自病也。隱曲者。乃男女之前陰處。故曰隱曲。謂隱藏委曲之處也。終之主氣。乃太陽寒水。客氣乃司天之濕土。是以主勝則寒氣逆滿。蓋水淫而上乘于土也。故逆滿也。四之主氣乃太陰濕土。客氣乃厥陰風木。食飲不下。甚則為疝者。濕氣上逆。而病及于厥陰之經也。五之主氣乃陽明秋金。客勝乃少陰君火。火能制金。故不上勝也。

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

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少陽在泉，始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三之氣乃太陰濕土。六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陽明秋金。終之客氣，乃少陽相火，主氣乃太陽寒水。腰腹痛而反惡寒者，客勝而太陽之主氣病也，太陽之氣傷，故惡寒也。甚則溺自下，自下者，病及于陽明太陰之主氣也。蓋金主氣，氣化則溺出，溺白者，氣不化而濁不清也。下白者，土氣傷而大便色白也。因客勝而主氣反病，故曰反。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發熱者，君相二火之客氣，反上行而自病也。格中而嘔者，太陰之客氣自病也。因主勝而客反自病，故曰反。日客曰少陰同候。蓋火性炎上，故二火皆有反逆之自病也。朱衞公曰：水濕下趨，是以二火反上炎而自焚。徐東屏曰：有客之勝氣病在于內者，有主之勝氣病在上者，有因客勝而主氣自病于下者，有因主勝而客氣自病于上者，是以此篇又番一論。學者當引而伸之。

陽明在泉，客勝則清

瀉字宜着眼　謂水下泄至与寒氣之逆

腰尻股脛之脉相逆將分而論有二痛字

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爲鶩溏。則寒厥于腸。上衝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清氣動下者。清肅之天氣而動于下也。少腹堅滿而數便寫者。太陽寒水之病也。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者。太陽水寒之氣發于下也。下爲鶩溏者。木下泄也。寒厥于腸。上衝胸中。甚則喘者。寒氣逆乘陽明之大腸。而上及于胸中之府藏也。靈樞經曰。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大腸與肺胃相合。而並主金氣。此與陽明司天之大義相合。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足膝中痛。寒復內餘者。太陽寒水之客氣入于內。而復內有餘也。腰尻股脛足痛者。太陽之經脈也。屈伸不利者。太陽之主筋也。按太陽者。寒水中之陽。天之氣也。寒水者。天一所生之水也。水上通于天。天行于地下。故曰司天。曰在泉。六氣隨天氣而遶地環轉。故在陽明

司天而曰清復內餘，在太陽在泉而曰寒復內餘，謂司天在泉之氣，上下相遇，人居于天地氣交之中，而上下之氣，復有餘于人之內[illegible]，故俱不言主氣客氣。蓋司天在泉，一氣貫通，皆論天之道也。張玉師曰：按腰先痛者，病在血也；屈伸不利，病太陽之氣也。股膺厥痛者，病在血也。天為陽，地為陰，天主氣，地主血，當天地則天包乎地之外，論人又氣居于血之中。蓋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乃陰陽交互之妙用。帝曰：

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

高者抑之，謂主氣之逆于上也。下者舉之，謂客氣之乘于下也。有餘者勝氣也。不足者所不勝之氣而為病也。佐以所利者，利其所欲也。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是以厥陰之勝，佐以苦辛。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是以少陰之勝，佐以苦鹹。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是以

太陰之勝。佐以辛苦。勝欲收。急欲酸以收之。是以燥淫所所勝。佐以辛酸。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是以寒淫所勝。佐以甘苦。和其所宜者。利其五味之所宜也。如厥陰色青宜食甘。少陰少陽色赤宜食酸。太陰色黃宜食鹹。陽明色白宜食苦。太陽色黑宜食辛。安其主客者。使各守其本位也。適其寒溫者。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治溫以涼。治涼以溫也。同者逆之。謂氣之相得者宜逆治之。如主客之同司火熱。則當治以鹹寒。如同司寒水。則當治以辛熱。溫涼亦然。此逆治之法也。異者從之。謂不相得者。當從治之。如寒水司天。加臨于二火主氣之上。客勝當從二火之熱以治寒。主勝當從司天之寒以治熱。餘氣皆然。此平治異者之法也。

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此承上文而言四時主客之氣。各有本位之正味也。上章論主客之勝。已論治于前。故曰余已知之矣。然本氣之自有盛衰。其于補寫之

正味為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木[illegible]之于厥陰所主之位也。此乃四時不易之定位。故曰位。如未至所至之時。而陽春之氣先至。此氣之盛也。宜寫之以酸。如至而未至。此氣之衰也。宜補之以辛。蓋木性升。酸則反其性而收之。故為寫。辛則助其發生之氣。故為補。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二之氣乃君火所主之位。三之氣乃相火所主之位。如未至三月而溫熱之氣先至。未至五月而炎暑之氣先至。此來氣有餘也。宜寫之以甘。蓋從子而寫其母氣也。如至而不至。此氣之不及也。宜補之以鹹。蓋以水濟火也。王子律曰。腎水不足。則心懸如病饑。水氣之不濟也。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土主于四之氣。如主氣之時。埃蒸溽雨。氣之盛也。宜苦以泄之。寫其敦阜之氣。如化氣不令。風寒並興。主氣之不足也。宜補之以甘。蓋氣不足者。補之以味也。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

酸。五之氣也。如未及時而清肅之氣早至。此氣之盛也。其寫宜辛。以辛散之也。如至秋深而暑熱尚在。氣之不及也。其補宜酸。以酸收之也。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終之氣也。如未及時而天氣嚴寒。水雪霜雹。氣之盛也。宜寫之以鹹。益鹹能泄下。從其類而寫之也。如已至而天氣尚溫。此氣之不及也。宜補之以苦。益苦味陰寒而炎上作苦。助太陽標本之味也。所謂調之正味。以平為期。勿使四時不平之氣而為民病也。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此加臨之六氣。而有太過不及之正味也。六氣運行。無有定位。如賓客之外至。故曰客。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觀之。如氣來不及。宜補之以辛。氣來有餘。宜寫之酸。以甘緩之。藏氣法時論曰。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蓋主氣有餘。則氣行于外。客氣太過。則氣乘于內。故當兼用五藏所欲之味以調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鹹當作酸。藏氣法時

論曰。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按論言補。論客氣。先言補而後言瀉。蓋王氏先言寫可然補瀉之道。有宜補而不宜瀉者。有宜瀉而不宜補者。有宜先補而後瀉者。有宜先瀉而後補者。有宜補瀉之兼用者。神而明之。在乎其人。

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瀉之。以甘緩之。藏氣法時論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

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瀉之。以鹹耎之。藏氣法時論曰。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蓋少陽乃心主之包絡也。

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瀉之。以苦泄之。藏氣法時論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瀉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藏氣法時論曰。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水勢入于

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基氣充肌膚。津隨氣行。辛味入胃。能開腠理。致津液而通氣。故主渴。○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此言陰陽之有太少。則氣有盛衰而治有輕重矣。陰陽之中。有太陽少陽。有太陰少陰。則氣有多少異用也。于千律曰。三陰三陽。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有氣血皆多者。是以用業之有異也。帝曰陽明何謂也。岐伯曰。兩陽合明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夫陽明主陽盛之氣。故多氣而多血。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前論曰。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

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右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夫厥陰主于陰盡而一陽始萌。氣之微者也。故爲陰中之少陽而少氣。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爲故也。氣有高下者，有天地人之九候也。遠近者，淺深上下也。中外者，表裏也。輕重者，大小其服也。蓋適其至病之所在爲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大要者，數之大要也。夫數之始于一而成于三。圓之象也。以二偶而成六。方之象也。地數二。木數三。甲己合而土氣化也。君二臣六，乾坤位而八卦成也。少則二之。陰數之始也。多則九之。陽數之

上下者天
地之位也
升降者天
地之氣也
君制于奇
上偶下制
升降息矣

終也。夫陰陽之道。始于一而終于九者。此洛書之數也。禹疏九疇而洪水平。箕子陳洪範而彝倫敘。蓋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本經八十一篇。統論天地人三才之道。皆有自然之數。故曰大要。下篇曰。數之可千可萬。總不出乎奇偶。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奇偶者。天地之數也。近者。謂病之在上而近。故宜用奇方以治之。天氣之在上也。遠者。謂病之在下而遠。故宜用偶方以治之。地氣之在下也。汗乃陰液。故宜用偶而不以奇。蓋亦從下而使之上。猶地氣升而後能為雲為雨也。下者宜用奇而不以偶。蓋從上而使之下。從天氣之下降也。補者補正氣之不足。治者治邪氣之有餘。在上者宜緩方。在下者宜急方。急則用氣味之厚者。緩則用氣味之薄者。蓋

氣味皆入于中胃而發行于上下

厚則沉重而易下。薄則輕淸而上浮。奇偶緩急。各適其上下遠近。至其病之所在而已矣。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

此後中明氣味之由中而上下也。病所遠者。謂病之在上在下。而遠于中胃者也。中道氣味之者。謂氣味之從中道而行于上下也。故當以藥食並用而制度之。如病之在上而遠于中者。當先食而後藥。病在下而遠于中者。當先藥而後食。以食之先後。而使藥味之過于上下也。是故上下之病。近于中道而用奇方偶方者。制小其服。病遠于中而用奇方偶方者。宜制大其服。大服小服者。謂分兩之輕重也。大則宜于數少而分兩多。蓋氣味專而能遠也。小則宜于數多而分兩少。蓋氣分則力薄而不能遠達矣。此乎上中下三氣之道也。

邪盛要者得大如云先用奇方而後用偶方者非所以救人之法也

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所謂重方者謂奇偶之並用也反佐以取之謂春病用溫夏病用熱秋病用涼冬病用寒順四時寒熱溫涼之氣而反從治其病也上文之所謂上中下者以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運化于中是乎此三氣之道也此言奇偶寒熱溫涼者從天地四時之六氣也

帝曰善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此論三陰三陽之有本有標也病生于本者生于風寒熱濕燥火也生于標者生于三陰三陽之氣也如太陽為諸陽之首而本于寒水少陰為陰中之太陰而本于君火陽明乃陽盛之氣而本于清肅厥陰主陰極而本于風木之陽此陰陽之中又有標本之不同也病反其本者如病寒而反得太陽之熱化

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

作少火邪氣之氣

病熱而反見少陰之陰寒。病在陽而反見清肅之虛寒。所在從而反得中見之火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也。治反其本者。如病本寒而化熱。則反用京藥以治熱。如病本熱而化寒。則反用熱藥以治寒。如病在陽明而化虛令。則當溫補其中氣。如病作厥陰而見火熱。又當逆治其少陰。所謂治反其本。得標之左少陽少陰。標本相同。皆從陽熱陰濕而治。○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此論四時五行之氣。內合五藏。而外應于六脈也。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

邪而生病也。風寒熱濕燥在天四時之五氣。木火土金水在地四時之五行。五氣之勝五行五行而病五藏。是五藏之外合，五行而五行之上呈五氣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乘年之虛者，主歲之氣不及也。如木運不及，則清氣勝之。火運不及，則寒氣勝之。土運不及，則風氣勝之。金運不及，則熱氣勝之。木運不及，則濕氣勝之。此歲運不及，而四時之勝氣又乘而侮之。失時之和者，四時之氣衰也。如春氣不足，則秋氣勝之。夏氣不足，則冬氣勝之。長夏之氣不足，則春氣勝之。秋氣不足，則夏氣勝之。冬氣不足，則長夏之氣勝之。遇月之空者，月廓空之時也。重感于邪者，乘年之虛，失時之和，遇月之空，是謂三虛，而感于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者，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夏有慘悽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

昏大雨之復。因緣紊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霧之後。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後。此四時之勝而必有復也。帝曰。其脈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此論六氣之應六脈也。厥陰主木。故其脈弦。少陰主火。故其脈鉤。太陰主土。故其脈沉。少陽主火。故大而浮。陽明主金。故短而濇。太陽主水。而爲諸陽主氣。故大而長。○詳避公問曰。太陽主冬令之水。則脈當沉。今大而長。不無與時氣相反耶。曰所謂脈沉者。腎藏之脈也。太陽者。巨陽也。上合司天之氣。下合在泉之水。故其大而長者。有上下相通之象。此章論六氣之應六脈。非五藏之合四時。陰陽五行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而論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

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此言發鈞長短之脈當應六氣而至也。如脈至而和則爲平人。脈至而甚則爲病脈。所至之脈與時相反者病。反時而脈不至者病。未及時而脈先至者病。如三陰主時而得陽脈。三陽主時而得陰脈者危。○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于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本。三陰三陽爲標。陰濕之土而標見太陰之陰。初陽之火而標見少陽之陽。是標之陰陽從本化生。故太陰

少陽從本。少陰之本熱。而標見少陰之陰。太陽之本寒。而標見太陽之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有水火寒熱之化。故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蓋陽明司四時之秋令。而太陰主四氣之清。故厥陰爲兩陰交盡。陰盡而一陽始生。是以陽明厥陰。從中見之化也。

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此論脈病之有標本也。脈從者。陽病而得陽脈。陰病而得陰脈也。如太陽陽明之病。其脈至而浮。是脈之從也。其病反陰寒者。太陽之病從本化。陽明之病從中見之陰化也。故脈雖浮而按之不鼓也。如少陰厥陰之病。其脈至而沉。是脈之從也。其病反陽熱者。少陰之病從標化。厥陰之病從中見之火化也。故脈雖沉而按之鼓甚也。是脈有陰陽之化。而病有標

本之從也。再按太陽病，頭痛發熱，煩渴不解，此太陽之病本也。如手足攣急，或汗漏脈沉，此太陽之病標也。如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此少陰之病標也。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少陰之病本也。如陽明病，發熱而渴，大便燥結，此陽明之病陽也。如胃中虛冷，水穀不別，食穀欲嘔，脈遲惡寒，此陽明感中見陰濕之化也。如厥陰病，脈微，手足厥冷，此厥陰之病陰也。如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此厥陰感中見少陽之火化也。如太陰標陰而本濕，故當治之以四逆輩。少陽標陽而本火，則宜散之以清涼。治傷寒六經之病，能于標本中求之，思過半矣。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標者，有生于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有逆，正順也，若順逆

也。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大凡百病之生。總不出于六氣之化。如感風寒暑濕燥火而為病者。病天之六氣也。天之六氣。病在吾身。而吾身中又有六氣之化。如中風天之陽邪也。病吾身之肌表。則為發熱咳嗽。在筋骨則為痛痒拘攣。在腸胃。則為下痢飧泄。或為燥結閉癃。或直中于內。則為霍亂嘔逆。或為厥冷陰寒。此表裏陰陽之氣化也。如感吾身之陽熱。則為病熱。感吾身之陰寒。則為病寒。感吾身之水濕。則為痰喘。感吾身之燥氣。則為便難。如中于府。則暴仆而卒不知人。中于藏。舌即難言而口唾涎沫。又如傷寒。天之陰邪也。或中于陰。或中于陽。有中于陽而反病寒者。有中于陰而反病熱者。是吾身之陰中有

濕燥之氣
皆同
暑曰夏傷
于暑冬傷
手太陰步
暑祿寒水
之氣亦不
還病霍亂
醫食生冷
水冰亦止
厥下利者
日暑月傷
寒附當冬
陽病果此
皆不知氣
化之故也

陽。陽中有陰。標本陰陽之氣化也。如感吾身中之木濕。則爲青龍五苓之證。如感吾身中之燥熱。又宜于白虎承氣諸湯。此止受天之一邪。而吾身中有表裏陰陽變化之不同也。又如夏月之病。有手足厥冷而成藿朴參附之證者。蓋夏月之陽氣。盡發越于外。而裏氣本虛。受天之風暑。而反變爲陰寒。皆吾身之氣化。非暑月之有傷寒也。是以神巧之士。知標本之病生。明知有標本之氣化。知標本之氣化。則能用標本之治法矣。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順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逆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故曰逆。正順也。從者。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故曰若順。逆也。如陰陽寒熱之中。又有病熱而反寒者。如厥深熱亦深之類是也。又有病寒而反熱者。如揭去衣被。欲入水中。此孤陽外脫。急救以參附之證。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　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

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此極言標本之用也。言標本之道。雖爲要約。而其用則廣博。雖爲微小。而其用則至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者。惟知標本故也。言標與本。則施治不易而無傷損。察本與標。則六氣雖變。可使均調。明知標本勝復。則足以爲民式。六氣在天之道畢矣。

○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

差其分者三十度也卄又者謂生于前盛三十度也于後又差三十度也

愚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是謂氣之終分盛衰皆生先于前斥後三十度

始于溫。盛于暑。陰之動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此章言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之氣。由微而盛。由盛而微。從維而正。從正而維。寒溫互換。凉暑氣交。勝復之氣。有盛有衰。隨時先後。是以有早有晏也。陽之動始于溫。盛于暑。陰之動始于清。盛于寒。是由微而甚也。如春之沉。夏之弦。秋之數。冬之濇。是冬之餘氣。尚交于春。春之餘氣。尚交于夏。夏之餘氣。尚交于秋。秋之餘氣。尚交于冬。是由盛而微也。所謂正者。春夏秋冬之正方也。維者。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冬春之交。四隅之四維也。四時之氣。從維而正。從正而維。寒溫氣交。寒暑更互。環轉之不息也。是以勝至已病。病

所謂早晏者謂勝復之氣耳入寓于四時・四月則勝氣盡而復氣起五六月是復氣當位之時此氣推看勝復之氣因歲氣之盛衰而分早晏而時皆在四維

已極極而後已萌者。謂復氣已發于勝氣之時也。如春有慘悽殘賊之勝。是金氣之勝木也。夏有炎暑燔爍之復。是火氣之復金也。而火氣已萌于勝肅之極之時。是復氣之早發于本位之三十度也。所復之氣。俟勝盡而起。至炎暑所主之本位而甚。是勝氣畢而復氣將來亦早也。是以勝氣甚。則復氣多。勝氣微則復氣少。勝氣和平。而復亦和平。勝氣虛衰。而復微虛衰。此天道之常也。如勝復之作。動不當位。後時而至者。此勝復之變也。夫氣之生。生于前之氣交。如夏氣之生于季春也。氣之化。化于發之氣交。如春氣之流于孟夏也。勝復之氣。有盛衰。是以有早晏之異。發氣之盛者。勝于本位以前所生之三十度。氣之衰者。流于本位以後所化之三十度。故不當其位也。如金氣衰而勝于春夏之交。則後氣亦衰而後于夏秋之交矣。是勝虛而虛。後時而至也。此四時之氣。前後互交。是以勝復之虛衰。隨四時之氣交而或前或後也。故曰虛衰之用。其在四維。又曰。盡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謂勝復之早晏。皆歸于四維

三十度三十日也如夏之暑本于春之暖是生于前三十日如冬寒盛夏是謂四春如病已譬上而春已前是夏氣生于秋春如夏之立是春氣氣于盡至

之所候，或畢而在于始之前三十度，或晏而在于時之後三十度也。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此復以脈候而驗，明氣化之交通，故日是謂四塞。謂春夏秋冬之氣，不相交通，則天地四時之氣，皆閉塞矣。正者，四時之正位也。言脈同四時之正法。而前後相交。待時而去者，待終三十度而去也。如春之沈，尚屬冬之氣交，於正月之三十日而春氣始斷司其令也。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春不沈，則冬氣不交于春；夏不弦，則春氣不交于夏；秋不數，則夏氣不交于秋；冬不濇，則秋氣不交于冬。是四時之氣不相交通而閉塞矣。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

至者生于至時之前三十度化者化于王時之后三十度故曰其終可見其始可知其化之終則知生之始生化之無窮也

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言時之氣。應于主位之時。而後于始生。長于交化。是以甚則病也。欲見者

謂春初之沈弦並見。夏初之弦鉤並見也。欲見者。已去而後見也。未去而去。實未及三十度而去也。去而

不去者。已至三十日。應去而不去也。反者。謂四時反見與本之脈也。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言四時之氣。守于本位。司于氣交。猶權衡之不相離也。四時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生化者。生于前而化于後也。動者氣之亂也。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幽明者。陰陽也。兩陰交盡。陰之極也。故曰幽。兩陽合明。陽之極也。故曰明。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故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此從中明陽之動。始于溫。盛于暑。陰之動。始于清。盛于寒。四時

之往來、總屬陰陽寒暑之二氣耳。

帝曰。分至如何。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氣至、謂冬夏之二至。氣分、謂春秋之二分。此承上文。以申明彼春之緩。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言二至之時。總屬寒暑陰陽之二氣、氣分之時、則有溫涼之不同也。

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于前、冬夏氣始于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

春之煖為夏之暑秋之忿為冬之怒故春秋之氣始于前

夫客勝分順然客勝制主氣不能消蹈生化故天聖以先寫後補

主先苦後其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春秋之氣始于前者，言春在歲半以上之前，秋在歲半以下之前，夏冬之氣，在二氣之後，謂四時之主氣也。六氣往復之主歲不常者，謂加臨之客氣，六期環轉，無有常位也。此章論四時之主氣，前後交通，得氣之清靜者也。若受客勝以動之，又不能循序而尚疾起矣。是以上下所主，及左右之間氣，當隨其攸利，正其味以調之。乃其要也。大要宜先寫而後補之，發以佐主氣之所利，資主氣之所生，是謂得四時之氣，生化而交通也。按前章論客氣之補寫，先補而後寫者，在客之本氣而論也。此後以先寫而後補者，為四時之主氣而言也。蓋運七篇，聖人反復詳論，曲盡婆心。文有似乎雷同，而旨義各別，學者亦宜三復參閱，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

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以上七篇統論五運六氣之邪皆外感天地之氣而爲病然人身之中亦有五行六氣或喜怒暴發或居處失宜或食飲不節或卒恐暴驚皆能傷五藏之氣而爲病是以此經言錫之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也要道者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桴鼓相應者謂天地人之五行六氣如桴鼓之應也拔刺者謂天地陰陽之邪猶刺之從外入宜拔而去之雪汙者謂在內所生之病機使之如汙而除雪也天地人三才之道妙用外內陰陽之法盡備所成工巧神聖之妙蓋天地之道勝復之作不形于診重在望聞內因之病偏于問切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病機者根于中而發于外者也氣宜者五藏五行之氣各

者所宜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諸寒收引。皆屬于腎。諸氣膹鬱。皆屬于肺。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諸熱瞀瘛。皆屬于火。諸痛癢瘡。皆屬于心。五藏內合五行。五行內生六氣。是以五藏之氣病于內。而六氣之證見于外也。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諸痿喘嘔。皆屬于上。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者。從上而下也。諸痿喘嘔皆屬于上者。從下而上也。夫在上之陽氣下逆則為厥冷。在下之陰氣上乘則為痿痹。在上之水液下行則為固泄。在下之水液上行則為喘嘔。亦猶天地陰陽之氣。上下相乘。而水隨氣之上下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諸痙項強。皆屬于濕。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諸脹腹大。皆屬于熱。諸躁狂越。皆

上屬下者　胃屬熱氣　暴於下也　上者從之　而上下者　從之而下　者爲從治　之證

屬于火。諸暴强直。皆屬于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于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于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此五藏之氣而發見于形氣也。火者少陽包絡之相火。熱者君火之氣也。諸禁鼓慄。熱極生寒也。如喪神守。相火甚而心神不安也。風者木火之氣皆能生風。反戾。了戾也。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此言所發之病機各有五藏五行之所屬。有者。謂五藏之病氣有餘。無者。謂五藏之精氣不足。盛者。責其太甚。虛者。責其虛微。如火熱之太過。當責

其氣水也。故必先使五藏之熱氣皆勝，而後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致使五藏之氣平和，此之謂神工也。

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五味陰陽之用調五藏者，有發有散，有涌有泄，六者之中，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如肝苦急而欲散，心苦緩而欲耎，脾苦濕而欲緩，肺苦逆而欲收，腎苦燥而欲堅，各隨其所利而行之，調其五藏之氣，而使之平也。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帝曰，請言其制。

瀉者也而所謂其編言有則有全圖攷而得乎道

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帝言上文論謂五藏之氣而使之平。然五藏之病。又當以有毒無毒之藥治之。或調或治。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以有毒無毒。所治病為主。然適其方之大小為制也。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蓋病之甚者。制大其服。病之微者。制小其服。能毒者。制大其服。不能毒者。制小其服。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溫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溫者補也。蓋補藥多屬甘溫。瀉藥多屬苦寒。摩者。上古多用膏摩而

取汗。浴者。用湯液浸漬。漸迫也。此皆治病之要法。各適其事所用也。帝曰何謂逆從。

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逆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故爲正治。從者熱病從熱。寒病從寒。故爲反治。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如病之逆甚者從多。不太甚者從少。觀其從事之何如耳。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熱因寒用。寒因熱用者。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也。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者。如諸嘔吐酸。乃熱邪堅積于中。而壅塞于上。即從之而使之上涌。所謂塞因塞用。而可使破積也。如暴注下迫。乃熱邪堅積于中。而通泄于下。即從之而使之下泄。所

謂通因通用。而可使潰堅也。必伏其所主之病。而先其所因。則可使氣和。而病可必已矣。帝曰善。

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氣令調。則其道也。

此論調氣之道從也。氣調而得者。謂得其逆從之道而使其氣之調也。如氣之從于上下者宜逆之。逆于上下者宜從之。蓋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氣之從也。陽氣下行。陰氣上行。氣之逆也。是氣之不可不從。而又不可不逆者也。是以氣之從者。逆而從之。氣之逆者從而逆之。令其陰陽之氣。上下和調。此逆從調氣之道也。上節論治病之逆從。此節論調氣之逆從。徐東屏曰。即此可以意會通塞之義。不必過于逆求。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夫病之有因于外邪者。有因于內傷者。有感于外邪而兼之內有病者。有內有病積而又重感于外邪者。歲運七篇就論外因之邪病。此篇後論內因之病積。然又有外內之兼病者。故帝復有此問焉。

岐伯曰。從

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于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從內之外者。內因之病而發于外也。故當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外因之病而及于內也。故當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此內因之病發于外而與外邪相合。故盛于外也。是當先調其內病。而後治其外邪。從外之內而盛于內者。此外因之邪及于內。而與其內病相合。故盛于內也。又當先治其外邪。而後調其內病此調治內外之要法也。如止內有病而不感外邪。或止感外邪而無內病。中外不相及者。則當治其主病焉。王子律曰。內因之病。臟府之氣病也。故當調之。外因之病。六淫之邪也。故曰治之。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

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此復論人身中之陰陽外內也。火熱者。因火熱而爲病。夫火熱傷氣。此言病在氣而不在經也。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者。此陰陽外內之相乘也。夫陽在外。陰往乘之則惡寒。陰在內。陽往乘之則發熱也。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者。此陰陽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如陰氣多而陽氣少。則火熱留于陰久。故其發日遠。如陽氣多而陰氣少。則熱隨陽氣而常發于外。故其發日近。此陰陽勝復之作。盛衰之有節耳。夫瘧者。感外淫之邪病也。此章論人身中之陰陽外內相乘。與外內不相干涉。蓋以證明上節之外內。乃外因之外。內因之內。與此章之不同也。故曰瘧亦同法。言病邪之瘧。亦如帝門論言陰陽勝復之相薄。陰乘陽多而陽乘陰也。

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此言用寒熱之不應者。更有治之法也。夫寒之而不寒。氣真陰之不足也。熱之而不熱者。真陽之不足也。是以病不解而久用寒熱。偏勝之病反生。故當求其屬以衰之。屬類也。謂五藏同類之水火寒熱也。取之陰取之陽者。謂當補其陰而補其陽也。夫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平治之法也。補陰以勝熱。補陽以勝寒。乃反佐之道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

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王去聲。此言氣味之不可偏用者也。夫四時有寒熱溫涼之氣。五藏有酸苦辛鹹之味。五味四氣。皆當和調而用之。若偏用則有偏勝之患矣。故偏用其寒。則冬令之寒氣王矣。是以服熱而反寒。如偏用其熱。則夏令之熱氣王矣。是以服寒而反熱。此用氣之偏而不和者也。如偏用其苦。則苦走心而火氣盛矣。如偏用其鹹。則鹹走腎而水氣盛矣。此用味之偏而不調者也。夫物之五味以化生五氣。味久則增氣。氣增則陰陽有偏勝偏絕之患矣。森甚言其氣味之不可偏用者也。徐東屏曰。味久則增氣。是寒熱之氣。更不可偏用。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

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

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善惡殊貫。謂藥有有毒無毒之分。按神農本草。計三百六十種。以上品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益氣延年。輕身神仙者本上品。以中品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有毒無毒。斟酌其宜。欲治病補虛羸者主中品。以下品一百二十種爲佐使。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除固疾者本下品。本經所用氣味。或用補以和調其血氣。或用寫以平治其淫邪。是以主病之爲君。佐君之爲臣。應臣之爲使。非神農氏上下三品之謂也。二帝各有其妙用耳。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

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

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

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帝曰善

此總結外內之義按本篇前數章統論外淫之邪末章復論內因之病其間又有外內之交感者各有調治之法焉致于氣之寒熱溫涼氣味之鹹酸辛苦皆調以和平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故能使血氣正平而長有天命也